

每個人，都試過鍾意一個讀VA既 女仔

作者: 續紛諾

Powered by [紙言](#)

前言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有幾句話想跟故事中的女主角說。

Cynthia，也許你不知會從何人口中得知我在寫這故事，或許你還對我恨之入骨，但這小說，只是一個記錄，別無他意。

甚至，你可能會認為我正在消費我倆之間的過去，但這，只不過是作為回憶的用途，無他。

有意的話，不妨在此花上一點時間，看看我們的往事；無意，便請你按下上一頁吧。

若果.....只是若果，你還有保留我的電話號碼的話，希望你會找回我，因為.....我還未有勇氣再次主動面對你。

第一章

「其實，你覺唔覺得呢，有時候啲女都真係幾煩吓？成鬼日都要whatsapp我，好心就俾我抖吓啦！」肥正自覺瀟灑的坐在老師桌上，眼睛沒有離開過手機一秒。

「呀師父你今次又有咩高見呀？」在我眼前的人是從小學便一起玩到大的老死，可說是青梅竹馬的兄弟。

但有點必須注意，從來暱稱中有「肥」字的人，都不是想像中的胖得出不了門口那種，只不過是身形略為健碩。

因為如果你話一個真係肥仔既人做肥仔既話，成件事未免有少少仆街。

「麥俊傑，咪話我唔同你講呀.....」肥正突然放下手機，靠近我身邊耳語道：「你咁大個仔都未過拖，又點會明白我所講既野呀。」

「挑，你信唔信我今年就拍到拖？」

「請問你邊一年唔係咁講既呢？大佬呀，你今年都中四架啦，你係咪想成個中學生涯都同你班死毒撚一齊過？」

肥正這句，正彷彿是為我嘆息著，隨後又再次拾起手機埋頭苦幹著。

「你估我想架咩？咁係因為.....」我正想為我辯駁時，肥正已早一步把我想說的話給駁上：「係因為你呀媽唔俾你中學既時候拍拖呀嘛。」

「你知就好啦.....」

說穿了，媽媽也只不過是個藉口。事實上我也很渴望能夠拍拖，但一直也沒有對象.....還有膽量。

「如果你甘願係咁既話，我都有野好講，你自己就搵個地方埋咗自己算啦。」肥正只留下一句話便從我眼簾下離開。

「仆街，鬼唔望你聽日就同你條女分手！」我反了眼白眼，從書包中掏出暑假功課來。

嗯，我叫麥俊傑，剛升中四。學生生活嘛.....還真算是平平無奇，絕非校園風雲人物。「拍拖」這兩字一直都與我絕緣，儘管我異性朋友倒是有不少，但從來也沒有一個讓我動情。

但講到底，我還是很想、很想在這學年拍一次拖，好讓自己的中學生涯沒有白過。

「但見旁人談情何引誘，問到何時葡萄先熟透.....」一直坐在課室後面的友人手持吉他自彈自唱的走過來並拍拍我肩膀：「唔好見人拍拖你又跟人拍拖先得架，為拍拖而拍拖好咩？」

「我依家係因為肥正有拖拍我先拍咩？我只係唔想我既人生白過！」

我站了起來，指著他的吉他繼續說道：「你條CBC仔唱得咁鬼難聽就唔好唱啦！邊有人第一日開學咩

都唔拎，剩係拎支爛鬼吉他返學架！」

我稱他為CBC，皆因他出生於加拿大，是名副其實的Canadian born Chinese。

「好酸，好酸呀！」那個加拿大仔五官都給扭成一團，緩緩地步回屬於他的角落。

「喉嚨呼出，每個生字，這歌詞，原來碰到他痛苦處……」其實……還未算是難聽得要死，只是……只係佢將我既心聲唱晒出嚟。

「麥俊傑！」

課室門外突然有把耳熟的聲音傳來，我應聲而望，原來正是肥正的女友，Kitty。

當然，我還知道「朋友妻，不可戲」的道理，因此我絕無對她產生任何非分之想。更何況，kitty今年可是中五，姐弟戀？你戀埋我嗰份！

「你搵我咩事呀？」雖然如此，但我還是禮貌的點頭並步出課室。

「紅社今日放學開會呀，響六樓最左嗰間班房，記得嚟。」

我們學校把學生分為四個社：紅、藍、黃、綠。四社每年也鬥得如火如荼，而我更是紅社的幹事。

「咁煩架……我記得就嚟啦。」口裡說不的我，內心卻很誠實。

放咗學之後，我係第一個去到開會地點。

第二章

「我就知你唔會唔記得！」Kitty與肥正雙雙步入班房，看得我心中傳來一陣陣的葡萄味道。

「有咩就快啲講啦，我晏啲仲有野做架！」事實上，我之後的時間表可說是空空如也，我只不過是不想顯得我好像無所事事般。

係呀，我係好重面子架啦，點呀？

「咁都要等齊人先得架，係咪呀？」肥正的話彷彿不是說給我聽，一直和Kitty眉來眼去。

「喂你地好啦啲，依家係咪一定要響我面前玩恩愛先！」

我看得有點無明火起，但此時肥正居然還給我火上加油：「咦？乜你響到既？呢到明明冇你既事架！」

說罷，見我正準備執拾離去時，他還是作出一個開玩笑的手勢示意我稍安無躁。

「如果你地分手，我第一個俾人情你地。」

我與肥正還有那個加拿大仔可說是識於微時，打從小學便有傾有講，直至中學友情仍舊永固。因此這些尖酸的話，早已聽慣不慣。

「唉，麥俊傑呀.....呢個咪就係你冇女朋友既原因囉。」

你條死仔，仲夠膽串我？

「好啦，唔好嘈啦。麥俊傑你今年想響紅社到負責邊個位？」還是Kitty要出面擔當那和事婆的角色。

「乜都唔做呀，我今年想讀好啲書。」

這句話絕非因一時之氣然後道出，而是我發至內心。都到了高中，沒理由不好好的讀書接著DSE吧！

「又讀書.....你咁樣邊會有女架？」肥正總愛在這方面揶揄我一番。

「係咪開學第一日就要同你開拖？」

「你終於嚟啦？埋嚟坐啦！」正當我與肥正準備開戰時，Kitty跟門外的人的話卻令我們分了神。我順住Kitty的話轉過頭瞄著那位學生。

「.....」

對，我當時只是啞口無言的坐在椅子上。我更正，並不是「只是」，而是「只能」。

看到她，腦海竟然給我完全放空，無法思考任何東西。在我眼前的女生，儘管樣子並非清麗脫俗，但

說是五官標緻也絕不過份。

而且，她骨子裡更是散發住一股氣質，冷酷之中又帶點性感。

一句講晒，我鍾意。

「Cynthia，今年希望你可以幫我地紅社啦啦隊個邊，同埋你係讀VA既，想你幫我地畫海報，仲有啦啦隊啲物資。」

讀VA？

「嗯，可以呀。」只聽她淡淡的回應一句，並沒有表露出任何情感，但又不失禮貌。

唔知點解，佢既一舉一動都好吸引住我，我既目光冇辦法從佢身上移走。

「咁呀麥俊傑.....你就幫我.....」

「啦啦隊！」

肥正與Kitty都不約而同的盯著我，我才明瞭我不該做得如此明顯的。

「好好好.....啦啦隊好呀！」肥正笑得快要看不到雙眼似的，而Kitty的嘴角也不禁向上翹起並於筆記本上寫寫畫畫。

而我，視線依舊放在這位名叫Cynthia的女子身上。她是中五生嗎？怎麼一直以來都沒有見過她？

如此同時，我也正式的收回較早前的說話：其實.....姐弟戀都唔係咁差啫！

「喂，咪話做兄弟既唔同你講聲呀，呢條女唔易得米架！」會後，肥正與Kitty和我一同三人行，而我的角色自然就成了電燈膽。

「咩呀，我幾時有諗過追佢啫？」

面對著突其奇來的事，我總會先是說「咩呀」以拖延時間，好讓腦袋作出思考，隨後再否認以上說話。

就算個句野係啱.....

「條女讀VA架。你都知架啦，VA人好多時都有佢地所謂既藝術家脾氣。」

「啫係咩呀？」

「一句講晒，啲脾氣好難頂。」肥正說罷，身旁的Kitty都不自覺地點頭和應著。

第三章

「你地依家好似講到我要追佢咁做咩啫！」我急於澄清。

「明既，總知有咩幫到你手既就出聲啦，Kitty同佢都傾得吓兩嘴架。」肥正掏出手機查看時間：「嘩，套戲就嚟開始啦，我地走先啦，你自己返屋企幻想住佢嚟打住飛機先啦！」

儘管我與肥正時常發生罵戰，但如今仍然為朋友的最大原因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個心諗緊咩，係乜搵都知。

當然，我回家後並沒有真的如肥正所說，幻想著她來自瀆。但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不停地在腦中重現。只要閉上眼，畫面就轉為放學後，六樓班房開會的情景。

她的馬尾因趕上班房開會而鬆散，坐下後便立馬把雙手伸至後枕並重新繫緊馬尾。那個動作更是讓我動情，令我不自覺地，隨手翻起書上一頁，並開始繪畫出她那時那刻的動態.....

「你仲話你唔係對佢有野喎。」肥正在開學第二天時探頭陰冷地笑道。

「你又講乜野呀.....」

「你畫埋條女落你本手冊到呀！好心你啦，鍾意咪鍾意囉，有乜問題喎！」肥正指著我桌上的手冊，我隨即把手冊闔上。

「係咪有花生食？」加拿大仔手上正持著一大包甜酒花生走過來，毫不客氣的坐在別人的椅子。

「頂你係咪痴線架？」同樣，他還是未有老老實實地背書包回校。

「我諗你都真係有心讀書既。」肥正再次發揮他口賤的功力。

「妖，返學頭幾日都有野做既，過幾日先帶都未遲啦。」加拿大仔剥開一顆花生：「喂係咪講緊女呀？」

「係呀，我地既俊傑哥有對象啦。」

「俊？邊搵到俊呀，睇過。」

加拿大仔隨手把那包花生拋於桌上一隅，再順勢從我手上搶去手冊。動作快得連我都未來得切反應，手中已經空空如也。

「咦？」加拿大仔看罷後眼睛瞪得老大，一臉難以置信的凝視著手冊裡的她。

「點解你唔肯死返去加拿大？」我從他手中抽回手冊，這次更是放進書包裡頭。

「係你既畫功太差.....定係你最近食得重口味咗少少.....」加拿大仔還是那一副死人嘴臉的盯著我。

「唔係呀，佢畫得幾似架啦。」

「我都唔係因為佢個樣而鍾意佢！」說罷後我才猛覺說了不該說的話，但我思索了一會後還是繼續說道：「我只係覺得佢.....好有氣質，好特別.....好吸引我。」

「係咪不食人間煙火咁呀？」肥正用手肘撞向我的手臂。

「差唔多啦。」

「你就算把啦！人地啱啱先俾佢條仔飛咗，唔係尋日個樣點會咁口黑臉黑呀！」肥正一言道破的把頭縮回後方。

咩話？啱啱同佢男朋友分咗手？

「點解呢？佢條仔係邊個嚟架？」我直接成個身子後轉再揪起肥正的衫領追問。

「你又話對人冇興趣既，做咩係咪問佢啲野呀？」

「唉，我地識咗佢咁耐，點會唔知佢個心諗咩呀。」加拿大仔重新拾起那包花生：「佢條仔風紀嚟架，仲好似係足球隊。」

「你點會知咁多架？」我用別的手揪起加拿大仔的衫領。

「佢地日日出雙入對咁，好難唔知既。」肥正鬆開我的手後，整理著自己的校服。

既是風紀又是足球隊，那麼不就是文武雙全，品學兼優的模範生嗎？不過慶幸的事，他們兩人現在已經分了手。看來，我倒真是還有機會。

第四章

「天時、地理你都有啦.....可惜衰咗響「人和」到呢。」加拿大仔搖首嘆息，好似正為我而感到惋惜。

「你又想講咩呀？」

「人地前度就係學校模範生，你唔睇人呀，都睇吓自己上次張成績表，操行嗰到擺咩先啦。」

只見加拿大仔一步一步退回自己的座位之上，而肥正也再沒把頭探前。至於我，則灰心的再次拿出手冊，翻開畫了她的那一頁。

乜.....我真係配唔上佢咩？

「喂，我今日唔同你地放啦，我約咗Kitty。」肥正永遠也是重色輕友的好死黨。

「我今日都陪媽媽飲茶，所以.....你加油啦。」死加拿大仔，學什麼東方人的飲食文化？

這樣說.....我今天不就是要獨自放學了嗎？

其實也不算是什麼大事，只是覺得有人在身旁不會顯得過份孤獨寂寥。我是一個很害怕孤單的人，因此無論幹什麼，總硬是要找上數個人陪我。

可惜今天，我可是要孤身走我路。

「咦？」

正當我走出校門時，看見了一個既陌生但又帶點熟悉的身影。

Cynthia。

點算好？應唔應該行埋去同佢講野好？係呀，我係好想同佢傾計呀，但係點開口？麥俊傑你係咪男人嚟架？點可以咁細膽架？你.....

她的肩膀正在抽搐。

腦海中給予了我第一個答案，她正在哭泣。為什麼？回想起剛剛與肥正他們討論時，提到她與那位風紀分手。

所以.....是因為這件事嗎？

「準備.....一二三！」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大氣，就像面臨世界末日般的鼓起勇氣，在褲袋裡找來好日也不會攜帶的紙巾上前。不說一話，只是把紙巾遞上。

她未有接過。

這時我又想起，肥正昨天放學說的話：「條女讀VA架。你都知架啦，VA人好多時都有佢地所謂既藝術家脾氣。」

簡單嚟講，對付呢種性格就人，就係唔好理佢，乜都唔洗講，剩係陪著佢行就夠。

「大不了咪當我係傻既，咪試吓囉！」喃喃自語過後，我嘗試驗證以上的論句，收起手中的紙巾，靜靜地待在她身旁。

我們就這樣，走到離學校不遠處的公園。她步至涼亭後坐低，而我也不發一語的坐於身旁。

目前為止，依舊未有任何對話。但每每我偷瞄向她時，她總是維持住那副毫無表情的臉。可是從她空洞的目光不難望出：佢好傷心。

正當我按捺不住想開口說話時，胃腸突然一痛，害我只能把話嚥在喉嚨之中，苦痛地彎下腰來。

「你有冇事？」這突如其來的一痛，竟然讓她與我對話！看來這還算值得。

「冇事.....我都唔知點解會胃痛。」是否還未食飯？沒理由吧，我才剛剛食罷午餐而已。

「你做咩跟住我？」

「因為.....見你好似好唔開心咁囉。」完蛋了，她是否認為我很多事？而已，我倆的交談，又再次停頓了。

「我個名叫麥俊傑呀，我遲啲會同你一齊合作啦啦隊.....」

還記得有人教授過，要是想打開話甲子，自我介紹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我想食野。」

「好呀，我都有啲肚餓！」我沒有理會胃部給予的反抗聲音，站了起來和應著Cynthia的提議。

「咁我地去食譚仔呀！」她臉上抹過單純的笑容，同時也證明了一件事。

藝術家性格：喜怒無常，你永遠唔會知佢個心諗乜野。

第五章

「我好鍾意食譚仔架。」在到達譚仔的那段路程中，她的步伐明顯輕快了許多。

「有幾鍾意呀？」眼見如此，我也樂得讓她保持住開心的心境。

「嗯.....我願意呢一世，三餐都食譚仔！」她笑的時候，雙眼依舊是如此的大，臉頰有著微微的包包臉，與她斜撥的劉海可說是十分合襯。

「雞肉墨丸，走韮芽，小米三小辣。」餐牌都還未放在桌上，Cynthia已把她日常食的東西說出。

但因我不太常食譚仔的原故，我還是老實地查看著餐牌的配菜，隨後再思考了一會，害得點餐呀姨都等得有點不耐煩。

「炸醬牛肉.....清湯走韮菜。」

接下來，我倆就經歷了一場互相了解的過程，原來她除了修讀VA之外，和我一樣還有修讀地理。

更甚，就連家庭都搬出來一同討論。她生於一個不太富有的家庭，父母關係也不算是十分和諧，幸好的是她與妹妹的感情卻十分深厚。

不過她妹妹可是有一個缺點：佢好鍾意玩英雄聯盟。

「咁你咪可以同佢呀妹一齊玩囉！唔錯啫，又可以進一步親近埋佢屋企人。」隔天肥正聽罷我的分享後不時點頭讚好。

「肥正佢又錯唔晒啫，你諗吓有幾多伴侶就係過唔到對方屋企人啲關呀，依家你同佢呀妹都有一個共通點，佢呀妹又同佢咁姐妹情深，你得米啦！」加拿大仔這次總算是帶了個書包回校。

「重點係Cynthia最憎人打機呢.....」

「我真係好憎人打機！完全浪費自己啲時間！」還記得她當時氣得擲下筷子，隨口叫了一罐可樂。

而我，則是低著頭，默默地食著碗內的米粉。儘管我飽得要死，胃臟更是不明地隱隱作痛。

「頂，我差啲就同佢講我都好鍾意打機，好彩.....」現在思憶過去，還是覺得當天我採取了一個絕佳的回應方法：乜都唔應。

「朋友，你咁在意佢點諗做咩呢？」

加拿大仔這一記問題，問得我一時語塞，無法回答。

「因為.....我唔想佢對我既印象好差.....」到最後，我還是道出一個較為模稜兩可的答案。

「唉.....又如何呀？佢最憎人打機，啫係佢鍾意對方有上進心啦，你睇吓呢條友，大大個「頹」寫響屎忽到，人地點會睇得上你呀。」肥正與加拿大仔對我評頭論足。

「你又知佢屎忽寫咗個字既？」

「乜你唔知咩？我以為人人都知先講！」

「我遲啲就del咗英雄聯盟佢！」我無視他倆的批評，一心只想讓Cynthia看見我美好的一面，雖說那一面的面積可說是細小得很。

「係囉係囉，遲吓先啦，今日放早啲，不如去網吧打返幾粒先啦。」死黨說到底，還不是魔鬼的化身。

「打你屎忽，今日約咗人呀。」

「喂，唔係咁有異性冇人性呀嘛？」肥正一臉不悅的控訴。

「唔知點解呢句野由你把口講出嚟就特別冇說服力既，仲有一個月就係水運會，要同佢傾吓啦啦隊啲口號呀。」

「傾口號定傾心事呀？」加拿大仔甚至用出那騷得要死的聲線問道。

答案？

Why not both?

第六章

「係啦，你地理嗰邊點呀？你地個老師都幾惡頂吓架喎。」我們就在放學時回了她樓下的M記食住薯條隨便的談著。

「咪又係咁...我本身英文就唔係叻，地理又鬼死咁多野要串喎，我都幾後悔自己點解唔揀間中文中學嚟讀。」

過了那天過後，我倆的關係一時之間踏勘了一大步，也可稱得上為「朋友」。

「地理唔係剩係死串字就得架.....你等我一陣啦。」Cynthia掏出電話，不知打給誰人。但過了一會兒後，一位女孩走近向她並交了一個文件夾。

「你拎住啦。」只見她從裡頭拿出一份筆記給我，便把文件夾遞回給那位女孩並打發她離去：「佢係我呀妹。」

「喔.....你好.....」我還未來得切反應，她的妹妹早已離開我視線之內。

「呢份野係問題既關鍵字，當你睇到有呢個字既話，就跟住下面咁樣答就得架啦。」她指著那份筆記細地講解住，但很明顯的，我的目光完全未有跟隨著她的手指指向的方向。

佢.....真係好有氣質。

「喺，那份野就送俾你啦，你記得讀好的書呀。」說罷食罷，我便作出我那餘下的男性風度：送佢返屋企。

其實最大既原因只係因為，我想見多佢一陣，即使佢屋企離M記大約只有五分鐘既路程。

「讀好的書.....有咩用呀？」

「返學就為咗讀書架啦，唔係做咩要返學呀？」看來肥正說得一點都沒有錯，Cynthia真的喜歡擁有上進心的人，皆因她也是極有上進心：「一個學生既任務就係要讀好的書。」

說完這句話之後，我們便到達了她的住所.....是一棟居屋。

「好啦，咁.....我唔阻你啦，聽日見啦！」

「嗯，再見。」

回家過後，我立馬極速梳洗，隨後便Whatsapp肥正的女友Kitty。

「喂，你可唔可以俾Cynthia個電話.....」的確，我總不可能這樣問她吧！我這樣不就等於直接問跟Kitty說：「我想溝你個朋友呀，可唔可以俾佢個電話我呀？」

我倒躺在床舖上，盤算著該怎麼開口會更好。

「Kitty，不如你開個Whatsapp，之後加埋我地紅社嗰人入去，咁樣有咩事都唔洗一個個咁搵佢地呀嘛。」我錄完音也不禁自誇了數遍。

麥俊傑你真係幾聰明，咁都俾你諗到！

在等待Kitty的回覆之時，不如看看Cynthia給予我的筆記吧！

翻閱首頁之時，注目在Cynthia所寫著的寫，不知是否真為一個VA人，就連字體也有點藝術氣息。

也許是我多心吧，總覺得筆記上存有她的餘溫。儘管理性一早已告訴我這只不過是自己的溫度，但我還是把臉頰貼上那張寫滿她的字的紙上。

點解.....有種微微既幽香既？俾我有種優雅大方既感覺.....到底係咪我既錯覺？

我都幾肯定係。

翻至內頁，滿滿也是劃過的螢光筆筆跡，把筆記中的重點字句一字不差的劃上顏色，給予人井井有條的印象。

藝術家性格：絕大部份既野都想力盡完美，唔容許有半點既瑕疵。

用上鑑賞的眼光欣賞過那份我鐵實會珍而重之的筆記後，手機也順勢抖動了一下。

是Kitty。

她回覆了一個okay手勢後，數分鐘後便成立了一個群組。

「話說你個名點串？」這句話作為開場白，我也不知有否不妥。

但係我都係照send咗俾Cynthia。

未幾，她便回覆了我一句：「你知嚟做乜？」

「咁我都要save你個電話號碼落我手機到架，一係你話俾我知你想我入你個名做咩啦。」

在線上，但是未有回覆。可能.....是正在思考該如何回應我吧.....

「美麗宜人活潑動人的Cynthia。」

.....

第七章

在我腦中正在不停運轉，最後得出一記問題：條女係咪傻架？

可是，我喜歡。

並不是因為她傻而喜歡她，而是因為我喜歡她，所以就算她真的是傻，我也會給予「可愛」一詞以形容她。

「好呀，你叫架！」

開了電話中的聯絡人，正輸入那一大串文字時，手機卻顯示只能輸入八個字元。

「喂，部手機唔俾我打咁多個字喎，剩係可以入到八個字。」我更是cap了圖再發送給她。

「咁呀.....諗過第二個名囉。」

「唔洗啦，就咁啦！」我在聯絡人一欄中按下了確定。

就係咁，我部電話入面就多咗一個聯絡人，叫「美麗宜人活潑動人」。

「你真係屎忽嚟架喎。」也許是屎忽鬼這個詞過於低俗，她也自覺不該出至她口中，因此用上較為可愛的「屎忽」一詞作替代。

未幾，手機傳出震動，是一副由Cynthia發送給我的圖片。上面是聯絡人介面，寫著我的電話號碼。

聯絡人姓名是：屎忽。

「點解要咁做.....我明明聽晒你話做晒你要我做既野.....」但實情是，我很樂意接受這名稱。

我同佢都有一個各自既私人花名，剩係我地兩個先知！

「好啦.....咁樣既話我地下星期後就開始練中一啦啦隊。」私事談完，便是時候說上公事。幸好社際啦啦隊未有什麼大問題需要解決，不消半小時則討論完畢。

「你早啲訓啦，今朝返學見到你個黑眼圈大到乜咁。」其實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已是躺臥床上。

「身為VA人，冇一日係可以正常時間訓覺。」

有冇咁多野做呀？最多咪畫吓畫，搞得你幾耐？

「未知你VA有啲咩大事辦緊呢？」由多角度關心與了解她，也是增進感情的不二法門。

「SBA，我都就嚟死，晚晚差唔多三四點先有得訓。」

「唔係呀，我平時都係咁上下時間訓，冇乜特別。」到了高中後，總覺時間永遠不夠。

「我仲有中文作文同埋通識未做，睇嚟今日都係唔洗訓。」到底是她無法分配時間，還是真的那麼多工作需要做？

不過點都好，呢個又係一個好機會俾我上台表演。

「冇冇人同你講過，我係中文同通識既小王子，你今次有救啦。」我如此的自誇，並跳下了床準備幹活。

「有幾叻呀？」

「哼，好話啦，剩係中文辯論隊都已經夠殺啦！講你條中文作文題目嚟聽，一個鐘交到貨俾你！」日常間，我也會幫同學們作文，但都收費不菲。

但這次是為了她，無計了。

「但係我唔鍾意假手於人.....」Cynthia刻意在句後加上一個思考的表情。

「就等我幫你一次咁多啦，我都唔想睇到你冇精神既樣。」這是什麼情況，怎麼倒頭來是我乞求她給予工作？

「中文作文我都係自己做返，你幫我通識啦。」

「好啦.....通識要做啲咩？」哼，是時候讓我大展拳腳的好機會！

「老師要我地做Powerpoint，我個組係要做有關器官捐贈。不過我個組啲人個個都冇諗住做野，我都唔知個老師點樣揀到我地一組！」

「你返到去同個老師講囉。」我正用著維基百科尋覓著「器官捐贈」的資料。

「有Q用咩.....個個都係咁，得過且過。」字句間不難看出她，好撻撻。

「我可以幫到你的啲咩呀？」我還不立馬轉移話題嗎？

「幫我諗贊成同反對器官捐贈既Point，每邊三個就okay啦。」就只是這樣嗎？這也不過是數分鐘就便成事的工作。

「咁簡單？」嗯.....全球只有伊朗是可以合法買賣器官的國家.....

「可以既話，最好就響每個Point後面加幾句解釋啦。其實明明件事就好簡單，點解啲人都可以咁不負責任？好似講到得佢地係咁忙！」

睇嚟，我好似講錯野。

第八章

我要證明給Cynthia，我也是一個極有上進心的人！所以替她辦的事，必定要做到一百分.....不！是一百一十分！

因此，明明這回事所花的時間可以用「分鐘」來計算，也硬要轉成以「小時」作為計算單位。

「咦？你啱啱唔係攤咗上床咩？做咩又對住部電腦？你就剩係識得日日對住部電腦打機，得返兩年就考試啦，生性啲，唔好成日都要我提你啦。」

相信這席話，作為子女的你們實會聽過不知上百遍。就連我，也不例外。

「我辦緊人生大事，係生係死就睇呢次架啦！」真是的，自己的功課又不見我是如此用功。

「又係咁，你睇吓你，咩事都留到最後先嚟做。你咁樣，第時邊到會有出色啦.....」隨著房門的關閉，囉嗦聲慢慢減退。

係我門門既，因為真係頂唔緊啦。

過了應該是一小時吧，總算是完成得七七八八了。呆看著這份報告，相信拿到大學可以直接換取到一個沒有博士也離碩士不遠的學位。

「麥俊傑，有時你都真係幾撚勁。」這句話，是真實出自當時的我。

「接招啦！」我懷著半點依依不捨的情緒把那嘔心瀝血的曠世鉅著發送出去。

「嘩，叫你寫幾句解釋你寫成篇文做咩？」她驚訝得要利用語音表示出她的意想不到。

「知你多野做呀嘛，想話等你唔洗做咁多。我可以幫你做埋份Powerpoint出嚟架！」我忍不住瘋狂重複播放著她的聲線，很可愛亦又不做作。

「唔洗啦，我都話唔想假手於人！你早啲訓啦！」這段錄音，溫柔得來又帶點感激之情，與上段話音有著微妙的關係。

「你夠未訓啦！今日就等我陪你做完野先訓啦！」

踢波角度嚟講，呢一句完全係大腳傳中，諗都唔諗就一野射過波俾佢。但係從現實世界嚟講，呢句野理應出自痴漢口中。

「我都慣咗啦。」

「慣咗唔等於係啱，我要迫使到你早啲訓覺！」其實我.....恨不得一下子跳上床，等到太陽曬至腳踝才起來。

「好啦好啦，我訓啦。」Cynthia不禁舉手投降，我也暗暗叫好。

終於有得訓啦.....

「咁.....早抖啦！」恩，讓我發個打鼻鼾的表情符號吧！

仆街。

我攞咗打車輪再加個心心嗰個表情符號！打鼻鼾變咗做打車輪，點撻樣算好！

「對唔住，我攞錯咗.....」我還未有把話發出去時，Cynthia已早一步回覆了我。

是和我剛剛打的話，一模一樣。

就連嗰個表情符號，都係一樣。

呀媽，我得咗啦！

「唔撻係呀嘛，佢真係咁樣覆返你？」肥正果然還是不太相信我的事跡，只好把對話記錄活生生的呈現在他眼前才肯閉嘴。

「冇理由既.....佢有乜理由睇得上你呀.....」他把圖片放大，好讓能查看我有否造假。

「有啲野，你唔恨得咁多架啦。」昨晚為她所趕的事，果真沒有白廢心機！

「你估條女係咪俾仔飛完之後，周圍搵水泡收兵？」加拿大仔又站在他專屬的角落，用著他的吉他演奏著一曲。

「條女很清楚收兵好過嫁人，真的身分不過女神，只要女神未夠開心，便集齊萬馬千軍.....」

第九章

「認真呀，你係咪唔夠錢買機票返加拿大啫，唔啱我借住啲俾你先？」這臭小子，一定是因為也是A0，所以眼紅！

「我又洗乜要妒忌呢？依家我有咩？」說罷，Kitty也正好出現在眾人眼前。

「你唔洗返課室上堂架咩？」五個上學天之中，她大概會有兩至三天出現於我們班中。

「遲吓先返上去冇乜關係啫，你地傾緊啲咩呀？」

「我地既傑仔終於有出頭天啦！」肥正逗著我的下巴，弄得我有點發癢。

「點解咁講呢？」

「仲唔快啲俾人睇吓你同你女神尋日既Whatsapp對話！」加拿大仔放下吉他正準備一同觀賞。

「原來Cynthia尋晚就係同你Whatsapp所以先冇理到我.....等我仲諗住問吓佢通識份Powerpoint做成點。」等等先.....你講乜話？

原來Cynthia口中的仆街隊友，其中一員竟然就是Kitty？

「就係你，搞到我咁晏先有得訓！」

昨天，我差不多三點才可以再次回到床舖上。也許在埋首於螢幕的你們會認為：三點？算得係啲咩？

但對不起，我的生理時鐘告訴我，若是我每天都三點才睡覺的話，恐怕這部作品還未見世，我早已於家中暴斃。

「你講咩呀.....」

算！在這時勢也無謂與她有什麼衝突。因為一來，過去就是過去，反正事情都已給解決，無需再次翻開事件簿算帳。

二來，亦是重點所在：因為我仲需要佢既幫助。

她與Cynthia是朋友，是作為線人的不二人選！那麼我還不能得罪她，反倒甚至要給阿諛奉承。

你好野，等我得米之後就同你秋後算帳！

「咁快就打鐘啦，咁我返上去先啦，你今日放咗學上嚟搵我啦。」別傻了，Kitty這番話當然是跟肥正講。只見肥正默默的點頭示意，Kitty也從後門離開。

「其實.....佢都唔係想像中咁難相處啫。」腦海中，再三重現她的聲線，以及她那簡單一個表情符號。

閉上眼，她的臉孔又浮現出來。這次，她更是模仿著那個表情符號般，噘起嘴正等待著什麼.....

是我嗎？

場景一轉，是在一間電影院裡，只有我和Cynthia兩人。而她，則繼續維持住那個表情.....

剛剛那道問題，看來是有答案了。

戲院播放著什麼電影？我未有為這而加以想像。反正主角也不是那套電影，就算是播著家有喜事也好，這情景依然浪漫。

我倆四目交投，臉頰也因而發紅，靦腆一臉。

這種，是否就稱之為「愛情」？

「大佬呀，發情期就死埋一二邊啦。」肥正再也忍不住我那墮入愛河的神情，直接舉手問道：「老師我可唔可以坐第二個位？」

睇嚟，我啱啱幻想既時候，個樣都應該好撻樣衰吓。

不過雖然Cynthia看似努力的讀書，但實情還不是和我一樣，整天望著抽屜裡頭的手話，沒與站在黑板前的老師對上眼來。

我點知？

睇佢最後上線時間咪知囉！

「喂，同邊個咁好傾呀？唔好成日玩電話啦。」雖是和她有著一層之隔，但在電話中，我倆的隔膜就只有那麼一個細小的螢幕。

「你咪又係咁！」儘管是不難相處，但有時我倒是不懂她在想著什麼。

「上緊咩堂呀？」

「中文，個呀sir講書悶到傻。剩係跟住本書嚟講有Q用咩？我自己響屋企都識得睇啦！」如無意思的話，她應該是被出了名沉悶的老師教授中文。

那位老師，可是有著「全班三十位學生當中有二十五位同時在中文堂睡覺」的紀錄，風頭也是一時無兩。

第十章

談著談著，突然胃裡又是一痛，害得我不得不放下手機，摀住肚子彎下腰。說來奇怪，我一直也沒有胃痛，但自從結識了Cynthia過後，就算是躺著什麼都不做，胃裡依舊能夠給我來個翻天覆地。

「明明有食早餐，點解都可以胃痛……」

「你見點呀？點解你好似成日都胃痛咁既？」想不到她也有關心住我，不知在她心中，我是有著一個怎樣的位子？

「我都唔知點解，明明之前都冇事，係近呢幾日都時不時就痛一陣。」我一邊回覆著她，一邊卻是盡量把頭抬起，好讓老師未有發現。

「做咩唔睇醫生呀？」

「小小事，唔洗睇啦。」但當一位殺人犯被警察懷疑的時候，唯一會做的事就是假裝冷靜以及無辜，正好和我現時所有的事不謀而合。

「麥俊傑，你嚟講吓呢條數應該點做。」

大獲！

雖然就算沒跟Cynthia聊天，我也根壓兒不會懂得如何計算，但現在卻是身處於特別關頭，絕不能答錯！

讓我先想想最近數學是在教什麼……是三角函數……吧。

不要緊，就算不懂還有第二個方法。正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在這時刻，就是要投靠身後的肥正。

「抵你死啦，我都未同Kitty傾到好似你咁離譜！」我只不過轉過頭望向他，他已看穿了我心底裡。

係你迫我出絕招架！

「英雄聯盟，一個造型。」

「打橫加條線，之後上面用sin，下面用cos。」果然是肥正！要是我的數理天份有他的一半便好了…

「算你啦，下次唔好俾我發現你響下面唔知做啲咩呀！」老師滿意地點了點頭，並開始派發工作紙。

呼，又逃過了一場劫難。

「喂，我話要最貴嗰隻造型，你唔會介意架呵？」肥正居然敢給我試探著。

「傻啦，記住以後唔好咁易就信人啦。」

「你咁講係咩意思呀，冇我既話，你部電話唔知幾時先拎得返呀！」肥正的聲線開始因焦急而漸大。

對喔，我都忘了查看Cynthia回覆了些什麼！

「造型就冇啦，俾住份工作紙你先，唔啱既話可以做埋我個份。」我隨勢把手頭上的工作報紙全交給他。

「你信唔信我報你串呀嚟！」

「得啦得啦，遲吓清明拜山既時候再燒俾你啦。」傻瓜，我過了海可就是神仙！

「你條屎忽鬼，鬼唔望你呢世都溝唔到佢。」

「屎忽鬼係你嗌架咩？快啲做工作紙啦。」我頭也懶得轉向後頭，急不及待的打開手話看著與她的對話最底一行。

「聽日，訓醒打電話俾你。」

？

這是什麼意思？她要陪我去看醫生嗎？

我隨即詢問鄰坐的同學：「今日星期幾呀？」

星期五。

也即是說.....她願意周末外出陪伴我嗎？

「喂喂喂，佢話要同我睇醫生，我應該點覆佢好呀？」面對著這記問題，我這個戀愛新手可是被難倒了。

因此我也只能再次投靠肥正.....這位自稱愛情專家，在愛河裡暢泳的男子。

「冇啦啦睇咩醫生？佢終於知你個腦有事啦咩？」這次換來是他沒正視住我，反倒專注於工作紙之上。

「我最近胃痛呀嘛，大佬你教吓小弟啦！」若果現正是轉堂時份，我想我早已跪在地上與肥正對話。

「你同佢講：八婆，我做野洗你教？」

「唔好咁啦.....最多你想要邊個造型，我放學就買俾你！」要把這句話說出，其實還真是有點難為情。

誰不知肥正竟然模仿著我剛剛的口吻：「傻啦，記住以後唔好咁易就信人啦。」

「大佬我真係知道錯啦！」我把整個身子都伏在他桌上。

「麥俊傑你響做乜野？」也對，老師見我姿勢如此不正常，懷疑也是合理。

第十一章

「我.....我問緊肥正條數點計呀。」

「你咪直接同佢講好囉，有乜問題呢？」肥正開始對我有種不耐煩的感覺。

「但係咁樣.....會唔會好狗公呀.....」我於抽屜暗角裡握著電話，卻遲遲未有按下。

「挑，乜你覺得你一直做緊既野唔狗公咩？」

.....

你喎。

「嗯.....好啦。」雖是如此，我還是要盡量把我現今極度興奮的心情壓抑住，假裝漫不經心的回應她。

我從未試過這樣期待去看醫生的！以往，醫院的白色總是給予我一種嚴肅、象徵住死亡的顏色。可是過了今天，我對這顏色又有了一個全新的印象。

那種白，係教堂既牆壁既純白，代表著神聖、莊重的地方。也正是結婚，宣誓的地點.....

主角唔洗問，緊係我同Cynthia兩個啦！

「大佬你唔好咁痴線啦。」這次換了是加拿大仔喚醒了我。

「放飯啦，十幾歲人仲咁多幻想！」他怎麼又會知道我正在想著與Cynthia的事？

睇嚟，我喎喎幻想既時候，個樣都應該好搵樣衰吓。

「媽，我聽日中午約咗人呀.....」在我面前，我倒是還有一關要對付，便是我媽。

從小，家裡的家教也是很嚴，基本上我的小學生涯不知在學校，就是在家中度過。不像其他朋友般，動不動便揪人到西九龍中心的格仔舖，或是在K房過了一整個下午。

但這次卻是我的人生重要關頭，我絕不可以在此失手！因此我也刻意挑選了晚飯過後，飯氣攻心的時候上前諮議。

「約咗咩人呀？」

「朋友囉。」

「邊個朋友？」

「講你都唔識架啦。」

短短數秒，已與母親短兵相接了兩個回合，看來她今天的戰鬥力比日常來得還要高。

「你唔講我點識？」

「搵日再介紹過你啦。」以時間換取機會，正是我這次的談判策略。

「咁你約人去邊呀？」嗯.....看似是已經有驚無險地過了第一關，要不然她絕不會把問題深入並具體化。

但.....我總不能突然無事便說跟朋友去看醫生吧！再加上，母親根本不知我胃痛的毛病。

可是我絕不能在這個關頭忽然緊張虛心起來，不然則會引起母親懷疑，到時就不會像現在般的平靜。我必須要馬上想到一個合理藉口帶過！

「出嚟睇場戲。」

完了，她正皺著眉頭，思索著我這個看似合理，實質爛得可憐的原因。

「早啲返。」

唔撚係呀嘛？我冇聽錯呀嘛？

要不是家中只有我倆，定必要身旁的人用力地給予我一巴掌示意我並非活在夢境之中。她居然同意我外出？

「食飯之前一定返！」

「冇咁誇張呀，睇個醫生啫。」回到房間後，第一時間就跟Cynthia分享剛剛那場經典大戰。

「哼你真係有所不知，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他朝有機會慢慢同你講！」明明就只不過是看個醫生，我也不懂得有什麼好執拾，但我就是想到什麼便把它塞進背囊。

「係咩.....」

「做緊乜野呀？」從來只要是到了對話之間的停頓位，大家都彷彿沒有話題的時候，詢問正在幹什麼亦是一個不錯的好主意。

「畫畫，我一唔開心就會畫畫。」

佢唔開心？

「發生咩事呀？」

「冇，我每次畫完畫之後就會冇事架啦，你唔舒服就訓先啦。」

總覺得，事情不會是如此單純。有時候，男生的第六感也蠻靈敏的。

「我打俾你好冇？」當我正準備發送之際，指頭卻給我止了住。也許是身體的潛意識告訴我，若是我問她的話，一定會被拒絕。

直接打俾佢啦！

第十二章

「嘟嘟.....嘟嘟.....」

電話一下一下的響著，理性也開始攻擊大腦，爭論著到底應否打電話給她呢？我這樣做會不會煩到她呢？也許她正想獨自安靜一番？

依家Cut線仲嚟得切。

「嗯.....」正當我帶著半分失落的心情掛上電話時，裡頭傳過了一聲：「喂？」

仆街，佢聽咗。

「對唔住呀.....我唔係有心煩到你架.....如果你想自己一個靜吓既話我.....」我自顧自的辯護著，誰不知她竟插了話：「得唔得閒聽我講兩句？」

「唔好話兩句呀，兩個鐘我都願意聽。」

「啱啱執屋既時候，我見返我同佢影既相同埋佢送俾我既野.....點解？點解佢要離開我？乜我真係咁差咩？乜我真係比唔上佢新個咩？」

「咁係因為.....係因為佢唔識得珍惜你既好啫.....」說實在，我不懂得如何去安慰人，從來也不懂，只會說著一些老套廢話。

「你知唔知.....我每日返學放學，都會見住佢地兩個成雙成對咁，係有幾辛苦呀？我仲要同條八婆一齊上PE堂，你知唔知我忍得幾辛苦呀？」

「我知.....」我根本就沒有戀愛經驗，又如何得知有多痛苦呢？不過為了讓她向我宣洩更多，也只好附和道。

「我地一齊咗咁耐，點解佢一句話走就走？條八婆到底有咩好呀？」聽她的聲浪開始漸大，便知道是時候緩和她了。

「咁你唔好理佢地咪得囉。」

「我日撚日都對住佢地兩個呀，點唔理呀？」

頂，我係咪講錯咗啲咩？

「其實.....你鐘意點樣既男仔？」我知道此時此刻問這記問題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大腦不知為何命令著嘴巴問道。

「有上進心，可以俾到安全感我.....」話筒另一頭傳來數秒空洞的聲音後，她繼續說：「同埋我知道我係一個好任性既女仔，所以佢一定要係強勢，可以管得住我。」

第一點和第三點我也可以理解得到並能夠具體化，但是第二點總是讓我有點不解：「點樣先算係有安

全感？」

「一種感覺，冇得話可以特別做出嚟，只要個女仔響你身邊就可以搵到安全既感覺，就係安全感。」

讓我先簡單來概括一下她所的話：安全感等於一種安全的感覺。

頂，咁你同冇講又有咩分別？

「咁.....難理解既？」說罷，兩方都未有再作任何補充。但我在數分鐘之前已經得知她正在畫畫，因此不能再問她正在幹什麼.....

快，麥俊傑，快想一下有什麼話題！

「如果你唔介意既話.....」看來，我硬著頭皮也要問道：「不如你帶齊你前度既野，聽日擺晒俾我，等我幫你保管住啦。」

「點解？」

「因為.....我唔想你每次見返起都會諗起啲唔開心既往事，我唔想你睹物思人.....」我嚥了一口唾液：「我唔想你唔開心。」

我安坐下來，地球彷彿停轉了般，正等待著Cynthia的答覆。桌上的時鐘也沒有轉動，時間在這一瞬間.....

停止咗。

「嗯。」

佢同意呀！

這單字，令世界再次充滿生機，我的生命也被填滿了色彩。再望著桌面上的時鐘，依舊未有轉動。

因為嗰個係電子鐘，冇時分針。

「咁.....聽日見啦.....」

「你呢？」被她突如其來的一問，害我一時不能給予反應，本能反應的「嗯？」了一聲。

「你有冇試過.....分手呀？」

聽到這一句時，不禁苦笑了數聲以掩蓋住我的失落：「我都未拍過拖。」

「未鍾意過人？」

「有掛.....我都唔知算唔算，反正都係小學啲所謂既愛情啫。」依稀記得那時還用Yahoo知識發問，問人拍拖的定義。

諗返轉頭，都真係幾白痴吓。

「咁你有冇留低佢同你啲野？」

「有，我有留低佢送俾我既盒。」可惜的是，我留下來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那幾個盒外觀精美，想說可以轉送給別人。

「不如咁啦，聽日大家都擺大家之前啲野嚟交換，幫大家守護住對方既往事，等大家唔好再因為諗返起之前既事而唔開心，好冇？」

第十三章

其實都好難話唔好。

「好呀.....咁你畫完畫好早啲訓啦，聽日我要見到一個精精神神既Cynthia呀！」說罷，我帶著不依的心態掛上電話。但隨即於空中不停揮拳。

「各位，我得咗啦。」我嘗試盡量壓低住我的興奮之情，雖然未有在字句間透露出，但從我打字的力量不難發現。

「唔係識得幾日就表白咁勁呀嘛？」加拿大仔看罷群組中的留言便回覆道。

「咁又冇咁早，不過佢話聽日同我睇醫生呀！」

「冇啦啦睇咩醫生？佢唔係知道咗你係低能既事實，要捉你去睇吓個腦呀嘛？」

點解.....佢會同肥正講既野一模一樣？

「等我幫你睇吓加拿大的機票有冇平啦。」

「唔洗講咁多啦，留名等聽賽後報告。」還是肥正這句順耳一點。雖然想真一點，其實也沒有什麼正面的鼓勵，但總比一盆冷水來得還要好。

簡單的討論過後，我便重新開始執拾背囊，而這次我更是把塵封不知多少年的禮物盒帶上：「你終於有用武之地啦！」

其質...也真的沒什麼要帶。

見天色都黑得只剩下路邊的街燈作微弱的照明，都差不多到了睡覺的環節了。儘管我自覺今晚不會睡得著，但我還是樂得盡早躺在床上，反正對著課本也提不起勁，倒不如盡早休息。

「媽，我訓先啦。」刷過牙後，我持著電話攤軟於床上查看著IG的更新，Whatsapp的鈴聲突然一響，隨即影入我眼前的是一對腳，右腳大腳上更是畫上了一朵花。

「靚唔靚呀？」是Cynthia，她居然想到用她的大腳作為畫布，真不愧為VA科的門生。

「你講你對腳定咩先？」我打趣地問道，這張相片可說得上是目不暇給。先別說她那雙腳，我還很難利用一個較不狗公的形容詞，因此也不多作評論。但就連腳上那朵花，也足以證明她的畫功可是無容置疑。

「緊係講朵花啦！我都知自己隻腳好粗，如果唔係點會夠位畫嘞！」才不，若你這也稱得上是粗的話，恐怕捐錢給非洲兒童的原因都會變成幫他們減肥了。

「靚係幾靚既.....不過你好地地做咩要響隔離寫朵花既名出嚟呢？寫都唔緊要啦，你仲要寫錯呢吓先係重點.....」的確，她本應想在一旁寫上「洛神花」三字，誰不知一個手誤就寫上了「神洛花」。

「係咩？原來我一直都記錯咗個名架！」

「傻豬。」我不忙試探著她的反應，嘗試從中得知她對我的感覺。

「屎忽你同我收聲！」看來.....她應該是接受了這個稱號吧。

「你唔係話咩VA人好忙既咩？做咩依家又咁得閒畫畫既？」明明剛才的確是有點睡意，但現在卻睡意全消的，集中精神盯著那電話。

「係好忙架，不過今日星期五，咪當抖吓囉。」

「但係你聽日同我睇醫生咯，你夠時間做其他野架啦？」我還真是不懂Cynthia的時間是如何分配。

「唔夠架，所以聽日我會帶埋啲功課去做。」什麼？在醫院裡頭做功課？

「咦.....咁我都帶埋地理啲野過去做先，有咩唔識就問你。」我趕緊走下床，把那份多項選擇題題目放進背囊。

應該.....冇野仲要帶啦掛.....

「我今日想早啲訓。」這句話，是否想暗示著什麼？

「咁你就早啲訓啦，聽日醒咗就打俾我啦。」我想.....還是不要太過多心什麼好了。

「嗯，早抖啦。」

「嗯。」

第十四章

雖則輾轉反側還是睡不著，心情就猶如小學生去旅行時般，閉上眼都只會幻想著明天的情景。但是，夢魘始終還是大於一切，所有的幻想全都變為了夢境.....

「黑色眼睛，沿途與你有過一幀風景.....」我的電話鈴聲，正是周國賢的目黑。

「喂.....」我從盲目地摸索電話到開口一刻，雙眼依舊未有打開。

「你同唔同我食埋飯架？」

咩話？

你們都有試過遲到吧？當你從睡夢之中驚醒過來，突然之間便會完完全全的給回過神來，睡意什麼的充充都會拋棄於不知哪裡去。

就好似我依家咁.....

「食飯？可以呀.....不過呢.....可唔可以唔食譚仔呀？」其實我對譚仔的印象不是太好，上年年頭食罷竟然上吐下瀉。要不是那天見Cynthia心情不佳，恐怕我都不會陪她。

「嗯.....都唔係唔得既.....咁我同呀媽講我唔同佢食飯啦。」

「你依家響邊？我最快十五分鐘可以出到嚟架啦。」我一下子便跳落床便跑到廁所梳洗。

「唔洗咁急，我都係啱啱起身刷完牙啫。半個鐘之後坑口地鐵站等好冇？」

「好！」坑口地鐵站不就是我家附近嗎？她還真的有點貼心。

簡單的梳洗過後，開始對著衣櫃發呆。其實我本身可是對衣著沒什麼太大的觸覺，因為櫃裡的衣裳十根指頭也差不多數光了。

但這次嚴格來說，可是我倆第一次的約會，當然要穿得好樣一點！雖然約會地點是醫院，但對象才是重點對吧！

手機傳來震動聲，難不成是Cynthia？我趕緊找來電話查看，是Kitty。

「你真係去馬？」

「你咁講.....係咩意思？」我停下手頭上的工作，等待著她的答覆。

「你係我朋友，所以無論你做咩我都是支持你，但係有樣野我真係要講明先.....」見Kitty欲言又止的，想必是有什麼特別事要透露。

「佢真係唔係一般既女仔，佢啲脾氣同性格都好差，直頭係生人勿近嗰隻。所以如果你真係未確定係咪真係鍾意佢之前，請你諗清楚。」

「但係佢今日仲主動陪我去睇醫生嗎.....」我總不信Cynthia在我面前可是擺著第二副嘴臉吧。

再者，她壓根兒沒那必要。

「咁我就唔清楚啦，不過你都知佢啱啱同條仔分咗手，呢啲特別關頭之下，佢既心態就更加難捉摸。」我依然是覺得Kitty未有把她最想說的話給道出。

「大家都咁熟，不如你直接啲講你想同我講啲咩啦。」

「小心啲，佢有可能想收你做兵。」

做兵？

這句話震懾了我整個人，要不是我手夠穩，電話恐怕就被跌在地上。

而Kitty見我久久未有回覆便繼續補充：「我只係話可能啱，實際係點我真係唔知，所以先想叫你諗清楚啲係咪去馬，如果係既話，就要有呢個心理準備。」

「我.....」我未有即時回答，但手頭上所有工作早已停頓。

我想試一次，我唔想呢個中學生涯有一個遺憾。

「有咩再搵我啦，二十四小時back up你。」Kitty看來也不忍心狠狠地打破我理想中的春天。

而言，當你沈溺在幻想中的世界時，便不會理會任何別人的叮囑。因此我很快便忘記Kitty的善意提醒，專注於選擇那件衣服比較合適。

「咁樣著冇問題呀嘛？」我對著鏡子為自己拍下一張自拍，並whatsapp加拿大仔和肥正。

「仆街晨早流流就咪放啲咁既野啦。」

「大佬你今日去飲咩？去醫院你都要襯衫？」

.....

係咪我自己太過緊張呢？

「你咁樣真係死得，溝女最緊要就係平常心。如果你吓吓都衝到咁行既話，條女一定會俾你嚇親。」肥正又在教授他的愛情攻略。

不過這次，我卻同意他的觀點。

我沒再為身上的衣裳而煩躁，乾脆揸上背包便自覺帥氣的於群組上打上：「我上路啦。」

第十五章

「你見點呀？」cynthia早已站在設於地鐵門口旁的拍攝證件照機，一望見我便上前關心道。

是日的她，身穿一件再也簡單不過的白色T-shirt和牛仔褲。沒有綁上馬尾的她，與一身輕便純樸的打扮配合的天衣無縫。

「又係咁.....時不時就好痛.....」其實打從起床至現在，胃部也未曾作出任何反抗行為，但我倒是想一睹眼前人為我擔心的神情。

有時候，講大話反而會比講事實更為適合，就係咁解。

「咁快啲去醫院到睇吓咩事啦。」

說來這也可算是一大笑話，別人第一次約會總是離不開行街睇戲食飯。但我和cynthia的第一次居然是去醫院！

假如肥正或是加拿大仔站在身旁，他倆必會反著白眼毫不留情地回應：「人地有話係同你約會咩？係得你一個痴漢自己咁諗。」

可惜，我樂得當上這一位痴漢一天。

不，不光是一天。

「小心啲呀。」正當走至樓梯級時，cynthia生怕我會再次刺激到腹部而主動挽著我手臂。

而我，也立馬裝模作樣的擺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好讓她挽得我更緊。

呢個痴漢，我願意做一世。

「仆街嚟講，你都算係天上有地下無。」隔天早會時，我和加拿大仔他們細說昨天的故事，但肥正聽到這幕時，忍不住插口批評。

「咁.....呢啲都算係人之常情嚟既.....」加拿大仔看似是為我護航道。

「都係你知我心。」

「死開啲啦，你連人都不如呀！之後點呀？」加拿大把我剛搭住他肩膀的手掃開，並著我趕快繼續講故。

「麥俊傑，請到分流站。」

「你響到等我啦，好快返。」需知道，公立醫院輪待時間絕非一般人可忍受，若想早點叫到你的名字時，除了你本身的病情之後，演技也佔了不少。

「咩病？」這位中年女性護士戴著口罩，目無表情的詢問著，並馬上為我測量血壓心跳等。

你就係考官？就俾你見識吓我既演技啦！

「我胃痛.....一痛就連野都食唔到.....」我忘彎下腰，撫摸著自己的腹腔。

「痛咗幾耐？」看來這位中年護士依舊無動於衷，行動要升級了。

「成個月啦.....」

「咁做咩依家先嚟睇醫生？」

.....

仆街。

「咁係因為.....」正當我想反駁時，中年護士更是不讓我有反擊的餘地：「心跳血壓都正常，見你回答有文有路，出去等叫名啦。」

我看見一張綠色底的紙張從打印機抽出，心知不妙並作出最後一招。

「如果我之後突然好痛呢？」

「咁你到時再返入嚟搵我啦。」

如要為她寫上一句潛台詞，中年護士心底鐵定訕笑著我：「呢啲野我一日聽幾百次，咁既演技諗住可以打尖？冇咁易！」

就係咁，我拎住張第五類分流既紙，行返返去cynthia隔離坐低。

「可能.....要等好耐先到我.....」我不敢與cynthia的目光對上，生怕她一臉不耐煩的樣子。

「唔緊要啦，咪當呢到係自修室囉。」只見她從一個看似是自製的布袋抽出一份功課和筆袋。

唔撚係掛.....佢認真架？

藝術家性格：你永遠都唔會知佢個腦係點諗野，但係所做既事往往係你諗都諗唔到。

第十六章

在醫院裡頭做功課，這提議相信只有她才會想得到。但見她如此認真的模樣，我也不禁默默地掏出功課一同書寫。

「咦，咁你係咪做晒功課啦？」加拿大仔聽到此時雙眼發光。

「地理嗰份做完啦，你依家去同校長講話想加修地理咪借俾你抄囉。」風紀此時於我身旁走過，示意不要談天。

「挑，又話要等好耐，定係又俾你條友仔呢到個老女人等你可以快啲睇到醫生？」加拿大仔無視風紀的存在，硬要把頭轉向後方盯著我。

「我地既傑哥仔一睇個樣就知係無心向學啦，你唔係諗住佢真係會同女坐響醫院到做成兩個幾鐘功課呀嘛。」肥正排在加拿大仔前面，但他卻望著前方，未曾正視過我們說道。

「總知你記住constructive plate boundary就係多咗啲地，destructive就係冇咗啲地啦。」每當遇上不明瞭的問題，cynthia總會耐心地教導著我。

但，醉翁之意總是不在酒。

每次解答，我都總是有意無意地靠向她，不自覺地愈靠愈近。近得只要直視著對方便能親嘴似的。

「我冇位啦，你坐返過去得唔得呢？」cynthia沒好氣地問道，我才猛覺原來我早有半個屁股坐在她的位子上。

「你隻手指遮住咗條問題呀嘛，所以我咪坐過啲諗住睇清楚啲囉。」我隨便說了一句藉口推脫過去。

幸得cynthia講解清晰，這份地理功課，不消半小時便給解決了。眼見還有一個多小時，該如何打發？

「你肚唔肚餓呀？」

「去邊到食？」

大獲，又嚟到呢條超高難度既題目啦！同班老死就話是但食個M記都冇乜問題，但係響我身旁既係心上人，點都唔可以失禮既！

「嗯.....你有冇咩特別想食？」還是先試探一下口風再作打算。

「我冇所謂呀，我又唔係咩港女要食埋晒啲貴野，是但搵間快餐店都得架。」她這樣說，是否亦在試探著我？

「咁.....大家樂點睇？」

「仆街你唔係真係帶條女去食大家樂呀嘛？」早會過後，眾人都需要排隊行樓梯上班房。肥正在此時忍不住停下來問道。

「吓.....咁佢話冇所謂呀嘛.....」

「所以你冇拖拍真係唔係冇原因。」加拿大仔做了個手勢示意肥正不要停留。

「最緊要係佢肯同我食呀，你地吹咩？」我得意地揚眉並一個箭步上前插隊。

「一個焗豬排飯呀。」

「我要個四寶飯。」

而我出於紳士之道，也主動替她到取餐處取餐，並著她隨便找個位子坐下。
就在此時，我突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一位身形與我父親差不多，而身穿的波鞋和短褲，感覺我父親也擁有著一模一樣的款式。更為重點的是，他上半身的員工制服，正是不謀而合.....

仆街，佢真係我老豆呀！

「死伙！」我三步併著兩步同時拿著兩個餐疾步走向cynthia，低著頭好讓父親不有發現自己。

「做咩事呀？」cynthia順勢望向後方。

「嗰個係我老豆，佢見唔見到我呀。」這招鴛鴦戰術，很明顯是失敗。

「佢望到你實一實呀。」

此時，我心中正有一個龍捲風似的，而腦袋更是飛快地運作，盤算著有哪有藉口能夠解釋這一切。

其實.....cynthia暫時又唔係我邊個，我同個朋友食飯姐！咁.....朋友唔係男就係女架啦，有咩咁唔見得光呢？

第十七章

「老豆咁岩呀。」我硬著頭皮上前對話。

「你呀媽話想食大家樂啲，咪買個飯俾佢囉。」只見父親輕描淡寫地回答，並沒有提到cynthia半句。

「哦.....」既然他沒有提起，我也總不能不攻自破吧！隨口說句再見後便回到座位上。

「點呀？」cynthia夾上了一塊紅腸放進口中。

「唔知呀.....不過似係出事架啦。」面對住這份焗豬排飯，我竟然一口也不想吃。

「同人食個飯都唔得？」

「唔係唔得，不過重點係你係女仔。」我腦海中正上映被雙親狠狠地揮舞著手中的雞毛掃。

「吓，所以你所有朋友都係男仔？」cynthia果然對我家庭不太理解。

「咁又唔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呀媽好惡架！我好記得小學有一次中文考試冇八十分，佢就擺把刀嚟話要斬死我。」

這件事，乃是千真萬確。幸好到了現在，母親沒再像以往般經常動武。

不過今次.....睇嚟佢又要出手啦.....

「咁變態既？佢仲有冇做過啲咩好過份既野？」意想不到的事，cynthia竟對我媽的管教模式起了興趣。

本來對這份午餐提不起勁的我，望見眼前人臉上帶著一道因感新奇而會心微笑的笑容，胃口也因此回來。

但這話題，很快便把氣氛再次回到死寂。

「係呢.....你係咪有野要同我交換呀？」

「傑哥仔，其實你當時個腦係諗緊乜呢？」上到課房後，坐在我身後的肥正忍不到問道。

「咁.....我諗唔到講咩好呀嘛.....」

「你是但講吓今日天氣又好，個飯幾好味都好，都冇理由講啲傷心野架！」肥正快要崩潰似的。

「咁我見講我的啲傷心野佢好似好興奮咁，想話.....」加拿大仔在此時也忍不住走至我面前插話：「唔好再搵藉口啦，快快趣趣講埋個故事算啦好嗎。」

就在此時，坐在我鄰座的女生也不禁低頭嗤笑。

「其實就咁既.....雞脾姐呀.....我有諗住同你講嘞。」她叫雞脾姐的原因只因她的小腿酷似雞脾，沒有特別意義。

「我都聽咗你講咁多日啦，都唔差在聽埋今次啦！你咪當多個女性角度囉！」本來有女生坐在鄰座是一件確幸的事，但如若她是一名男人婆，恐怕不是這樣說了。

「雞脾姐，好難當你係女仔嘞.....」肥正別過頭嘲諷著，卻被雞脾姐一手抄起頭髮。

「喂放手！gel咗好耐架啦！」

我沒有理會他們的糊鬧，皆因我的思緒再時回到星期六的快餐店裡。

「係呀.....」cynthia從布袋中抽出一個索袋，一看便知又是自家製作。

「我.....可唔可以打開嚟睇？」我珍而重之的接過來，生怕弄髒這些回憶。

「唔好！」cynthia急得拍桌直道：「我唔想睇到之後又唔捨得.....你快啲收埋佢，唔好俾我見到。」

「得得得！睇唔到睇唔到！」我連忙把整個索袋塞進背包，並把裡頭的數個盒子交予她手上。

「佢以前好鍾意整野食，之後就會用個盒仔裝住。雖然入面既野食一早就食晒，不過我有KEEP低晒啲盒仔。」

在她接過的時候，我內心並沒有一絲難受或是傷心。反倒有種新年打掃過後的舒暢感。畢竟那時只不過是小學五六年級的事，就算再難過也早已安康了。

更重要的是，我現在可是確確實實地踏進了她的內心世界，而她也願意打開她的心扉好讓我窺探。

「吓.....你會唔會諗得件事太過理想呢？」雞脾姐聽得緊皺著眉頭。

第十八章

「難得傑哥仔初開情竇，咪俾佢發吓春夢囉。不過唔好發咁耐呀，差唔多上英文堂啦。」加拿大仔說罷立馬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靜待著老師來臨。

「你條友個腦入面有上堂呢個詞架咩？」

「冇，不過有Miss.Tin呢個人存在囉。」肥正沒好氣地從書包裡頭把上課所需的書本放在桌面。

「咁我仲講唔講落去呀？」

「咁如果你地之後都有啲咩進一步的行動既話，其實你唔講，我諗我地都唔會介意既。」肥正再也沒多說什麼。

正當我懂趣地閉上嘴巴時，雞脾姐卻問道：「但係我想知道佢俾咗啲咩你喎。」

難得有聽眾，我也毫不介意地把時間再次回到星期六。

「呀媽我返嚟啦。」

「同完女仔食完飯啦咩？」

其實打從我看見老爸後，我便知道必定會發生這對話。

「朋友唔係男就係女架啦，可唔可以唔好咁多疑？」可是這次，我沒有為此而爭持。

因為有件事更加重要同趕快。

回到房間，小心翼翼地從背包取出那個索袋。在不顯眼的右下角，畫上「CL」兩個英文字。

CL，應該正是cynthia的名字，因她中文名正好姓李。

打開袋子，第一樣映進我眼簾的是一張合相，一張二人在游泳池所拍下的照片，照片中的二人樣貌都十分青澀，臉上掛著一抹幸福的微笑。

合照壓著兩張學生相，分別是cynthia和她的前度，兩位都在鏡頭下生硬的笑著。裡頭還有一個毛公仔，被一串頸飾所纏繞著。

最後，還有好幾張電影票票尾，記錄著他們看過一套套電影，以及那些該死的過去。

「不過唔緊要，今日開始就由我嚟守護住你，我唔會俾你再傷心多一次架！」

「我就覺得你唔好咁老定，依家人地話同你一齊咩？唔係呀嘛！做人呢，希望愈大就失望愈大。」雞脾姐的冷水，瞄準著我內心而噴射。

「佢俾埋佢之前嗰個啲野我嗰，咁都唔算係俾機會我？」

「咁只係表示佢想放棄上一個，但係冇話過要你做下一個嗰！」轉過頭來，只見肥正正聽得像小雞般不停點頭。

「我就追佢返嚟俾你地睇！」

「你估追巴士咩，唔係咁易架麥師父。特別係呢條VA女，入埋佢中路都未必成事。」希望愈大失望愈大，這道理我倒是明白。

但係今次，都好難失敗到啦嘛？

「嘩嘩嘩，Miss.Tin下次要拎咁重既野就早啲叫我落去幫你拎呀嘛！」加拿大仔眼見Miss.Tin手持補充練習走進課室，立馬一個箭步上前幫忙。

「你算吧啦，聽PE張講你連九分鐘耐力跑都跑唔完，最後幾分鐘直頭慢慢行，Miss我鍾意啲運動型既男仔。」

的確，Miss.Tin也稱得上為美人胚子，特別是她嬌小玲瓏的身材，更是令人有衝動想保護她的慾望。

如硬要說Miss.Tin是我們的英語老師，倒不如說是我們的朋友，她上課時總是愛跟我們有講有笑，毫無架子可言。甚至我們有什麼心事，大可跟她傾訴，大吐苦水。

「喂，上緊咩堂咩？」可惜的事，各多科目來說，我最差勁和最討厭的正是英文。因此每次上課，我總是愛做別的事情。

「又係中文堂呀……」

「其實呢……你平時有咩做架？」若然要投入在她的生活之中，首先必須知道她的生活習慣：

「冇架，主要都係響屋企到畫吓畫溫吓書咁囉，再唔係既咪約吓朋友食個飯。我除咗畫畫之外就冇乜嚟好架啦。」

「……」突然間，我發現我倆的對話再沒有任何進展空間。

第十九章

正當我苦惱著還要說什麼好讓話題得延續之時，cynthia比我更早一步答道：「你呢？」

「我鐘意.....睇戲同行吓書局咁囉。」這個答法，應該是最理想的吧？

但身旁的雞脾姐卻不是這樣想，她冒眼瞄了一下我的手機之後忍不住大笑起來：「麥俊傑，我真係第一次聽你話鍾意行書局！」

「唔通直接同佢講我好鍾意打機咩.....佢好憎佢呀妹打機架.....」想到這裡，我內心倒是考起了自己。

到底我會唔會為咗cynthia而放棄打機？

很明顯地，現在的我必定會點頭答應。

「睇戲？我都好鍾意睇戲架！不過冇乜人肯陪我去睇.....」

「吓？點解呀？」

「因為我鍾意睇鬼片，我啲朋友有一個夠膽同我睇。」不是吧，居然喜歡看鬼片？

雖說男人要有一定的尊嚴，但我也必須要誠實地跟大家坦白：我除了害怕甲由，第二樣就是鬼片。

「咁我真係恭喜你啦，因為你成功地識到一個肯陪你睇鬼片既人啦！」我還依稀地記得當時的我的指頭是發抖地打著字並發送出去。

「真係架？喂，我下星期六得閒啫！」我立馬查看著上映的電影：「你想睇咒怨？」

「係呀，我想睇好耐架啦，只不過一直都搵唔到人同我睇.....」

「唉，既然你叫到，我就陪吓你去睇啦。」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想不到日前的幻想，現在居然成真。

「睇鬼片，你條友仔會唔會驚到攞住佢架？」雞脾姐打量著我問道。

「咁咪好囉，佢恨咗好耐架啦！」肥正打著呵欠，沒好氣地回應著，儘管他也不太清楚雞脾姐說著什麼。

但我並沒有為自己辯駁什麼，因為我的而且確想借這次機會讓我和cynthia的距離再拉近一點。

突然之間，cynthia傳來一個傷心的表情符號，讓我不禁生疑：「做咩事呀？」

「我又諗返起佢啦.....佢之前每個星期一都會陪我放學.....」

「不如.....」我押上我畢生的勇氣打著那句信息：「我今日陪你放學好冇？」

「麥俊傑，你一路咁低住個頭係望緊啲咩呢？」突然Miss.Tin一記冷箭飛至，害我毫無還擊之力。

「Miss.Tin，我地既傑哥仔依家學人玩追女仔呀，好心你就唔好阻住人啦。」肥正竟然毫不掩蓋地大聲道出。

頂！洗唔洗俾埋支咪你講呀？

「係？追邊個呀？」我發現所有老師，外表看似理性有學識，但實質上與一般師奶無疑.....

都係咁擦八卦。

「我又唔係當時人，唔好意思既！傑哥仔，不如你自己話俾Miss.Tin知呀！」肥正拍著我的肩膀，示意我回答道。

我盯著全班，發現他們的臉上無一不是掛上充滿期待的表情，讓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講完你都唔識架啦。」

「講咗先啦，那間學校咁細，實見過既。」Miss.Tin甚至把手上的粉筆和書放下，好等我正視她的問題。

「.....」我心裡一邊咀咒著肥正，一邊想著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就在這時候，火警鐘聲就忽然響了。

「係喎，我都唔記得咗今日要走火警！大家快啲落去排隊啦。」Miss.Tin也乾脆把課本留在班房，著我們一同去操場。

「唉，又要行落去之後上返嚟，都唔知有咩意義。」肥正反了反白眼，半推半就的走出課室。

而平時也討厭走火警的我，今日卻喜愛得很。

因為佢救咗我一命。

第二十章

「A班既同學唔該安靜少少啦，我地依家係火警演習，唔係落嚟玩，唔該認真啲。」訓導主任手持計時器，分秒必爭似的。

不消一會兒，全校師生都站立在操場，等待著台上訓導主任的發言。

「嗯.....我地今次火警演習係用咗八分十五秒，雖然響黃金十分鐘之內完成到，但係我覺得可以再快啲！」訓導主任似是而非地報告著。

「喂，佢上次唔係話黃金八分鐘咩？做咩變咗十分鐘架？」加拿大仔在我身後探頭問道。

「你聽佢吹啦，唔通佢大大聲咁話我地唔達標咩？佢講咁多野只不過係想同校長講我地有做到野，好勁架咁樣囉。」我隨手指著站在一旁，細心聆聽著的校長。

「好，今日既火警演習就去到呢到，大家可以放小息啦。」訓導主任說罷，同學們早已雞飛狗跳，衝到去小食部購買零食。

「喂，肥正你去邊呀？」此時，我覺得我活在一個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的環境下求存。

「我去搵我條女呀，你同加拿大仔慢慢食啦！」肥正頭也不回的說道，並背著我們揮手。

「算啦，咪俾佢地見多陣囉，反正好快就散架啦。」加拿大仔不忘他的嘴賤功力。

我和加拿大仔就這樣死命地擠進在小食部前，裡頭的小食部呀姐忙得非常，有時我倒是十分好奇到底他們是如何飛快地計算出食物價格。

「屎忽！」

身後傳來一把十分熟悉的聲音，而那個花名.....正是我和cynthia的秘密花名。

「做咩呀？」我連忙放棄購買的機會而回頭一看，果不其然看見cynthia正向我招手。

「我插唔到入去呀，可唔可以幫我買包麥精呀？」

很快，我手上就拿著一包麥精和數袋食物。

「唔該晒你呀。」cynthia把四元放在我掌心後，便和友人離去。

「二等兵報到！」

「你又講乜野呀.....」我沒好氣地把袋中的雞翼直接擺進口中。

「唱首歌過你呀，我什麼都不是，我是二等兵士.....」

「喂，麥俊傑你過嚟。」為什麼今天那麼多人叫喚我的名字？

「做咩呀Miss.Tin？」儘管我心知不妙，但還是硬著頭皮步近Miss.Tin。

「咁到底個女仔係邊個姐？」

.....

你叫我點會估到佢記得之餘仲要面對面咁問呢？咁我除咗直話直說之外，仲有咩方法？

「佢今年中五架。」我嘗試輕描淡寫地帶過。

「咦？向高難度挑戰學人追師姐呀？」Miss.Tin驚喜得一時忘了還在熱鬧的操場，大聲地叫嚷著。

「係呀係呀，你可唔可以唔好同人講.....」我頓時覺得自己無地自容得很。

「可以係可以，不過你又唔係唔知自己英文有幾差架啦，所以我唔希望再見到你掛住溝女而唔讀書呀。」

「冇問題！」加拿大仔一個箭步上前搶答道：「Miss.Tin你係咪搵我呀？」

「唔係呀，我都差唔多夠鐘上堂啦，再傾啦。」

就這樣，整個操場彷彿只剩下無奈的我和眼紅的加拿大仔。如若要把這場面拍成電影，想必會有數片落葉在微風之中掃過。

「我女神搵你做咩。」

「你估吓？」

其實還真的沒什麼，但當我看見加拿大仔這個不憤的樣子，我打從心底裡暗笑起來：「其實Miss.Tin大你咁多，啲人成日都話三年一個溝，你地之間都起碼成三四個。」

「咁又點呀？我相信真愛係無分年齡既！」只見加拿大仔自信滿滿，仰首感嘆道。

「係咩？但係我啱啱聽Miss.Tin唔係咁講嘞。」有見如此，我決定再次戲弄他。

「你好講啦嘞，到底佢同你講咗啲咩呀？」

「追到我咪同我講囉！」我隨手把他推開，害他一時失去平衡，未能作出反應。而我則立馬從人群中穿過，好讓他不能看到我的身影。

你地都覺得我係當緊兵咩？

第二十一章

這個問題我也有問過cynthia，但她實牙實齒地說她不會收兵。再者，她也從不叫我做任何事，所有事都只不過是我自己主動幫她。

為什麼？

無他，只是想多見她幾面，以及與她交流。

這個星期是我們紅社啦啦隊的訓練，隊員則是中一級的學生。基本上也不到他們說同意不同意，因為這是學校的傳統，所有中一學生都必須參與。

而早前我向kitty提出負責啦啦隊，也正是幫助教授中一學生，構思一些新口號和動作。

也即是說，由這星期開始，我天天都能夠與cynthia一同共事，相處。

「點解啲中一冇個準時架？」CYNTHIA一肚子氣地的坐在教師桌上。

「都唔係第一日既事嚟啦，咪等吓囉。」

的確，基本上除了第一天之外，每天來的中一學生都只有小貓三四隻，眼見還有數星期便要比賽，CYNTHIA自然急得直躁著腳。

「講好咗就要嚟架啦！仲有呀，呢個啦啦隊係冇得佢地唔參加，年年既中一都要幫手啖！」我想她和我的共通點，便是大家都把承諾看得很重。

「話唔定佢地真係有野做呢，可能佢地去晒補課都唔定。」肥正也一同幫口說道。

「中一補乜野課呀？如果真係嚟唔到既話，大可以過嚟請假！一啲責任心都冇。」

看來，我和肥正都無法撲滅CYNTHIA的怒火。

「咁.....你有咩打算？」

「呢班人，唔發一次火都唔得。」

意思是.....要狠狠地罵他們一次嗎？

「會唔會唔係幾好呀.....KITTY話要同佢打好關係，唔鬧得啱。」肥正皺著眉，不同意CYNTHIA所說。

「唔係點呀？到時比賽既時候一個口號都啖唔出？定係剩係我地啲組員出去啖？」

「話唔定仲有其他方法呢，你咁樣都唔見得佢地會聽呀！」肥正依舊堅決反對此意見。

「我唔洗佢地聽，我剩係要佢地出現同埋啖！軟既佢地唔受，咁用硬方法囉，有咩問題？」

「麥俊傑，你支持邊個？」

好啦，我依家身處響一個兩難既局面。

一邊是我結識多年的朋友，亦一邊則是我想追求的對象。我不想得罪兩邊任何一邊，更不想與一方有任何爭吵。

「我.....冇意見。」

因此，我決定了不表態。

「唔得，你一定要揀一邊。」

「喂，咁我真係冇意見.....」我見兩位都同時用上厲眼盯著我，我也只好開口說：「咁.....我都覺得依家啲中一仔唔係好鬧得既.....」

先說明了，我絕對是對事不對人！

「咁啱係點？去到依家都仲好聲好氣咁同佢地講道理？」CYNTHIA聽到我的評論後更為生氣。

「你冷靜啲先啦，唔好成日都帶埋自己啲負面情緒去人地到啦。」須知道，若跟一個正氣得出煙的人著她冷靜點，無疑是火上加油。

特別係.....我仲要唔小心講埋後面嗰句心底話。

「所以係我錯？好囉，咁你地自己搞埋佢啦。」CYNTHIA拾起自己的個人物品，正向門口離去。

而我，也總算是意識了剛剛的我失言了。

「喂，我唔係咁既意思呀.....」

沒有用的。

她現在的她，不管是誰也聽不進耳。

藝術家性格：只要情緒化既時候，無論邊個，講乜野都好，都唔會聽得入耳。

「咁點呀依家？」你說我的春天.....是不是快要失去了？

「算你都仲叫似返個人，唔係啲咩重色輕友，如果唔係依家走嗰個係我呀！」

其實.....我寧願走嗰個係你。

第二十二章

「唉，不過依家得幾條友又教唔到佢地啲咩，不如取消算啦。」肥正打著呵欠，滿面疲憊的樣子。

「尋日做咩嚟呀你？」

「你話呢？佢冇啦啦話訓唔著，叫我陪佢傾電話嗰.....一傾就傾到見到個太陽啦。」其實回想起，肥正對朋友和另一半，就算沒有一百分也離不遠。

「但係.....我地會唔會趕唔切架.....」

「依家得我地兩個，眼前又得五個中一仔，你話點練啦？我就返上去訓返陣，你就諗吓點樣搞返掂你女神啦。」

係嗰：

如果以我和其他人吵架，大多數都會等他主動和好，但這次情況不同。

因為我冒不起這風險。

我怕這次一吵，以後見面也會尷尬。

「你對住部電話，又唔係睇緊野嗰，做咩呀？」加拿大仔見我神色不對便上前問候。

「我好似.....得罪咗CYNTHIA。」當時的語氣，就活像是患了絕症的病人。

「咩事呀，講俾哥哥聽吓。」

我無奈地，把剛剛所發生的事給說了一遍。

「如果你就膽死笑既話，我會毫不留情咁一野拍落你個頭到。」太遲了，加拿大仔笑得忍不住拭著淚。

「你為咗條肥野，連自己女神就夠膽得罪，做兄弟都算唔話得。」

「咁我又唔係為咗肥正先咁...我只係對事不對人啫。」

「特別係你嗰句，咩唔好成日都帶埋自己啲負面情緒去人地到，直頭係畫龍點睛，俾著係我，我聽到呢句之後就會即刻走。」

加拿大仔的奚落功力，是不可忽視。

「我都知自己講錯野呀.....咁我依家可以點呀？」我腦中拚命想什麼開場白來，但卻一片空白。

「不過講真嗰句呀，好小事啫。我諗佢都係一時無名火起，如果佢真係因為咁小事而嬲你幾日既，呢啲女人不要也罷。」加拿大仔還是給予了一點評價。

「佢講得啱呀，做男人就俾啲骨氣自己，吓吓都認錯點得架？」肥正突然坐直腰板，一面正經地說。

「咦？你唔係訓咗架咩？」

「頭先有個好兄弟咁支持我，老虎蟹都出聲支援你啦！」

「哈……」其實，我真的很想反駁……

我真係唔係為咗你先咁講架！

回到家後，本想專心地把功課做好，然後與友人打打電動。但心中卻有事而儘管舉筆卻無法寫出一字來。

CYNTHIA……

雖說左手持著圓珠筆，但右手不停地更新著電話，看看她有沒有找我。

最後，我停在與她的對話頁，上方寫著「在線上。」

此時，我又回想起肥正今早對我說的話：「做男人就俾啲骨氣自己，吓吓都認錯點得架？」

但就因為這該死的骨氣而斷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這代價恐怕我也是無法承受得起。

「喂……」

「？」

「你呢……黹完未呀？」我是一頭認錯的小狗，正乞求同情和原諒。

「嗯。」這倒是不難解理，反正她現在也只不過是說著反話對吧！

佢仲未黹完……

「其實我都覺得班中一好衰架，但係鬧佢地咪只會令佢地更加唔想嚟。」我到底是發了什麼神經才會說這番話。

「所以？」

「所以……最多咁啦，如果佢地仲係唔聽話既話，我就幫你鬧爆佢地！」

「唔洗啦，你地覺得你地個套方法係啱呀嘛，繼續囉。」

「在線上」這三次再沒有出現在電話之上。

大獲啦，佢真係好黹，點算？

第二十三章

「唉.....件事就係咁啦。」我找來一位從理性的女性角度出發的人，KITTY。

「冇野既，過幾日就冇事架啦。」

「你又知？」我總是覺得，她正在敷衍著我。

「咁小既事，辦得你幾耐呀？如果你真係想佢快啲唔辦你既，你就證明俾佢睇，你嗰個方法係啱架啦。」

「咁樣唔會好似係響到落佢臉咩.....」

「點會呢？如果你真係成功既話，佢只會心服口服。」可是.....看似我是沒有這證明的機會。

原因並不是我的方法沒有成功，只是.....

佢從嗰次之後，就冇落過嚟幫手訓練。

「我一早就話要好聲好氣架啦，你睇吓，依家班中一差唔多齊人啦！」中一人數的確是齊了許多，但是課室裡卻少了一位重要人物。

「得咗又點呀.....見嗰個又冇嚟到。」我無神無采地嚷道，著中一們再啞一次口號。

「咁細聲架！」門外突然站著一位女學生，害我因上前看清楚而差點失平衡。

係KITTY。

「頂！」我未有完整地說出整句來，畢竟這裡還有不少中一在場。

「你睇清楚啲先啦。」肥正拍拍我肩膀。

原來KITTY身後還多站了一位女學生，這時我並沒眼花，正是CYNTHIA。

「你終於返嚟啦！」我一時得意大啞道。

「嚟齊又點呀，咪又係啞得咁細聲.....」CYNTHIA彷彿是沒有發生過任何事般步進來：「一早就話冇咗我唔得架啦。」

「點解.....會咁既？」

我不明瞭現況。

「VA女呀嘛，係咁架啦。」肥正與KITTY二人互相對望，繼而相笑。

用上帶點羨慕的眼線望著他們的微笑，不知我和CYNTHIA有沒有這一天？

「大家加油啦，之前紅社都未拎過啦啦隊冠軍，今次我地要威返一次俾其他人睇！」KITTY極為老土地打圓場，一切又好像是回復到最初般。

「哥哥點解你成日都同呢個姐姐傾計既？」星期五的練習，有一位天真得又帶點可愛的中一學生這樣問道。

「因為哥哥我同呢個姐姐熟囉！」此時，我正與cynthia坐在鄰座，互相對望隨即微笑：「依家啲中一仔都幾可愛呀！」

「不過我記得我當年中一既時候好MK。」

「唔怕話俾你知呀.....」肥正走近至剛剛向我發問的學生耳語道：「呢個樣衰哥哥鍾意隔離個靚女姐姐呀！」

雖然話就話係耳語，但係肥正既聲音係足以令到我同cynthia都聽到。

「喂，你講乜野呀？」

「走呀！」肥正推著那學生跑至課室後方，只剩下我和cynthia在黑板前。我頓時感到大氣間有一股極為尷尬的味道。

「我呢.....」

「嗯？」

這個單字，內裡的意義有無限之多，但我卻未能得知她想表示的是哪一種。

「冇.....呀.....係呢，你咪話聽日睇戲既，想睇幾點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話題好讓打破這僵局。

Cynthia未有回答，只故低頭思考，難不成是聽到肥正的話之後，生怕我會追求她而不跟我約會嗎？

「中午啦，因為我想訓晏啲。」

「喔，好呀！就去我地學校附近嗰間好冇？」眼見她最終還是答應，我的語調隨即變回原先的輕快。

「唔好.....唔想見到熟人。」

吓？

「咁呀.....咁一係我地去九龍灣嗰間好冇？」

其實我並不知道為什麼不可能被別人看見我和cynthia一起去看電影，也許剛剛肥正所說的話，的確對她有一定的影響性。

但重點的是，cynthia還是願意跟我去看電影，也即是說，我還是有機會的！

「好啦，我地今日就去到咁多先啦，出嚟點完名之後走啦。」說罷，中一們便衝上前點名，然後散去。

「咁.....我地聽日見啦啫。」

「嗯.....」cynthia依舊若有所思，但係欲言又止似的。

「放心啦.....」我拍拍她的肩膀道：「你唔洗理條肥仔講咩架，我同你係朋友嚟架嘛！」

「吓？你講咩呀？」

第二十四章

「你唔係好似好介意肥正講我地咩？」我頭上冒起了許多個問號。

「佢講咗啲咩呀？我係諗緊晏啲VA嗰個SBA要點整呀！」原來是為了這個而煩惱呀.....

藝術家性格：一諗緊野既時候，身邊所發生既事都會無視。

「契弟正你同我過嚟！」回到課室後，我第一句便是衝著肥正而來。

「喂喂喂，有事慢慢講呀。」

「慢你個頭！」正當肥正在從座位上站起來，我卻用雙手施壓不讓他逃脫：「邊個俾你亂講野架？」

「我方亂講野嘢，呢個係事實嚟！定係你唔認先？唔認既話咁我都冇野好講啦！」肥正辯護著。

「係又點唔係又點，你知唔知我差啲出事呀！好彩佢聽唔到你講咩！」我左手拉弓，準備一掌拍向他的頭頂。

「等等！」

肥正一聲令下，害我止住了動作。

「就姐係咁既.....」肥正見我未有任何舉動，乾脆掃開我雙手繼續道：「你都識講差啲出事啦，咁姐係最後都冇事啦！」

「你個死仔仲夠膽死駁嘴？」

「其實你有冇諗過.....佢唔係聽唔到，只係扮冇聽到呢？」雞脾姐拋出了一句極有深度的發言。

「唔撚係掛.....」

「咁又點呢？」加拿大仔再次坐在一隅的小窗台上：「咁條女最後都知架啦。」講係咁講姐.....之但係.....

我還未有如此的心理準備。

儘管我心中有無數個與cynthia交往的場景，亦有無限個表白的衝動。但我還是因為膽子問題而未有行動

「咁點算呀.....」這條問題，我是問雞脾姐的。畢竟她倆也是女性，理論上應該比我們這些臭男人還要懂。

「冇既，咁如果佢真係扮唔知既話都好呀，起碼佢都仲肯機會你同你出街。」雞脾姐沒正視著我說道：「不過冇乜女仔鍾意啲人好趕咁表白，或者你可以慢慢嚟既」

「姐係點呀？」

「繼續好似依家咁，做住朋友先啦，係你既，幾耐都仲會係你。」

「唯有係咁啦。」

這天，我腦海裡只有這件事，也只為這件事而煩惱著，而無法做其他事務。我很想知道她在想什麼，有沒有一點點的喜歡上我。

可是，我卻不敢詢問道。因為我又害怕她會因為這樣而遠離我。

但愈不問清楚的話，我的心則會愈亂，更是不停地胡思亂想。

「喂，如果我話俾你知，我好似有少少鍾意咗你，你會點呀？」這段信息，一直停留在我手機裡頭未有發出，因為我生怕我倆之間的感情，會因為這一記短信而告終。

「訓啦柒頭，聽日見到佢再算啦，見步行步啦麥俊傑。」最後，我還是乾脆地倒頭大睡，好讓時間能不知不覺地流走。

到底.....佢有冇少少鍾意我呢？

「黑色眼睛，沿途與你有過一幀風景.....」又是這個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之中吵醒。冒眼一見，發現窗外的天空已變得蔚藍。

「喂.....」

「你同唔同我食埋野呀？」

「可以呀，譚仔好冇？」思緒再次回到現實，我生怕她還是對我有所芥蒂，因此順她之意去譚仔。

「咁去邊間譚仔？」

「去你個邊個間啦。」我趕緊下床梳洗著。

「但係唔順路喎。」

.....

也對。

「我想.....想見多你一陣得唔得？」我又再次跟命運下賭注，放下牙刷等待著她的回覆

第二十五章

「好啦。」

「yeah！」我高舉著牙刷盡情歡呼著：「咁我響你樓下隔離間小學門口到等你啦！」

我懷住極為興奮的心情換好衣服準備出門，值得高興的並不是cynthia願意讓我到她家附近等待她，而是她對我那句「想見多你一陣」並無反感之意。

在通往cynthia家的地鐵車程之中，我腦裡只出現我和cynthia一起交往的日子，我們一起行街睇戲食飯曬月光，坐在公園裡認真地為著我們的下一代取名字.....

「你咁早到既？」

Cynthia著上一件襯衫，下身則是一條在膝蓋破了一個洞的深藍色牛仔褲。儘管她身穿是多麼的平凡，不知為何也令我極為之著迷。

「做咩係咁望住我呀？係咪有咩問題.....」cynthia立馬檢察自己的衣著。

「唔係呀，冇問題呀！」我回過神來：「你今日著得好靚。」

「傻既，我邊日唔靚架？」cynthia淘氣地笑著：「你成日都咁樣識女仔架？」

「唔係呀唔係呀！」我急忙辯護著。

「係啦.....如果我話呢.....其實我唔係話好肚餓，想話不如睇完戲先食野，好唔好？」

吓？唔係你話不如食埋野先去睇戲咩？唔係我地做咩約早咗出嚟？

但以上的只屬個人想法，我未有把它道出，只是微微一笑回答：「好呀，反正我都唔係好肚餓。」

「咁就行啦。」

藝術家性格：永遠都唔會有真正既答案，因為佢既答案會跟隨住佢當下既諗法而有所變動。

「好心你就唔好成日都口花花啦，冇女仔會鍾意架。」上到列車後，cynthia便一屁股坐下來。

「我邊有成日喎.....」我坐在她的身旁耳語：「剩係對你姐。」

話說回來，我也不知道當時我為什麼有這份勇氣說這番話出來，現在回想起也覺得自己有失身份，當時的我鐵實活像一個痴漢。

「你睇吓你，又嚟啦。」cynthia沒好氣地說：「唔得，我決定我要同你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

「第一：你要無條件地幫我做功課。」

「第二：你要同我睇晒以後戲院出映既鬼片。」

「第三，你唔可以鍾意我。」

這個.....這個到底是什麼來的？仔細想一下，第一項當然沒什麼問題，我也十分樂意幫忙。而第二項更是好得再也不過。但是第三項.....

唔通佢真係好似雞脾姐咁講，已經知咗我鍾意佢？

「唔出聲當你應承，三二一！」cynthia一口氣地說出這句話，正當我還未反應過來時已經太遲了。

「吓？」

「冇啦，太遲啦。」只見cynthia向我擺出一副鬼臉。

「喂，你數得咁快，我邊到停得切你.....」我無奈地扁嘴抗議道。

「你地打機嗰啲唔係成日都話可以訓練到反應咩？」cynthia無視我的要求，稚氣地笑著。

「係啦係啦.....幫你做功課啦.....」我嘗試淡化隨後兩項要求。

「喂，傑哥仔.....」隔天星期日，我立馬相約肥正和加拿大仔二人於樓下的M記進行賽後報告：「其實如果你叫得我地咁急就係講埋晒啲咁既野既話，其實我想返去打陣機。」

「雖然肥正咁講係有少少唔講義氣.....」加拿大仔啜了一口可樂：「但係我又唔反對㗎。」

「咁你地想聽啲咩呢？」

「你睇戲既時候，冇冇用到我之前教你個招先？」肥正的眼神突然變得十分邪惡。

「邊招呀？」加拿大仔不解問道。

「有呀.....仲好成功.....」我帶著些少丟架的感覺回答這問題。

第二十六章

「話說呢.....套戲開場之後呢.....我可唔可以繞住你呀.....」這，就是肥正所教我的旁門左道。

「吓？點解呀？」

「因為.....我一驚既時候就慣咗攞住身邊既野，咁我想話繞住你既話會好啲囉.....」說著說著，我的頭也愈來愈低，因為我不敢直視著她。

「可以既.....不過講明先呀，如果你驚到嗌既話，我就會坐下一行架啦。」cynthia如此的恐嚇著我道。

就這樣，我架起了座位旁的扶手，安份地挽著她的手，等待著電影的開始。

「話說.....乜你好驚睇鬼片咩？」在播放著預告片之時，cynthia壓低聲線問道。

「唔係呀，做咩咁講呀？」在此時，我還是不忘當起大丈夫來。

「但係套戲都仲未開始，你已經繞到我好實啦喎。」聽到這句，我立馬鬆開她的手臂，透過螢幕的餘光看到，她的手臂已經泛紅。

「唔好意思呀.....」恐怕，我再也想不到任何藉口去跟cynthia有進一步的身體接觸了。

「屎忽，明知咁驚做咩仲要我睇呀？」

「因為你話冇人陪你睇呀嘛.....」我就像一個犯錯的小孩子般等待著cynthia從候發落。

「.....」cynthia未有回答，令我更為不安。

「屎忽。」但這次，是cynthia主動挽著我的手臂：「下次唔好勉強自己知唔知呀？」

「同你約法好三章架嘛，講好咗之後都要陪你睇。」

「嗯。」我現在才驟覺，原來cynthia的左邊嘴角，笑的時候會有一個小酒窩。

「開始啦，屎忽。」

「之後呢之後呢？」肥正活像我的師傅問候著我的成果。

「吓，仲想點呀？佢已經主動繞我喎。」我不太理解肥正還想我做什麼。

「唔係呀嘛，成套戲粒幾兩粒鐘你同我講剩係繞手？」肥正驚訝得張開嘴巴，同時把數條薯條放進口裡。

「大佬我同佢第一次出街，仲想點呀.....」我把最後一口的豬柳蛋漢堡放進口中咀嚼。

「之但係個戲院入面黑麻麻，唔係真係咩都冇發生過呀嘛，你真係咁好定力？」肥正依舊是那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喂，你估麥俊傑係你咩.....啱啱十六歲就同條女咩咗，之後仲要同我地講.....」加拿大一口氣把剩下的可樂喝光。

「噏，說話又唔可以咁講嘞。」肥正再次擺出一副專家的模樣：「我同kitty中二到依家都成兩年。喂，兩年嘞，你估少架？我地係真心相愛架！」

「咁我信係真愛既.....」我同意肥正說的話：「最衰你咁快就飲晒杯可樂啦，如果唔係既話可以俾佢睇吓自己個樣呀嘛。咁樣衰，kitty都可以頂到兩年，你話唔係真愛係咩啦！」

「仆街啦你！」肥正把手中的紙巾擲向我：「冇我教你，佢會成套戲都繞住你？」

「講開又講，又好似真係唔關你事嘞。點睇條女都係因為傑少傻吓傻吓咁所以先得米。」加拿大仔幫口替我辯護道。

「咁.....咁佢都係用我個招嚟做開場白呀！」肥正不甘示弱道。

「喂，你地兩個係咪聽故事架。」

「其實我地聽唔聽都冇乜太大所謂既，不過好似係你想講我地先出現。」他們二人突然又槍口同時對外。

第二十七章

「套戲好唔好睇呀？」待我們步出戲院後，cynthia的手依舊挽著我的手臂，而我也樂得被她挽著一輩子。

「吓.....好睇，好睇呀！」事實上，戲院中的我根本害怕得不敢張開眼睛，因此實情是，我連電影的主要情節也未必說得出。

「屎忽你係咪男人嚟架！」cynthia忽然鬆開了我的手，害我不禁止住了步伐。

你.....問我係唔係男人？

「咁.....人地真係好驚訝嘛.....」嗯，在這情境之下，我不是男人。

「套戲一啲都唔驚囉好冇，我以前睇啲套.....」cynthia沒再把話說下去。而我也突然回想起，在cynthia給予我的票尾之中，有一套也是鬼片。

「.....」

「你唔係話睇完戲之後食野咩？我地行啦。」我嘗試打開話匣子。

「嗯，好呀，我地行啦.....」但明顯地，cynthia的心情早已減退了不少。

今次.....大獲了.....

「唔好唔開心啦.....」這句話，應該是天下間最無聊的廢話。

「冇，我冇唔開心呀。」cynthia強顏歡笑著。

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可是.....我不敢。

「真係咁鍾意佢？」

「唔係呀，我一啲都唔鍾意佢，我好憎佢呀！」但cynthia的眼睛已經出賣了她，早已泛起了淚光。

「如果唔介意既話.....」我的手臂傳來一陣疼痛感，cynthia再也忍不住，哭了。

「唔好望過嚟。」

「吓？」我連忙掏出紙巾給她，但她依舊像上次般未有接過。

但是今天，我卻明白她為何如此。

「其實點解你要人前人後都忍住自己情緒？」

藝術家性格：唔會輕易對人面前展現出自己最真實既情感。

「俾人知完，咁又點？」cynthia輕拭眼淚，裝出堅強的樣子：「反正冇人會幫到你，條路都係要自己一個行。」

「係.....但係呢條路既中段，係可以有人陪你一齊行架。」我步進譚仔並坐在二人座位。

「以後，我都會響你隔離，所以你大可以將你既情緒發洩響我身上架。」

「咁我應該會日日打到你唔似人形。」cynthia終於被我這句話弄出一個真心的笑容來。

但係呢句.....係我既心聲嚟。

「冇問題！我好捱得架！」

「係咩.....」cynthia沒正視我的話，反倒對我之前說的話感興趣：「你啱啱問我介唔介意啲咩呀？」

「吓？冇野呀。」

「講啦。」

「係囉，講啦。」肥正再次不耐煩地問道。

「啱啱唔係話聽唔聽都冇所謂咩？做咩依家又咁心急呀？」我把最後一條薯條放進口中，再用紙巾拭嘴。

「得，冇人想知，講咗死全家。」

「唔係嗰，我想知啫.....」加拿大仔靠近我問道：「咁你到底講咗咩呀？」

「我咪話.....如果你唔介意既話，我可以用佢既代替品囉.....」頓時，我直情覺得自己極為無地自容。

「嘩.....肥正，佢直頭係青出於藍勝於藍呀。」加拿大仔拍手叫好。

「原來你都有返上下招數架啫，幾時同我交流吓先？」

「交你個死人頭，我只不過係將我既心聲講晒出嚟姐。」我總是認為，二人相處之道就是以心會友，別老是想著什麼招數。

「不過講開又講，做咩突然之間變到咁大膽架？之前唔係好驚架咩？」肥正不解地問道。

「我都唔知點解.....但係我又覺得如果我唔講既話，我會後悔一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的我的

態度會有如此大的變化。

「雖然唔知應該讚你蠢定係可愛好，不過條女點樣答你先係重點。」肥正拍拍大腿示意想起身走走，我和加拿大仔也合拍地步出M記。

「佢呀.....我都唔知佢個答覆係咩意思.....」我想起她那模稜兩可的答案，還真的猜不透。

第二十八章

「竟然？你都差唔多直頭問到可唔可以做佢條仔啦喎，咁都可以唔知答咗你啲咩？」肥正一臉難以置信的說道。

「大佬你下下講啲唔講啲，邊個會聽落去呀？佢答咗你啲咩呀？」

「代替佢？我好憎佢喎。」cynthia叫了她平時食的餸菜後，百無聊賴地按著電話：「定係你想我好似佢咁憎埋你？」

「唔係！」看來.....她是不明白我所說的話背後的含意。

然而，我有一個預感，就是這頓飯，我和cynthia將會毫無話題可言，只顧自己默默地食著自己的米線。

「係呢.....其實你地平時VA呢，有咩做架？」我隨口問了一道實情我不太關心的問題。

「吓.....你冇啦啦咁問呀.....」cynthia乾脆放下筷子思索：「就係不停咁做SBA囉。同埋因為我係讀設計，所以都係設計吓唔同既野。」

「例如呢？」

「我最近就要設計一個環保袋，我俾你睇吓啦！」cynthia在手機中按兩按，展現出一幅設計圖：「我個同學個男朋友呢，跟住佢幅設計圖嚟親手整咗袋出嚟呀！」

唔係真事呀嘛？咁勁？

「咁如果有人肯幫你整返個呢？」我打趣地問道。

「直頭同佢結埋婚都得呀！做咩呀，想整個俾我咩？」

咦？cynthia這句是只是單純的寒暄，還是有弦外之音？

「不過一睇你個樣就知你冇乜VA細胞架啦，算吧啦！」cynthia搖搖頭，繼續埋首於米線之中。

「好話啦，我由細到大，VA又真係好似未合格過。」

「其實你有咩叻呢？」

「嗯.....」一路覺得平平無奇的自己，突然被人如此一問，的確令我有點兒啞口無言。

「寫吓野囉.....再唔係既我游水都OK架！」我嘗試從零碎的嗜好中找到兩項較為良好。

「識游水真係好，我由細到大都唔識游架，我都好想可以去沙灘玩水.....」

「因為忙所以去唔到？」我問了一道無關痛癢的問題。

「都話因為唔識游水囉！」

「對唔住.....」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生氣，只好先道歉來。

「冇.....」cynthia也好像感受到剛剛由自己身上發出的怒火：「下次啦，等我減完肥之後陪我去沙灘呀。」

「好呀！」

其實我完全明白cynthia這句話只不過是是用作打圓場之用，先別說什麼減肥是女生的終身事業，光是她的語氣也不難聽得出她是敷衍著我。

不過唔緊要呀，起碼之後約佢去沙灘又可以多個藉口！

「話說你幾時生日架？」

「七月一號囉，做咩呀？」難不成cynthia也在拼命地尋找著話題嗎？

「咦.....咁咪姐係巨蟹座。我三月二十三號出世架，所以我係白羊座。」cynthia計算著我倆的星座屬性。

「咁所以呢？」

我倒是想不到外表看似理性的她，原來對星座運程還是有一點點研究，反觀我到了現在，連十二個星座都未能背誦出。

「我記得巨蟹同白羊好襯架，直頭係天作之合！」不是吧，難道上天連這個也安排得如此周到？

「咦？」肥正在電梯前止住了步，害我和加拿大仔一時未有注意而撞上。

「依家姐係點呢？你喺買起咗個電梯？」加拿大仔硬把肥正推開，好讓自己能登上電梯。

「噃條女.....睇嚟唔係小兒科，兄弟你要小心啲。」

「何出此言呢？」

「大佬佢一時就撓住你姣吓你，但係一時又有意無意咁提起佢之前條仔咁，睇嚟唔係咁簡單啲。」肥正神情若有所思似的。

「咁大師有咩高見？」加拿大替我關心起來。

「你估條女.....會唔會真係搵傑哥仔做水泡呢？」

「食屎啦你！」待電梯到了下一層時，我搶先一步踏出並立正：「我麥俊傑，要正式去追CYNTHIA！」

.....

「依家又姐係點呢？到底部電梯係肥正買咗定你買起咗？」

第二十九章

你問我有冇信心？

老實說，我不知道，也不清楚。

儘管以現時與CYNTHIA的相處來說，我深信交往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如硬要用上一個較為科學的用語，我和她正值「曖昧期」。

可是有一點令我卻步的，是肥正的話。

如果佢真係搵我當水泡既話，咁點算？

我沒想什麼。

應該是說，我沒有別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是，盡我最大的能力去讓她感覺到被愛，讓她喜歡我。

愛上我。

「下個星期就水運會啦喎，你唔係要去操水咩，做咩仲約我食飯既？」

「我咁叻，一睇就知唔洗操水都擺到獎啦。」我深深的吸了口大氣：「想見你咪約你囉。」

「做咩冇啦啦講埋晒啲咁既野呀？」

哼！今天，我可是有備而來！

其實今日與肥正和加拿大仔二人在M記聊天那天只差一星期，但我早已與他們討論好，若要成功與CYNTHIA有更進一步的關係，必先盡早行動。

有見於此，今日正正就係我既表白大行動！

「嘩，到時唔好驚，一野拖實條女隻手就得架啦。」回想起加拿大仔把一件不可能的任務說得像食生菜般輕易。

「你唔係覺得呢條友仔聽完你講唔好驚就真係唔驚呀嘛？」

「咁橋王你又有咩好橋呢？」加拿大挑釁著肥正。

「我Q知咩！我都未試過表白既，從來都係得女仔追我。」

說實在，我有點後悔找他們兩位作我的軍師。

「不過講咩都係假既，條女係有意既，你是但講句佢都會肯。相反，如果佢真係玩玩吓既，你做乜都冇用架啦。」

肥正又突然彈出一句極有意義與深度的話。

「係呢，你鍾意聽咩歌架？」待與譚仔呀姨下過餐後，我又嘗試了解更多CYNTHIA的嗜好。

「嗯.....我聽英文歌架。」

「吓？英文歌呀.....」我頓時面有難色的喃喃自語著。

「做咩呀？」

「冇呀.....我咩歌都聽，就係唔聽英文歌。」我聽見英文二字便開始頭痛。

「點解呀？明明英文歌好好聽啲！」

「我都聽唔明佢唱乜.....」我有點無地自容，只好把頭壓低好讓不與她的目光對上。

「咁唔通韓文歌日文歌你又聽得明咩？英文好似中文咁，都要慢慢學架。」

「之但係.....我直頭係一見到英文字就會避開佢。」

「咁你都知個問題響邊啦，仲唔改？」

「.....」

我實在不想再與她談論這話題，但一時又未找到別的來談，大氣間因而產生了一種尷尬的味道。

而這味道，更是持續至整頓飯局。

糟了，這樣的話，別說什麼表白的話，光是朋友也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到底我地點解會做到朋友呢？」CYNTHIA咬著吸管無聊地問道。

咩話？

「我既意思係，大家鍾意既野又唔同，朋友圈子都唔同，點解會成日約出嚟呢？」CYNTHIA見我驚訝的表情，立馬作出解釋。

「我都唔知呀.....我地好似.....真係冇乜共同話題咁.....」

「不過.....我唔知點解就係好想見到你.....就係咁.....」是這樣吧，把自己心中的話毫無掩飾地道出來，是最好的做法吧？

「做咩呀.....」 CYNTHIA鬆開了口，用指尖指著我的眉心：「你唔係鍾意我呀嘛？」

.....

第三十章

「你.....講咩呀？」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她會突然問這條問題？

「我同你係兩個唔同世界既人，一齊都唔會有好結果架啦。」

「你又知？」

「.....」CYNTHIA彷彿不有預料到被我這問，一時未有答話。

「我係一個好獨立既人，特別係因為佢，令到我更加獨立.....比起兩個人，我更加鍾意自己一個人咁生活。」

「你呢句係.....出至真心？」

「之前既我都有嚮往過啲好童話式好浪漫既愛情故事，但係依家人大咗，諗既野又唔一樣。」也許，她所說的話，我永遠也不會明白，亦不能體會得到。

照這樣來說，她算不算是我表白之前已經拒絕了我？

「我約咗人呀，走先啦。」

食罷，我和她便在附近的地鐵站分道揚鑣。

咁.....我依家算係點樣呢？

打了電話給加拿大仔和肥正，但他們都有事在忙而未能出現。此時，心中突然浮現出一位沒有太深交情既人。

「點呀？佢拒絕咗你？」KITTY聽到我來電後，沒多說什麼便約在海旁相見。

我把CYNTHIA的話全告訴給KITTY，她卻微微一笑：「我一早就講過佢唔係咁易追架啦，咁你依家想點？」

「我都唔知.....」清勁的海風打至我臉，令我精神為之一振，一時忘了現在還是炎熱的九月。

「我剩係想響中學生涯拍到一次拖，好似你同肥正咁.....」

「我同佢？哈，乜佢冇同你講我地最近發生咩事咩？」

「吓，你們發生咩事呀？」回想起來，近幾天，課室的確少了KITTY的身影，而肥正又好像比以前更有空，除了今次之外，基本上也算是隨傳隨到。

「冇咩咩既，咪又係熱戀期過咗之後，大家感情開始變淡啲囉。」

「有冇咩我可以幫到手？」

KITTY只是坐在海旁的長椅上，呆望著大海未有回答。

「有啲野，唔係外人可以解決得到，就算係我，都冇可能完全明白佢諗咩……」這句話不難聽出她內心雖有傷心，但又極為無奈。

「講返你個邊啦，其實你最想點呢？」

「我剩係想同佢……有進一步既關係囉。」海浪拍打著岸邊，顯得氣氛格外的清靜。

「咁就不如唔好理咁多，跟住自己個心而行動一次。」KITTY乾脆脫了平頭鞋，盤腳而坐：「反正你個心一早就有咗答案，你搵我都只不過係想我講你心中既答案出嚟姐。」

「你既意思係……」

「去馬啦，唔去你就會後悔一世。就算失敗都好，起馬無悔先啦！」KITTY拍拍我的肩膀：「我同肥正一定會支持你架！」

「嗯！」

其實KITTY講得啱，我約佢出嚟根本唔係諗住聽佢分析。我剩係想從佢口中得到肯定。

「話說你同肥正個到……」解決了我那方面之後，是時候關心一下她的近況：「淡咗咪見多啲囉，冇問題架。」

「唔係咁簡單架……好多野淡咗就係淡咗，見幾多都冇用。俾你見到佢個人又點啱，佢個心都唔係諗緊你。」

「你唔明架啦，等你同CYNTHIA拍返兩三年拖先啦，到時你又會明。」此時，我看不清到底KITTY臉上的笑容是扮裝出來還是出至真心。

但不明瞭也罷，反正今天之約已經足以令我有了決心行動。

雖說行動，但實情我也不知該如何實行，只好暫時作罷，畢竟今天都已經是星期天，但手頭上的功課可是一份也沒做過。

「屎忽！」

？

正當我努力把手機裡頭肥正給予我的功課答案搬字過紙時，CYNTHIA突然傳來一個WHATSAPP。

第三十一章

「做咩呀？」

「你呢.....鍾唔鍾意C ALLSTAR架？」

「吓？還好啦，做咩咁問？」反正我也不想面對功課，倒不如躺在床上專心與她傳信息吧，功課什麼的待回學再抄。

「咁你有冇聽過佢地首天梯呀？」

「都好難未聽過喎，呢首直頭係佢地既成名作嚟.....」歌曲中的旋律，隨即在腦中播放出。

「因為我太鍾意英文歌啦，所以有時聽到啲好好聽既旋律之後會幫佢填份英文詞。」原來她除了藝術之外，在文學方面亦有一定的造詣。

「你既意思係.....」難不成她要唱給我聽嗎？

「我要令你鍾意英文！」在她的名字下，再不是輸入中，而是.....

錄音中。

不消數分鐘，有三段錄音安靜地出現在我與她的對話之中。

我戴上耳機，仔細地聆聽她的歌聲。

耳機中播放出的，正是她那溫柔的聲線。雖然並不是動聽得令人聽出耳油，但卻令我不停地回播，更是於電腦中下載好讓能夠得以保全。

她所唱的，正是C ALLSTAR「天梯」的副歌，填的正是她自己所創作的英文歌詞。雖則我聽不懂歌詞的意思，我甚至未能聽出她所唱的每個生字，但這絕對是我最喜歡的英文歌。

沒有之一。

「點呀？我都知我唱得唔好聽架啦。」

「還好啦，起碼冇走音先。」我嘗試假裝平靜的心情作出評語，但實情卻是激動得在自己房間中的床上大跳著。

「屎忽。」

「做咩呀？」

「你都要唱。」

吓？點解呀？

「得我一個唱好似好尷尬咁.....我唔理呀，你都要陪我唱呀！」

「但係.....我都唔聽英文歌既。」我搬出藉口以便推搪。

「咁咪唱中文囉！快啲唱呀，唔係我唔理你架啦！」與我對話的，彷彿再也不是一個思想成熟的CYNTHIA，而是一個內心依舊是活像小孩的她。

「係啦係啦.....」我思索了一會後，清唱出「天梯」給她。

「好難聽呀！」可惡，還竟敢說我不是！

「咁你又叫我唱.....到你唱啦！」

就這樣，我和她便一人一首流行曲，一中一英唱至深夜。我突然在這時候，感到有一絲的觸電感.....

唔通，呢種感覺就係叫做戀愛？

「歌神，依家幾點呀，我聽日仲要返工架。你係唱就留返朝早再唱啦。」在主人房的媽媽不滿地嚷道。

「唔好意思呀，我呀媽話我唱歌好嘈，唔可以陪你唱落去啦.....」

「唔緊要啦，聽日要返學，我都差唔多要訓啦。」

但是，我並不想白白浪費了這個大好機會。KITTY今天在海旁說的話，我還記憶猶新。

「係呢.....你仲記唔記得你今日問咗我一條問題，但係我仲未答你架？」我作出試探問道。

「吓.....我地傾咗好多野嘞，邊記得呀。」說得也對，我也未有想過她會記得。

「你今日問過我，我係咪鍾意你.....」這番話，我並非打字發送，而是錄音：「我可以答你.....我係。」

還是結結巴巴的。

「你講乜野呀？」我深知CYNTHIA明瞭得很我所說的話，只是沒法相信而已。

「我知我同你只係識咗一個月到，但係唔知點解第一眼見到你既時候，我已經好留意你.....可能呢啲就叫做一見鍾情啦。」

見她久久未有答話，我只好再問一句：「你會唔會考慮吓.....俾一次機會我？」

晚上的氣氛十分安寧。同樣地，也十分嚴肅。

第三十二章

我這番舉動，說穿了就是把我和CYNTHIA的友誼放上了賭桌上，但照KITTY說的話，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定會後悔一輩子。

「我唔係一個平易近人既人，身邊既人都因為我啲脾氣而離開我。」

「我唔會.....只要你唔趕我走，我一定唔會從你身邊消失。」

「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她還是未有正面回答，只給了我一句十字金言。

「你既意思係.....」

「早啲訓啦，屎忽。」在這句話後，是一顆紅色的愛心符號。

睇嚟呢晚，我會訓得好甜。

好甜。

「戀愛大師，你完全估錯晒啲。」

隔天，加拿大仔於班房拿出他剛剛於M記購買的早餐大無私樣地吞嚥著：「傑哥仔得米啲。」

「你聽清楚先啦，依家條女係話肯俾佢追，有話追到手啦咩？」肥正搶過他的薯餅：「真正既情場高手，呢個時候先會發功。」

「我就唔信佢係你口中既情場高手啦。」我正趕著抄寫功課，頭也不抬的回應著。

「呢啲咪高手囉。」

就在此時，肥正的目光再也不在我們二人身上，而是桌下的手機。

「做咩呀，條女搵你？」我瞄了一眼後隨即再專注於功課之上。

「嘻，我呢啲兒女私情小事啦，你個邊大件事啲。」肥正乾脆把手機放進書包裡，好讓無法得知有否信息。

「唔係啲，聽講唔小事架啲.....」加拿大仔自覺說多了話，立馬合上嘴巴。但還是被肥正揪個正中：「邊個同你講架？」

「傑哥仔今早返學撞到我，之後同我講架。」

「咁你又響邊到得知呢？」

「咪就係從你條女口中得知囉，好心你啦，著緊佢多啲有幾難啲。」我總是認為肥正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啲細路仔，邊到明咁多呀。」說到這裡，肥正忍不住搖頭嘆息。

「唔明咪講到我地明囉。」加拿大仔「八公」的性格又再次出現。

「冇既.....咁一齊耐啱，自然就會冇好似一開始嗰時咁熱情架啦，咁咪可能見少啱佢，關心少啱佢囉。」

「咁見返多啲，關心佢多啲咪得囉，好簡單啫。」加拿大仔對症下藥道。

「你咁死蠢都諗到，你估我諗唔到咩！不過佢又覺得我係扮野，唔係出至真心啲。」說罷，肥正忍不住無奈地笑了一聲。

可是，我愛莫能助。

「咁.....點算？」我無法想像這問題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都唔知，不過如果一直都係咁既話.....你明架啦。」

「有咩唔啱咪約出嚟三口六面傾晒佢囉。」加拿大仔依舊一臉「I DON'T GIVE A SHIT」的樣貌說著。

「唔啦，廢事啦，拖得幾耐得幾耐啦，話唔定個問題會自自然然咁冇咗呢！」肥正無可奈何道，從書包中掏出英文教科書。

「係啲！我又唔記得第一堂係英文！」加拿大仔立馬跑回自己的座位上等待著MISS.TIN的來臨。

「又話自己好鍾意MISS.TIN，連幾時上佢堂都唔知！」肥正暗笑著。

「你見佢上次英文個分同我一樣就知咩事啦，嗰期見邊個靚就話鍾意邊個，係一隻好純正既狗公。」

「不過講開又講，我都係好懷疑你個女神。」

「正哥，我知你好擔心我，不過你就即管俾我試一次好冇？」CYNTHIA昨天發給我的信息，現在還刻進我腦海中。

「我唔係唔俾你試呀，只係.....」

「咁你就唔好再成盤冷水由頭淋到隻腳到啦。」這句話的道理簡單得很。

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

「有咩幫到手既，即管開聲。」肥正從後拍拍我的膀臂，無形地給予了我一股極大的力量。

第三十三章

有時候，朋友就是這樣。如比起多說幾個無聊得極致的廢話大道理，倒不如當上自己最強大的後盾。

「講咁多做咩呀，星期五就係水運會，操好水未呀？」我和肥正同為學校泳隊成員之一，雖未在學界比賽上留名千史，但要在校內攞得幾個獎項，絕不是難事。

「你知架，我唔係要操水，而係.....」肥正的話還未說完，雞脾姐突然插嘴：「減肥呀嘛。」

「嘩！你又偷聽我地講野呀？」

「其實你到底聽埋聽埋知道我地幾多野架.....」我愈想愈心寒。

「頂你地三條友講野可唔可以細聲啲，朝早好眼訓呀！」雞脾姐揉揉雙眼：「你地講既野咁冇營養，聽嚟把鬼咩！」

「話說，cynthia鍾唔鍾意搞吓啲浪漫野？」看來肥正又想到了什麼屎主意出來。

「邊有女仔唔鍾意浪漫架，條女仲要讀va啲，直頭浪漫主義啦。」雞脾姐乾脆坐直腰板，參與話題。

「不如咁啦，星期五比完賽之後，你送塊金牌俾佢，同好深情咁同佢講：你響我心目出，永遠都係第一。」

不知為何，聽罷我胃腸傳來一股嘔吐感，幸好我還是生吞下去。

「會唔會老土咗少少？」我已經把心中的話包裝得很好從而道出。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溝！」

「又唔係唔得既，不過啲句說話可以唔洗理，我驚條女聽完之後會俾返塊金牌你。」雞脾姐給予了一個頗為中肯的意見。

可是，我們都算漏了一個重點。

而個重點，亦令到整件事收晒皮，係完完全全地收晒皮。

「屎忽你除衫，之後轉個背面俾我呀。」水運會當天，cynthia突然提出一個令我有點難堪的要求。

「你想點呀？」

「快啲啦！」只見cynthia把從背包中掏出一支油性筆，我便大概了解她想做什麼。

「寫好未呀.....」轉眼間，cynthia已在我身後不知寫了什麼。

「得啦，你記住今日一定要贏呀！你記得你講過啲咩架！」那天與肥正和雞脾姐討論過後，我便立馬跟cynthia許下這個承諾，而她也欣然接受。

「喂，你地一人拎一副眼鏡啦！」kitty給了我和cynthia一副紅色的眼鏡外框，沒有鏡片，雖說外表醒目，但是.....

「戴咗之後好似傻仔呀！」cynthia見我戴後笑得彎下腰來。

「你都要戴呀！要傻就一齊傻！」見狀，我一手搶過她手中的眼鏡，再為她戴上：「哈哈你都好似傻女呀！」

cynthia拿起電話並打開拍照模式：「屎忽你傻啲！」

隨後，我走進了鏡頭範圍之內，擺出一副傻小子的表情，與cynthia拍下我們第一張合照。

有趣的是，cynthia與她的前度也是在這游泳池拍下一張合照，儘管老地方依舊一樣，但裡頭中的人物再不一樣。

我要取替既，並唔係佢既前度，而係要取替佢前度既位置.....

我要做cynthia既男朋友！

「喂，第一項游一百蛙呀，仲唔快啲去熱身！」肥正從KITTY手中拾過泳鏡，示意一起到池中熱身。

今天，我就要在CYNTHIA面前一展我麥俊傑的長處！

熱身過後，因為我和肥正同時報名參加一百米蛙泳，所以都乾脆坐在召集處，等待著比賽。

「係咪兄弟先？」

「你咁講得，我打死都唔認你係我兄弟。」肥正把最後一口的香蕉嚥下去並隨手一拋。

「送金牌呢條橋又係你諗既，幫人冇理由唔幫到底既！」肥正游泳技術其實與我相差無幾，因此我也未有十足的把握。

「咁樣樣呀.....」肥正若有所思似的，不知又在盤算著什麼鬼主意：「如果係咁既話，你就當係欠我一個心情，之後無論我叫你做咩你都要做，得唔得先？」

響呢個時候，我有得答你唔得咩？

第三十四章

但是，你們還記得我剛剛說過，我還算漏了一樣事情嗎？

我喜歡在水中的感覺，因為在泳池中，只要你把頭壓進水內，便不會聽到任何外界的聲音，只有身體擊打著池水而發出清脆的水花聲。

在此時，頭腦不知是否游泳池中的水冰冷而變得特別冷靜和理智，集中地思考著內心的問題。

到底我響CYNTHIA心中，係一個咩地位既人？

佢係咪只係同我玩吓，甚至當我係佢前度既水泡？

佢有冇真係諗過，同我一齊？

基本上，以上所有問題我都無法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但是此時我只認清一件事：我對CYNTHIA係好認真。

雖然只認識了幾個月，但對她的愛意卻一天比一天來得深厚，也許.....這就是傳說中的一見鍾情吧。

「咦？」

小腳突如其來的一痛，令我從思緒中抽回到現實。

做開運動的人都對此痛不會有任何陌生。

仆街，我抽筋呀！

「大獲。」我心知不妙，眼見面前不到十米便到達對岸。但這次是游一百米，因此我還要硬撐至回去！

三.....二.....一.....

總算是碰到了池邊，身體命令我立馬止住一切動作，等待著被人拯救。可是一想起CYNTHIA，我便知道我不能在這時停下，我必須要游回去！

「頂撻住呀！」我在水中破口大罵，實情根本聽不到任何聲音，常人只看見水中冒起了幾個氣泡而已。

但這幾個氣泡，充滿著我對CYNTHIA滿滿的承諾。

我係絕對唔會放棄，我麥俊傑，講得出，就要做得到！

特別是CYNTHIA，就算是要我拼了命，也要游回去！

生硬地轉過身來，但雙腳用力撐池邊的時候，令小腳肌肉抗議聲音增大，害我連轉身動作都做不了，

止在池邊。

此時，肥正也剛好要轉身，他冒眼瞄到我，想必也知道我現時的突發事情。我向他搖搖頭，他卻對我點頭便一個箭步撐牆出發。

唔得.....響呢個時候停低既話，唔單止俾唔到獎牌CYNTHIA，上到水仲要俾成班人笑.....我一定要游返對面！

之後，我便只能像一個初學游泳的小孩子般，手腳完全不協調的游過對面。而池邊的救生員也一步一步的跟著我步回對岸，生怕我有什麼不測。

「對唔住.....」豫記得被肥正扶回看台時，我不敢望著CYNTHIA說話，吞吐了半天只說出這三字。

「屎忽！」這語氣，並不是一道溫柔聲線：「邊個叫你死頂架？」

她一下子放下手中上的啦啦球，跪下並著手替我揉搓左腳小腳：「痛唔痛呀，洗唔洗細力啲？」

「我係右腳抽筋.....」

「好心你啦，邊有人游一百米就抽筋架？」肥正接過KITTY的寶礦力喝著。

「喂你仲好講，你見唔到我對你搖晒頭咩？你做咩一野衝走咗？」

「吓？你唔係叫我唔洗理你咩？」肥正回想起當時的場景。

「仆街！」

我搖頭的意思，是叫他不要游那麼快，等待我。

「其實就咁既.....」肥正坐在我身旁：「就算我等埋你又點呢？呢場比賽又唔係得我同你，今次你好彩啦，抽筋都俾你拎到塊銅牌。」

他說得也有道理.....

「係呢.....銅牌你要唔要呀.....」

「你覺得我係啲咁CHEAP既女人咩？」CYNTHIA拍了一下我的小腳，痛得我緊皺眉頭卻不敢叫痛。

第三十五章

「五十米背泳，第一次召集。」

「咁我去游水先啦。」我嘗試站起來，但發現雙腳不停地抖動著。

「屎忽你返嚟！你咁樣點去游水呀？」CYNTHIA半推半就的把我拉回座位上，繼續替我按摩小腳。

「咁係你話.....」我還未說完，她已把話搶過去：「係啦係啦，銅牌我都要啦，我唔想睇到你又傷多次呀.....」

「你既意思係.....」我硬要在這個時候裝傻。

「我唔想再同你去多次醫院呀！」不知是陽光的關係，還是我的錯覺。

我總覺得CYNTHIA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臉頰紅紅的。

「肥正，你幫佢同陳SIR講佢受傷，游唔到之後既比賽啦！」儘管CYNTHIA對我和肥正的語氣實情是相差無幾，但我卻覺得她剛剛的擔心是真實反應。

我倆未有繼續對話，但她雙手運用著柔和力度在我小腳按摩，未有停下來。

如果SOD中的情節不單純是存在每位男性的幻想中，我是多麼的希望時間停止器正握在我掌心之中。

小腳的疼痛漸漸地褪去，可是我還是自私的沒有跟CYNTHIA道出這句話，反倒是安靜地享受著這帶著半點非分之想的時刻。

身邊不時有其他學生和老師走過，而有些更是帶著奇怪的眼光，但又如何？此時此刻，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無視所有事物。

「喂，老實講，其實你係咪扮野啫？」

待了一會，我還是老實地跟CYNTHIA說我已經好多了，隨後肥正和加拿大仔便撐扶著我到更衣間裡頭更衣。

「我唔係你，唔會出呢啲下三流既招數。」我反了眼白眼，用毛巾拭乾身體。

「肥正你又係既，做咩問埋晒啲咁既問題喎，係人都知佢係扮架啦！不過條女信呢吓先神奇呀嘛.....」加拿大仔搭著我肩膀：「估唔到原來你先係師傅，功力仲響肥正以上。」

「痴線。」

「勁啦，識得玩計中計，連我都差啲俾你呃埋！」肥正不懷好意的盯著我：「邊個教你架？」

「.....」

其實我好想講，我真係抽筋.....

不過我更加知道既係，我點講佢地都唔會信。

所以.....

「你條女囉。」

「唔係掛，佢會教埋晒啲咁既野俾你？」肥正果然不相信這番話。

「信不信由你，冇你咁好氣！」我穿回學校運動服，拾回自己的游泳衣物便離開，留下食著花生的加拿大仔與滿臉問題的肥正。

回到游泳池，餘下的時間我都只能當座上客，幸好的是，CYNTHIA身旁正好有個空位.....

仲洗問既？

我二話不說便坐了下去。

「哥哥乜你坐呢到架咩？」有一位天真無邪的中一學生問道。

「有咩問題呀？」

「噃，原來想溝姐姐呀嘛.....唔阻你地啦！」對不起，我必須更正，她絕非天真無邪。

「依家啲小朋友真係呢.....」

「咁.....你係坐呢到架咩？」我竟想不到，CYNTHIA與她問了同一道問題。

「唔係呀.....不過我想坐你隔離，唔知可唔可以呢？」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如此的回答她。

「屎忽。」只見她微微一笑，想必是接受我這答覆：「點呀你，隻腳仲有冇事？」

「有呀，好痛呀！」我立馬假裝痛楚的樣子。

「再扮呀你！唔理你呀！」CYNTHIA從身旁的袋子掏出水瓶，卻發現裡頭的水早已喝光。

「你估呢.....晏啲有冇人陪我食飯？」我連忙拿出能量飲料給她，本想著她不會喝，想不到她竟一手接過：「我唔離口飲架啦。」

等等先.....

佢係咪，直接飲我支野？

咁樣.....我地算唔算係.....

間接親吻？

第三十六章

「我都係鍾意飲水，寶礦力太甜啦。」

「係咩？」我隨即喝了一口，真的很甜。

不知是否，因為她喝過的關係，害這支寶礦力也產生了什麼化學反應，甜得非常。

「完咗水運會之後我要返學呀，不過都可以同你食個飯既。」

「點解要返學既？」

「因為Miss.Wat又將我畫既野打返轉頭，所以又要再畫過.....」說到這裡，她臉上浮現出極為疲憊而無力的表情。

「原來係咁.....」

我實在說不出「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呀」這句子，無他，因我的藝術底子極度差劣，基本上除了火柴人以外，再沒什麼是有信心。

「不過算啦，呢啲事成日都發生，好快我就慣架啦。」

「Miss.Wat點可以咁架，假假地都叫你啲心血呀，點可以話唔好就唔好，仲要再畫過。」因為初中的時候，VA是必修科，因此我也有被這位老師教過。

簡單來說，她是一位同樣擁有著藝術家性格的人。只不過，她的卻是更為令我討厭。

雖說大多老師看似知識份子，實質與師奶無疑，但她的八婆底子可是更甚，極愛打聽學生的私生活。

一句講晒，我對呢個老師一啲好感都冇。

「喂，我唔俾你話佢呀！佢對我好好架，教識我好多人生道理。」原來，我是站錯了立場。不，我只是猜錯了她的立場。

「例如呢？」

「佢成日都話我地女人唔可以諗住搵個有錢老公過世就算，女人都可以獨當一面，成為女強人！」

「咁只係因為佢咁多年都係單身冇男人要，所以先講埋晒啲咁既野啫，你千奇唔好聽佢講呀！」

「喂！屎忽！」我不小心把心內的說話說了出來：「就算佢真係冇人要，我地成班VA子女都會一齊養佢！」

「你地.....都好齊心喎。」我自知不可以再講錯任何話，只好轉移話題。

「都係架，我地十二個人個個都出生入死架。」

「出生入死？」我明白CYNTHIA只是用上了誇張的手法，但我卻不能明白這意思。

「我地次次趕SBA既時候，日日都睇住個太陽落山先返屋企架，有時仲要留到十點幾先走得。」CYNTHIA輕描淡寫的說著她的日常。

「吓，咁咪好辛苦？」

「都係架，不過冇辦法啦，鬼叫我鍾意VA咩。」

我們就這樣，又回到了最初的輕快氣氛。

大約是一個星期前吧，還記得我對CYNTHIA算是又愛但是又很怕，生怕自己說錯了什麼話，豫恐她對我有著什麼壞印象。

可能是因為身邊的友人都說她是什麼「生人勿近」之類的，因此產生了一種害怕之意。

交流多了後，其實她也只不過是普通人罷了，雖然有時的確是想不到猜不著她想什麼，但我深信只要我們繼續維持著這關係，以上都絕不是問題。

「諗咩諗到入神呀？我地贏咗呀！」

「吓，贏咩呀？」我回過神來，並查覺所有人無一不是掛著笑容。

「我地紅社贏咗全場冠軍呀！」CYNTHIA樂得站了起來：「雖然呢個冠軍，屎忽你冇參與到，不過你都有份拎既！」

「咩冇參與呀，我都有拎個銅牌架！」我也跟著站起來，享受著勝利的快感。

此時，我把剛剛肥正給我的銅牌掛在CYNTHIA的頸項：「送俾你架。」

我知道，CYNTHIA現在的笑容再也不光是因為紅社得了冠軍：「雖然呢個獎，唔可以代表到你響我心目中既位置，但係……」

「我會盡全力，俾最好既野你。」我倒是頭一次敢正巍著CYNTHIA說出如此肉麻，難以啟齒的承諾。

但，她很喜歡。

果然所有女生，都總愛聽浪漫情話。

「多謝。」

第三十七章

攝影學會的學生步至我們紅社所在的看台位置：「睇大家咁開心，不如影返張大合照啦！」

我順理成章的站在CYNTHIA身旁，臉上的笑容是多麼的燦爛，這恐怕是我人生當中笑得最開懷的一次吧！

「咦？點解姐姐你個獎牌係男子既？」又是一個不懂事的中一學生問道。

「冇呀，你睇錯啦！」她聽罷，立馬從頸椎除下獎牌並緊握在手心。

「大家準備好啦，黃SIR你要再企過少少.....」站在最前方的學生持著說不出型號的相機，正為一眾師生排好位置。

「對唔住呀！」CYNTHIA在我身旁耳語道。

「唔緊要啦，知你份人低調。」我用了一個不知是無感還是嘲諷的語氣說出這句。

說不要緊的，明眼人一聽便知是謊言，這種情況就像你與另一半手牽手逛街，突然遇上友人，隨即被狠撇開手的感覺。

「三，二，一！」該學生按下快門，我們所有人還是保留著原有的笑容。

唔知我同佢，可唔可以一齊笑落去？

「喂，食咩好呀，我三點要返學校呀，所以剩係可以響附近到食。」她說罷，我瞄了游泳池的時鐘一眼，是下午一時二十八分。

「可唔可以.....唔食譚仔呀？」

「但係你俾唔到塊金牌我啲.....」CYNTHIA給予一個奸笑的樣子：「不過我今朝先食完譚仔，你話事啦。」

男生們，這句話是不是光聽起來便直起雞皮疙瘩？

對！這番話根本就是一個陷阱，理論上，不論我提議什麼地方也好，總不能滿足她的心意。

你問原因？

很簡單.....

因為就連佢都唔知自己想食咩！

「大快活好冇？」麥俊傑，你還真有你的，居然連這個答案都能搬出嘴唇邊。

「好呀，就大快活啦。」

等等先.....佢講咩話？我冇聽錯呀嘛？

她答應了嗎？這.....這並不是我預計中的答案呀！為什麼她會如此爽快的同意了我的建議？

「諗咩諗到咁入神呀？」CYNTHIA見我久久未有答話便問道。

「冇.....我只係隨口講吓，估唔到你居然答好啫.....」

「屎忽！」CYNTHIA一掌打在我背脊：「乜你覺得我係啲死港女咩？」

「唔似.....你直頭係呀！」我回敬了她一下，欠身便跑上看台樓梯。

「屎忽你同我返嚟！」CYNTHIA的聲線大得覆蓋整個游泳池。

「吓，你講咩話？大聲啲！」我只不過是想再聽她親口大聲道出我倆之間的暗語，儘管用詞再難聽再低俗。

但係只要係由佢口中講出嚟，我都覺得好好聽。

「喂，走咁急做咩呀，俾人追街數？」可惜，以上這句絕非用於我的死黨們。

「有咩幫到兩位？」我不耐煩的問道。

「唔好咁講，應該係話唔知我地兩位阻唔阻住你地？」加拿大仔指著樓梯下的CYNTHIA。

「有野就講，有屁就放。」

「就咁既，唔知兩位想食咩呢？」肥正開門見山。

「吓.....」我看著正執拾的CYNTHIA：「我今日唔同你地食啦。」

「嘩你條死仔有異性冇人性呀！」

「如果係咁既話，咁我就返屋企架啦。」加拿大仔打了個呵欠。

「好心你啦，唔好日日響屋企得唔得，得閒出嚟呼吸吓新鮮空氣唔洗死既.....」肥正一手摀住加拿大仔的口：「定係.....其實你係吸血鬼，唔見得陽光？」

「在家就千日好，你唔明架啦。傑哥仔就陪佢條女食，喂聽講正哥仔你都有條女架喎，不如搵佢陪啦，唔洗理我架，我自己嚟得架啦。」

「喂，唔好亂講野。」我插話，但暗地裡，我極喜歡加拿大仔的用字。

「佢肯我就唔洗搵你地啦.....」

第三十八章

「係咪又發生咩事呀，洗唔洗我幫你問吓？」朋友出事，我總不能站在一邊看戲吧。

「你？你連自己個邊都搞唔掂啦，我個邊過幾日就冇事架啦，放心啦。」肥正轉過頭向加拿大仔繼續說：「行啦，最多我請啦。」

「咦？咁又唔同講法.....」我再沒理會他們的寒暄，回到cynthia身邊：「行得未呀？」

「行得啦，係呢，啱啱同你傾計既係.....」

「我啲朋友嚟，學校見到佢地既時間叫佢地兩個廢柴得啦。」我也掀起自己的背包，與她一同離開游泳池。

「咁衰架你。」

「咁佢地又真係冇野叻喎，我地次次派卷既時候都係鬥低分既！」我倒是帶著半點自豪的心情告訴她。

「你係咪傻架？邊有人咁唔重視自己個分，仲要同人玩埋晒啲咁幼稚既遊戲架？」誰不知，CYNTHIA可聽得極為不滿意。

仆街，唔記得咗佢係一個好有上進心既女仔！

「乜你真係覺得.....讀書真係咁重要咩？」

「你話呢？作為一個學生唔讀書仲可以做啲咩？」不知為什麼，我把眼前的她與「母親」這個字連上關係。

「係咪真係重要到，剩係可以讀書，其他野就咩都唔做得？」我一時不有為意，說了一些悔氣說話。

「我幾時有咁講過，但係做人唔係應該要有上進心咩？定係你諗住一世就渾渾噩噩咁過？」CYNTHIA停下腳步：「諗野可唔可以唔好咁小朋友？」

「你講咩話？」我也跟著止住了步。

「我話你諗野可唔可以唔好咁小朋友呀，咁大個人係時候要識諗。」也許她也感覺到自己講錯了話，只把語氣調回平淡，但內容還是一樣。

「我點解要變成熟？」

「因為冇女仔會鍾意啲幼稚既男仔，我鍾意既係一個會為自己打算，識得計劃而識諗既男仔.....」CYNTHIA思索了一會後繼續彳亍道：「我唔想發現我地之間冇將來。」

我並沒有跟隨她的腳步，反倒是停在原地。

我地之間.....既將來？

「所以你既意思係.....你真係有諗過同我有將來？」我急起直追。

「男人老狗唔好咁婆媽啦。」她竟然害羞起來。

「嘩，講好咗架啦，你唔好到時反口呀。」其實我倆並沒有承諾什麼，但我就是不想放棄這個機會。

「睇吓點先啦。」CYNTHIA隨便敷衍了我一句。

「你企響到。」腦中又突然有一股傻勁湧止心頭。

「又點呀？」CYNTHIA轉過身來，直視著我。

麥俊傑，俾啲勇氣嚟，你個腦諗緊啲咩，就將佢實現出嚟啦！

我吸了口氣，走近向她一步。

在我倆之間，只剩下十五厘米。我聽到了不知是她還是我的心跳聲，很快。我甚至感覺到她呼吸時噴出的熱氣。

「你想點呀？」

我二話不說，一下子便攬住她：「只要係你唔鍾意既野，我都會改，信我。」

CYNTHIA未有掙扎，安靜地依靠住我的胸襟，她是否正細心聆聽著我的心跳？是次，再也不是什麼肥正教授的下三流招數，而是我確確實實地把腦子中的幻想實踐。

未幾，我便鬆開了手，雖說我很想與她一直擁抱下去，但我突然想起因為所有同學都離開游泳池，所以街道上不少熟人。

「快啲行啦，屎忽。」

第三十九章

「如果咁樣落去既話，會唔會真係俾你溝到佢架。」與CYNTHIA食過飯，再約她回到學校後，我也回家洗澡，隨即與加拿大仔和肥正二人打機通話。

「乜你好唔想我溝到女咩？」

「唉你地就好啦，依家得返我一個啦。」

「大佬，我連叫你陪我食飯都唔肯呀，唔通個天真係會跌條女去你屋企咩？睇住呀，上路唔見咗。」肥正沒好氣地說。

「喂，不過講開又講，其實CYNTHIA都有你同KITTY講得咁差啫。」

「我邊到知咁多啫，平時都係KITTY同我講架啦。不過CYNTHIA響佢個班到又真係冇乜朋友，啲人話同佢相處唔到啫。」

「吓？點解呀？」加拿大仔八卦問道。

「好似話咩條女好反社會人格，又唔鍾意同人相處，乜咩都唔鍾意.....總知就好厭世啦！」

「係咩？但係聽佢講，佢同佢班VA人都好團結啫。」我忙著應付敵人，隨便地回答著他。

「咁佢地全部人都有問題架嘛，實傾得埋架。」

「喂，你信唔信我唔GANK你個條路？」聽到肥正有意無意是說CYNTHIA壞話，或多或少有半點不爽。

「做緊咩？」一記Whatsapp信息傳來。

好了，現在出現了一道十分危急的問題。

CYNTHIA搵我，到底我應該揀打機，定係揀佢呢？

你話呢？

「冇呀，睇緊書啫，做咩呀？」聽說，說善意的謊言不會下地獄。

「如果打電話俾你既話，阻唔阻你？因為我唔想打字。」

「朋友們，再見啦。」我於SKYPE說下遺言後，立馬打電話給她。

「做咩呀？」我的聲線變得無比的溫柔。

「悶。」

「咁.....我陪你傾吓計好冇？」與此同時，我也正專注於螢光幕上，實在分身不暇。

「嗯。」

等等先.....好似有問題。

「做咩.....咁冷淡呀？」我試探一下她的反應。

「唔開心。」

「講嚟聽吓啦。」因我所控制的角色死亡了，所以我得以專心於解決CYNTHIA的炸彈。

「我唔係唔知點解啲老師個個都咁八婆，連人地做咩都要管住。」她的忍耐力終於到了爆發點。

「你講緊.....Miss.Wat？」對喔，她不是十分崇拜Miss.Wat嗎？

「嗯。」

咩話？

「佢見到我地今日響條街到.....之後我一返到學校就係咁俾佢抽水。」

「對唔住呀.....我真係冇諗過會咁.....」的確，今天的我是過份衝動。

「之後成班人都要一齊笑我.....真係好憎同人相處交流。」CYNTHIA喝了口水繼續道：「好憎呢間學校，好憎人類。」

「你冷靜啲先啦.....」我覺得她的反應避免有點過於敏感。

「你唔係我，你唔知佢地點話我！」

「.....」我無言以對，同時肥正打在遊戲裡打字道：「你條仆街如果再唔郁既話我就檢舉你！」

「我真係好想快啲畢業，唔想再留響呢間學校到。」

藝術家性格：非常敏感同時亦好厭世，導致好難同人相處。

「唔好諗咁多啦，訓一覺就冇野架啦。」我嘗試安慰著她，但總覺得帶著半分敷衍。

因為再不玩遊戲的話，恐怕真的會受到肥正的檢舉。

「我發覺同完你呻完之後呢，係會唔知點解特別嬲。」這問題十分簡單，因為我正在幹大事呀！

如果你唔係響我打緊機既時候打俾我既話，我相信我會更加有耐性。

「其實好小事啫，你咪唔好理佢地囉。」也許.....是我不太懂得女生的心在想什麼吧。

「算啦，冇野啦。」

「唔係.....對唔住.....」我再三止住了角色的動作：「咁你依家想點呀？」

「咩都唔想，我剩係想靜吓，再見。」

就這樣，cynthia便掛斷了來電。

第四十章

說實的，我剛剛根本沒有做了什麼錯的事吧？她要吐苦水，我就讓她慢慢吐呀！然後我不就回覆了她解決方法嗎？難不成還要我去阿諛奉承，說什麼：「乜佢咁八婆架，等我搵日去va房打佢一鑊先。」這樣嗎？

「乜依家啲女仔都咁港女既？聽完佢呻仲要俾佢話。」我回到了加拿大仔和肥正的通話。

「咦？你條重色輕友既仆街終於返嚟啦咩？」加拿大仔嘲諷著：「你又吹到條女好似女神咁，同其他女仔唔同咁，咁又係咁，天下烏鴉一樣黑。」

「佢地話就話同你呻，叫你做聆聽者就得，實情係想叫你附和佢，個個都係咁，試得多你就會明。」肥正還是一副經驗老到的樣子。

「喂，打埋呢場唔打啦。」

「大佬，兩點都未到喎，大不了咪聽日返學訓！」加拿大仔對於我的話表示帶著半分震驚。

「冇心情。」

嗯，就是沒心情。整場遊戲中，我都沒有認真參與過任何事情，自顧自地單機著。

原因？清楚得很，不就是CYNTHIA嗎？到頭來，我還是不明瞭女生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我突然發覺，原來CYNTHIA也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的中學生，沒什麼特別。

點解一開始.....我會當咗佢係我女神呢？

恐怕，我連我自己在想什麼也不太清楚。

那晚，我很早便攤上了床，但任我睡姿多麼奇特，天色如此黑幕，還是只能依在床上，眺著天上的彎月。

漸漸地，太陽的光主導著天空，大地重回一片光明.....

天亮了。

「早晨呀。」這句話，已變成我跟CYNTHIA每天的開場白。

「早。」

她還是依舊的冷淡。

「點解次次都係我同你講早晨架？可唔可以有一次係你同返我講.....」我故裝淘氣地回答著。

「其實你唔洗日日都同我講早晨。」

難不成.....是昨天的事嗎？她真的有這樣懷恨在心嗎？

「我係咪煩到你.....」我死死的盯著電話，但她的回覆則是把灰色的剔號換成藍色。

佢藍剔咗我。

我不明所以，卻無法作出什麼，靠坐在床上沒有任何動作。

佢.....係咪嫌我煩？

我一時煩悶著，就連要上課都忘記了。回校的時候，已經是上午九時，整整遲了一小時。

「做咩咁遲呀你？」幸好第一堂是miss.tin，不然恐怕要收警告信什麼的。

我未有回答，眼神死氣沉沉的一屁股坐在座位上，不發一言。

肥正見況，想必發生了什麼事，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安慰的話，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對，雖說是有點不開心，但現在的我更是有種不明不白的感覺，也許昨天的處理手法的確有不足之處，但不只於直頭對我不理不睬吧！

「麥俊傑，小息嚟搵我。」miss.tin在下課時叮囑道。

「冇野好講。」可是我只想獨自一人安靜地思考。

「你自己揀啦，收信定係嚟搵我。」

基本上，我沒有選擇的餘地。

「喂，唔洗咁愁喎，女死女還在。」加拿大不知何哪探出頭來。

「唔好煩我啦。」

「睇個樣又唔多似係收咗皮喎。」

「何以見得呢正哥仔？」加拿大仔搬了他的椅子前來。

「雖然尋日麥俊傑做咗傻仔，但係佢犯既錯又未需要去到死刑咁絕。」肥正理性地分析。

「你都覺呢.....」我沒好氣地趴在桌子上，有的沒的把整件事細說給他們二人。

其實說給他們聽，對我也沒什麼幫助，頂多也只不過讓我找來一個平台給予我發洩並發一下牢騷。

還有，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第四十一章

「係咪佢嚟m先咁呀？我聽講條條女嗰幾日都特別燥底。」加拿大仔的答案，我也有想過。

「又唔係個個女仔都咁樣既.....傑哥仔都睇咗佢幾個月，如果係m到既話，理應第一個月已經出事，冇理由去到今日先搞啲咁既野。」肥正再次當起偵探。

「咁你到底有咩高見呢？」

「冇，你依家可以做既係等待。」

「咁我要等啲咩同埋我要等幾耐呢？」我平生最討厭的就是等待，就連別人遲到也厭惡極了。

「你依家吓吓chur住人，就算人地唔嫌你煩都驚咗你啦。你都識講，佢話到明鍾意一個人生活，你想入埋去既，咪俾少少時間佢習慣吓囉。」

他說的話，我無法反駁。但，我卻心有不甘。

「我剩係想拉近同佢之間既關係.....咁都有錯咩？」

「冇，你冇錯。」雞脾姐看不過眼：「問題唔係響你到，而係佢身上，佢都仲未準備好，你迫佢只有反效果。」

我一時無法回答，雞脾姐見狀也直接地下了記大招：「做男人，就唔好成個女人仔咁痴住唔放，咁樣只會令人覺得你係一個長唔大既細路.....」

而且唔會有女人鍾意唔成熟既大細路.....

這席話，cynthia也有說過類似的。

嗯，的確有時我活像小孩般，但要認真起來的話，我絕不輸給成年人！我也可以替我自己打算好將來的路。

「你講得啱.....」我激動得拍枱站立於桌椅之上：「我麥俊傑就係要話俾佢知，我唔係小朋友！」

「喂，做咩企上張櫈到成個三歲細路仔咁呀，快啲落返嚟啦！」

誰不知，下一位老師進課室的第一句話已把我成個人打至萬丈深坑之中。

沒有cynthia的幾天，我總是隨身也帶著手提電話，生怕未能第一時間接收她的信息。

當然，我無時無刻也在留意住她的上線時間，期待著她的「在線上」會變成「輸入中」。

好幾時，我都差點把持不住想要發信息找她，可惜老是想不到開場白而就此作罷。唯一能帶給我一點慰藉的，是她ig中的一張照片。

說是照片，倒不如說是組圖更為合適，是cynthia在前天水運會時與眾人的合照。而當中，我就是

組圖中的正中央。

二人戴著傻瓜眼鏡的合照。

每每看見這照片，總能令我產生動力，好讓我繼續向自己的夢想出發。

而那天小息時與miss.tin的談話，更是無疑用作推動力。

「嘩，你知我唔係啲咩剩係識講道理既老師嚟。我都做過中學生，我都有試過響學生生涯入面拍拖，所以我唔會話咩拍拖影響成績。」

「或者咁講呢，拍緊拖既時候真係唔會影響讀書，但係響一齊既前一步，啫係所謂既曖昧期呢，就真係會影響心態啦。」

「你到底想講咩呀？」我實在沒什麼閒情逸致聽她說過去，著她趕快道出重點來。

「你無時無刻咁諗住人呢，其實唔會改變到啲咩，反而會令到你個腦聽唔入上堂教既野。你要做既，係改變你個人同性格。」

「話改就改咩？」說到底，還不是廢話嗎？

「你係鍾意人既，冇野係改唔到.....」miss.tin步回教員室前，留下了最後一句。

「鍾意人既，就咩都唔好諗咁去馬啦，青春唔係好多架！如果唔鍾意既，就唔好再花咁多時間響佢身上，專心讀書啦。」

或許在自己將來的道路是怎樣，自己也不知很清楚了解，但在此時我只有一個希望：就是不管之後的路是如何，我都希望身邊一直陪著我走的是cynthia。

若然大家都有試過等待人時，你便會明白是有多麼的難堪。你不知她會否出現，而你又不想放棄，但你心中卻盤算著最壞打算.....

第四十二章

這個星期，我過得很不安，感覺上生命中好像少了一種重要元素似的。

以往的日子中，我和CYNTHIA可以說是形影不離，上學日的時候，每天的啦啦隊訓練無疑便是我倆的約會。

就算是週末，我們要不是出來看電影食飯，也得要不日不夜地WHATSAPP，從早晨到早抖。

看來，有人說愛情是一種藥癮，這絕非半句謊言。

「喂，其實你咁落去都唔係辦法。」肥正在某一天放飯時認真地道。

「佢依家日日食唔安訓唔落，你仲可以食多個飯，有咩問題呢？」

的確，我整個星期都沒有食午飯，總是硬塞到肥正的眼前。

「啫係我唔係唔想幫你食咗佢呀，但係條女話我太肥，要減減佢啎。」

「吓？你幾時同你條女好返架？」我一時忘了CYNTHIA這毒藥，坐直身子準備聆聽故事。

「有幾奇呀.....佢唔想我成日唔理佢呀嘛，咪抽多啲時間俾佢囉。」肥正清空了他的飯盒後，一手抄過我的飯盒並進食。

「唉.....連肥正就搞得掂佢條女呀.....咁我點算呀.....」我又再次回到頹廢的狀態。

「係你既，幾時都係你。」

「但係我唔想去到我臨死之前先發現原來一直都係我.....」我摸著褲袋中的手提電話：「不如我搵吓佢啦好冇？」

「你鍾意啦，衰咗唔好怪我地就得架啦。」其實我只是想從他們口中聽到我想聽的答案。

開場白，我該說什麼開場白好呢？

我望向肥正，他含住米飯支吾地說：「是但約佢放學咪得囉。」

「你呢.....今日放學得唔得閒呀？」

我等待著她的回覆，但她的最後上線時間永遠也沒變。

「睇嚟佢都仲係咁.....」我話還未說完，褲中突然一震。
係CYNTHIA！

我立馬掏出手機查看，雖是CYNTHIA沒錯，但她的答案卻令我失望得很。
「忙。」

「點解你呢幾日態度都咁冷淡架.....」我故意擺出一副不太在意的口吻。

「今晚忙完搵你。」

咦？

「佢話.....今晚搵我啲。」我活像一個三歲無知小孩般的指住電話說道。

「咁你咪等吓囉。」但加拿大仔對此不太起勁。

「喂，做咩咁既反應呀？」也許是重新有回希望，我精神地搭住加拿大仔的肩膀。

「見係你兄弟就同你開門見山啦，其實你同佢又唔知點咁，過咗幾個月，一啲進展都冇.....認真講呀.....開始聽到悶啦。」

「咁.....我想架咩？我夠想佢依家就做我女朋友啦，不過佢唔肯呀嘛。」我從肥正手上搶回膠叉，一口把飯盒的豬排咬走。

「不如咁啦，如果冇咩好突破既進展既話，可以唔洗吓吓同我地講呀，我唔介意架！」

「你係咪咁賤呀.....我已經冇開口埋口都係講緊佢架啲啲」

「咁我又唔同意你講既野啲.....」肥正乾脆把吃剩一半的飯盒推給我：「你響屋企既時候我唔知啦，但係你每次見親我地，講既野又真係講緊佢啲。」

「得得得，唔講，滿意未？」

我倒是沒想過，原來兩位死黨也會有不想聽的一天。

內心裡的牢騷，就這樣一直忍住，直到晚上。

「你又話搵我既.....」我明知如此只會增加cynitha對我的煩厭感，但還是不爭氣地發送了出去。

「我唔係好似你咁日日都咁得閒架，冇野做既話你就去溫吓書啦，兩個星期之後就考試啦。」

「咁.....人地掛住你呀嘛。」我暗地裡高興得很，躺在床上翻滾著。

佢終於正常咁覆返我啦。

「對唔住呀，我知咁樣會煩到你，不過呢.....你可唔可以之後唔好再好似前幾日咁hea覆我呀.....」

「嗯。」

第四十三章

她依舊是這樣子的給予我一個單字。

可能我是一個很容易便滿足的人吧，雖說有點無奈，但見她還是願意跟我聊天，已心滿意足。

開玩笑的。

我還想要更多。

「我響屋企坐響電腦面前溫唔到書，不如.....」我的樣子活像電影中的奸角般舔著下唇：「我地一齊去自修室呀。」

「我慣咗自己一個人溫書。」

看情況，她的確是拒絕了我。

不，我還有一招！

「你唔係都想我成績好的咩.....最多咁啦，我保證去到自修室我真係溫書，唔會嘈到你！」

「咁煩架你。」要不是在句尾出現了一個emoji，我真的以為她是在鬧脾氣。

「我係咁架啦，你要迫我讀好的咩，咁我之後就可以搵多啲錢養埋你啦。」

「咁你一定養唔到我。」

「最多我嗰份儲埋唔用，俾埋你洗啦！」

「好呀，可以洗埋你嗰份！」

漸漸地，我和她都忘記了整個星期的冷戰，回到了最初一起相處的快樂時光。

我還真的不太清楚，到底是她的情緒過於不穩定，還是其實所有VA人都是如此。

但所謂愛屋及烏，再者，我也絕非一位成熟且理性的人，就讓我倆一起互相忍耐著雙方，同時享受一起的愉快吧。

「喂，你係約咗我架？」

我帶著睡眼惺忪的神情倒坐在床上，查看電話顯示的日期。

星期六。

但很快，睡意便不攻自破。

仆街我約咗cynthia！

「嚟緊嚟緊，你依家響邊？」我趕緊從溫暖的床舖躍下，到洗手間梳理著。

「你樓下，快啲落嚟啦，好凍呀！」

這我倒是記得起來，現在都步入十月中，氣溫都開始變冷。天文台昨天也有說冷空氣什麼的。

「俾多五分鐘我啦，好快！」我隨手抄過一件外套放進背包裡，希望它今日能夠大派用場。

「你唔好再遲啲。」

這是與cynthia見面後，第一句跟我說的話。

「見你呀嘛，緊係要執靚自己啦！」一記連消帶打，輕易地解決這問題。

「吓你咁叫執咗架啦？」cynthia笑說，伸手捏著我的臉珠：「屎忽點解你咁肥既？」

「肥仔唔好咩？我可以俾到好多溫暖你啲！」我一手搭住她的肩膀，往圖書館自修室的方向進發。

「講明先呀，你真係要溫書，唔可以嘈住晒架，如果唔係下次唔同你嚟呀！」cynthia再三叮囑道。

「知道啦媽媽。」我無心裝載道，只好借用玩笑帶過。

若是「自修室，學屆既蘭桂坊」這本書能夠早一年推出，我爛我一定會購買以作學術之用途。

但不要緊，反正我今天是來溫習的，對嗎？

理論上的確如此。

很可惜，眼皮闔上最後一刻，我依稀記得是物理科其中一條公式： $E = mc^2$ 。

果然，在學習的地方睡覺永遠比自己家中的床來得還要好，我不清楚自己睡了多久，只記得醒來的地方，頸上掛住一條頸巾。

係CYNTHIA今日戴住嗰條。

「話說呢條頸巾.....睇落唔似係買啲，邊個俾你架？」

「咦你醒咗啦？」她除下耳機，想必是認真的溫書著。

「做咩見我訓咗都唔叫醒我啲.....」

「如果叫醒你之後，你係咁煩住我仲得了既？」

只見她伸手想接回頸巾，但我卻未有交回，反倒是把頸巾展開，與她一同戴上。

「我都好凍。」

當然，動動腦筋也知道，這又是一個所謂「善意的謊言」。

CYNTHIA沒有正視我，但卻對著沉悶的筆記暗笑。我想.....她也樂得不說穿我內心吧。

第四十四章

「喂，咁到底係邊個俾你架？」

「做咩呀？呷醋呀？」

「我講過我要追你架嘛，咁我都要睇吓我有咩對手架。」我表現出一副準備好戰鬥的神情。

「屎忽！」CYNTHIA輕拍我額頭：「冇人追我呀，呢條頸巾係我老豆織俾我。」

「邊有可能呀，我睇得上眼既野應該好多人追先係架！」聽到她如此一說，我的心也確實了許多。

「你當我係超市啲貨呀？睇得上眼.....」

突然，放在桌面上的手機震動了數下，發出的聲響大得讓身旁的人都不禁瞄向我。

「唔好意思.....」

是IG的一個信息。

Miss.Wat想追蹤我的IG？

「喂，你個VA老師話想FOLLOW我啲，俾唔俾呀？」這問題，我想還是要弄清楚一點最好。

「吓？佢又會冇啦啦FOLLOW你既？」CYNTHIA也好奇的探頭問道。

「唔洗問啦，一定係之前見到我同你，依家諗住FOLLOW我睇吓有冇花生食啦。」

「佢先冇你咁無聊呀！你咪俾佢FOLLOW囉。」

我IG中，是有幾則相片都是描述著我和CYNTHIA，大概也是一些幻想片段和表白句子吧.....儘管別人看著自覺嘔心，但局內人也自然覺得窩心.....

起碼我係咁諗先。

「噏，你話架，到時佢真係拎我IG啲野嚟笑你既話，你唔好賴我呀！」

我沒多想，隨即按下「確認」一掣。

「聽緊咩歌呀？」不單頸巾，我倆就連耳機也是一併使用。

「你搞到我地好似連體嬰咁.....」CYNTHIA對我今天的表現顯得有點詫異。

「咁我咪可以呢世都痴住你唔放囉！」我更進一步，一下子攬著她。

其實我內心的小劇場是極度害怕CYNTHIA會一手推開再對我生厭.....

但我只能說，衝動再次勝過理性以及一切。

「喂，好多人望住呀！」CYNTHIA口裡說不，但身體卻未有做出任何反抗動作。

「佢地羨慕我有個咁好既女朋友啫！」

「喂，我幾時做咗你女朋友呀？」哼，還是未能得逞！

「遲早都係啦，依家啖住先，到時聽慣咗就唔會覺得奇怪架啦！」

「你又知你一定做到我男朋友？」

「睇你依家都仲未推開我就知啦！」我忽然愛上了自修室這地方。

「屎忽你真係好無賴！」最終，CYNTHIA還是一手給我推開：「你好似核突膠咁，一野痴落嚟！」

「一世架啦。」為什麼她給予我的花名，字眼上是多麼的貶義，但我總是能從字句中看到粉紅泡泡？

自修室又再次回到寧靜，我想收回剛剛：「愛上了自修室這地方」這一句。

「喂，你要溫到去邊架？」

「差唔多啦，做咩呀？」

「不如陪我行陣書局呀，中文有份閱讀報告考完試之後要交。」我這次要用人格擔保，是真的。

「咁行啦。」回過神來，CYNTHIA已經開始執拾自己的筆記。

又會.....咁爽快都有既？

「喂，你想買咩書呀？」步進書局一會兒後，CYNTHIA見我還未拾過一本書便問道。

「老師話咩書都得，所以咪睇吓邊啲有興趣囉。」我轉過頭，發現她早已不在我身旁，而是一隅的旅遊書刊專區。

「做咩呀，想去旅行咩？」

「我一直都好想西雅圖架！」她手頭上的旅遊書，正是美國西雅圖。

「西雅圖？有咩玩架？」在我腦海中，西雅圖唯一的關聯字就是一套電影

北京遇上西雅圖。

「嗰到冇乜野玩架喎，不過我好鍾意當地既文化同埋環境。」她翻閱一頁又一頁，突然整個人的重心交到我身上，害我必須站得更穩。

佢.....成個人依靠住我！

第四十五章

「咁樣.....等你下年考完DSE之後，我陪你去啦。」在路人眼中，我深信他們也會覺得我倆是一對情侶。

「到時你仲未響我生命入面離開先算啦。」

「望住我。」

「我，麥俊傑，響呢間中華書局入面對住啲書發誓，除非CYNTHIA主動叫我離開，如果唔係我絕對唔會離開CYNTHIA。」

「傻佬。」是我不夠認真嗎？總感覺她完全沒有半點感動的感覺？

「你唔信我呀.....」

「你頂得順我啲脾氣先講啦。」CYNTHIA再次重拾旅遊書幻想著她的夢想旅行。

「喂呀，我咁認真同你發埋誓，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感動既樣我睇吓？」我不滿的鼓起腮幫子。

「承諾呢樣野，差不過係一時既衝動先會講，以後根本唔會有人記得或者兌現。」

「乜你真係咁諗咩？」

我不明瞭，到底作為VA人，竟有著如此理性而毫不感性的性格，是否一件合理之事。

但係依家既我，好想證明俾佢睇，我唔係得個講字。

「你想我點證明俾你睇？」

「你織條頸巾俾我呀，咁我就考慮吓感動一次啦。」我還記得當時我極度口爽的回答了句：「好！」

嗯，回到家後我便後悔起上來。

承諾.....的確是因一時的衝動而有的副產物。

答應過後並回到現實時，我站在一間專門賣毛冷的商店，裡頭有數位客人，全是女性.....

就在我猶豫應否踏進之時，店主直接問道：「哥仔係咪買毛冷織頸巾俾人呀？」

「係呀.....我要米白色幼冷唔該。」我只希望盡快購買並離開，因我生怕撞見熟人。

「第一次織？我地可以教埋你織嘞！」老闆娘的熱情，我卻未能領情。

「唔洗啦，我諗我自己應該織到。」

我立馬掏出銀包，接過毛冷後三步併著兩步跑回家中。

沒問題的，我知道我鐵實能完成的！

我打開CYNTHIA早前發送給我的YOUTUBE影片，裡頭有一名女子在教授如何編織一條頸巾。

「呢啲女人野應該係得個煩字姐，唔會難到我既！」

我把影片速度較慢，一步步地跟著影片中的女子穿針引線。

「等等先.....佢響邊到穿返出嚟架？」我不確認地把針抽出，結果在織針上打了一個死結。

「喂，點解我跟唔到條片織既？」在不下數十次的嘗試後，我早已心灰意冷地如實報告給CYNTHIA。

「咁蠢架你。」

咩話？話我蠢？

「哼，你睇住嚟，我一定織到俾你！」

我回想起之前有看過一個日本節目，裡面有教授一種織頸巾的方法，就連幼稚園孩子都能輕易地編織成功。

斷估，我唔會蠢過班幼稚園細路呀嘛.....

節目教的方法的確有點兒奇怪，用的竟不是織針，而是鞋盒。

簡單來說，就是在鞋盒上剪出一個個鋸齒狀孔洞，再把毛冷梅花間竹地套在齒孔上，一格格地編織出頸巾。

「其實你有冇諗過，咁樣係煩到我而唔係你自己呢？」kitty隔日一臉無奈，接過我手中兩捆毛冷。

「我都唔想架，鬼叫我識埋晒啲女仔朋友得你一個先叫似返個女仔咩.....」

「最後依家咪又係搵著我嚟搞.....好心你就唔好用幼冷啦，有排你織呀！」kitty熟手地起針，並著手編織起來。

「我都唔想架，邊識咁多野喎！係cynthia話粗冷唔靚所以要用幼冷喎.....」

「到底佢係玩我定係玩你.....」kitty搖頭苦笑道。

「你教我織就得架啦，唔洗麻煩你.....」

你問我自己織的結果是怎樣？現在便得知了吧！鞋盒的方法的確能夠成功，可是我只不過剛剛開始了不久，便再也找不到線頭。

「依家我教你織高低針啦。」kitty說了許多專有名詞，半粒也聽不進耳。

但如硬要說，織頸巾的操作並不困難或複雜，基本上只有兩個要點.....

耐性和細心。

而呢兩樣野，我諗呀媽生我出嚟既時候，應該留低咗響佢子宮入面。

第四十六章

「總知我幫你起咗二十五針，你每織完一行就數一次睇吓有冇多有冇少啦。」

我們就在地鐵站裡，上了一課家政課。

在我人生中的認知當中，一直也認為織頸巾是女生在追求男生的專利。

想不到如今，我也要踏入這領域。

麥俊傑，你都有今日啦。

「嘩，唔係真事呀嘛？」

因為不能讓家人知道，因此呆在家中編織頸巾的時間不多，我必須把毛冷帶回學校，好讓能在嚴寒之前把頸巾送出。

而加拿大仔和肥正見此，馬上前來慰問。

「估唔到我地既傑哥仔為咗追女神，就連自己都可以出賣。」

「唔係呀，我覺得成件事幾浪漫呀。」雞脾姐玩弄著其中一團毛冷。

「如果要做埋晒啲女人野先可以有拖拍，我寧願一世單身。」加拿大對我極為不屑。

「所以你有拖拍囉。」

我沒太多時間理會他們，專注於手中的頸巾。因為只要我一不留神，便會出事。

「咁你諗住幾時送俾佢呀？」

「聖誕之前。」我心中暗地盤算著，還有大約兩個月：「我送俾佢之後，佢就會做我女朋友。」

「吓，邊有得講定架？」雞脾姐不太明瞭我和cynthia的相處之道。

不要緊，我也不太懂。

「我唔理得咁多，我剩係知道佢會係我女朋友，只係時間既問題！」我掏出手機，按至CYNTHIA的WHATSAPP ICON，正是我和她在水運會當日的合照。

「嘩嘩嘩，不得了不得了……」肥正也查閱我的ICON道：「死啦，連ICON都係同一張，唔通真係俾你條死仔追到女神？」

「乜你好唔想我追到佢咩？」

「唔好咁老定住先啦朋友……」加拿大仔嘆息並收回電話：「織埋你條爛鬼頸巾先啦。」

實不相瞞，當下的我是在內心中盤算著如何利用紙條織成一條頸巾再燒給加拿大仔。

「喂，你唔係小息約咗MISS.TIN補測返上次嗰份QUIZ咩？」雞脾姐瞄著黑板上的時鐘：「仲有五分鐘就完小息啦喎。」

「你做咩唔早啲同我講呀？」

「冇呀，見你織得咁起勁，唔想阻到你呀嘛。」

我無間作任何反辯，隨手抄起筆袋便奔出課室：「如果我返嚟見到條頸巾唔響同一個位到既話，我會殺咗你地。」

可是不知是否除了我之外，MISS.TIN也忘記了補測這一回事。

我百無聊賴的放空望著教員室外的壁報板，一邊等待著MISS.TIN的身影出現在我眼前。

「麥俊傑！」

身影倒是等不到，但卻聽到一把有點耳熟的聲音叫喚著我的名字。

CYNTHIA？

不，是MISS.WAT。

「做咩事呀？」我對她還是有點介心，再者，也沒有太大的好感。

「聽講你最近好似想追個女仔喎，係咪真架？」

原來和我想的一模一樣，還不是因「八卦」兩字而查問？但任我想也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厚臉皮的直接找當時人問清楚。

「關你咩事？」

「冇呀，想關心吓你地班學生呀嘛。」說什麼關心，根本只是想滿足你的好奇心吧！

「我返學係為咗讀書。」

「咁諗就啱啦，唔好再追師姐啦，專心啲讀書啦。」

原諒我以上的對話如此的無禮，但這可是我人生頭一次那麼想向一位女性揮拳。

其實真係完全唔關你事，可唔可以唔好咁多野講？

「嗯。」

想MISS.TIN應該真的忘了有此事，待在此處有可能被MISS.WAT擲揄，還是趕緊回課室埋首於頸巾

吧。

反正我整天的思緒都被手中的頸巾纏住。一來生怕無法在聖誕之前送出，二來就是若我一不留神，便會忘記剛剛是高針還是低針.....

簡單嚟講，作為一個手工白痴既我，一嚟就俾啲咁大既任務俾我，我好難唔失敗。

果不其然，一個星期後的我也是名乎其實地FUCK UP了。

第四十七章

「求救，可唔可以幫吓呢個弱小既生命？」

我為那頸巾拍下了一張相片，發送至KITTY的電話。

「今次又咩事呀？」早前，我都不知因為頸巾一事而找她多少遍了。

「我又織錯咗針啦...點算好.....」

「其實係你要溝女而唔係我，可唔可以唔好三日唔埋兩日就嚟搵我一次？條頸巾我都就嚟幫你織咗一半啦！」我竟想不到，KITTY居然情緒大爆發。

「.....」

我當時並不是在想要如何才能得到KITTY的原諒，我也不是在猜想KITTY與肥正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突發。

我只響到諗，有邊個可以幫我。

「對唔住，唔煩你啦。」我毫無悔意的道歉著，盯著那該死的頸巾。

雖然不是KELLY而是KITTY，但她也鬧得我很對。

自己的女，是應該自己去溝！

「手術開始。」

我打開枱燈，小心翼翼地抽出織針。

剛剛我連續織了兩把高針，看來只需把上一行針線抽出便行，前天我才看著KITTY在我眼前做過一次，看似不太難。

可是，手指不停的發抖，說明了內心的自信正漸漸地擊倒。不知是否空氣不流通的關係，眉心突然冒汗。

但我雙手壓根兒沒空拭乾，右手壓著頸巾，左手緩緩地把毛線抽出。

仆街。

我一下子便把下一行的毛線也抽出了一半。

「冇事既，冷靜啲。」

我如此的安撫著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更為謹慎的處理毛冷。

「好，依家只需要將支針插返入去就得啦。」

我瞄準好頸巾上的洞，一個一個的穿回去。

一、二、三.....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剛剛好二十五針，不多也不少。

我癱軟的倒坐在椅子上，心裡想著：若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鐵定死而無憾。

「頭先唔好意思，我今晚得閒，地鐵站等？」打開電話，發現KITTY留下這個信息。

「唔洗啦，我搞掂咗啦！」

對著眼前充滿自豪的半整成品，我忍不住WWHATSAPP

CYNTHIA：「你準備改口叫我男朋友都得啦。」

雙手抱頭，幻想著CYNTHIA挽著我手臂，小鳥依人般用上嗲人的聲線：「男朋友我愛你。」

電話因碰著計算機而一併震動，發出嘈人的聲音把我打回現實。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擺呢件事嚟講，好煩。」

等等.....

我又做錯了什麼？

「又做咩事呀？」我知道在這時候，用上「又」字是有點兒不恰當，但我對她發的脾氣已有點見慣不怪。

「我日日返學都已經要聽同學既閒言閒語，落去VA房又要同MISS.WAT單打獨鬥，已經聽到好叻啦！」

「對唔住.....」我不知道為何要說，但我還是說了。

「我唔想返到屋企都要聽到呢個話題呀！」

「你冷靜啲先啦，撚完再搵我。」我隨手把電話一拋。

呆望著躺在桌上的頸巾，打從心底裡問罷自己一記問題.....

到底我做咁多野，為咗咩呢？

老實說，我已不是在想是否值得還是什麼，因我光是看到CYNTHIA臉上的笑容便心滿意足。

但我如今所做的事，又是否過了火？

我堅持緊啲咩？

沒想多什麼，再次拾起織針，一針一針的編織下去，希望有那麼的一天，CYNTHIA會看到我對她所付出的真誠和努力。

手話螢幕依舊停在與CYNTHIA的對話，上方許多段錄音，而錄音旁都會出現該人的ICON。

我同佢同一個合照ICON，不停咁出現。

這樣子，也算是一丁點的慰藉吧。

第四十八章

過了一會兒後，母親喚我食飯，就要此時，CYNTHIA主動找我。

「做緊咩？」

「食飯。」在不知她現在的情緒時，還是慎重點好。

「O」這是.....什麼意思？

「我食完同你講啦。」

看她回覆了一個OK手勢後，立馬跑到飯廳三扒兩撥便是一頓晚飯。

那餐飯，我只食了十八分鐘。

「你食咁急做咩呀？」母親忍不住問道。

「有野做呀！」我嚥下最後一口飯，跑回房間。

「條頸巾你仲要唔要？」

「要。」

「星期一俾你。」

「嗯。」

「啱啱語氣重咗SOR。」

「O」

「你有冇野要同我講？」

「冇。」

這.....這是什麼對答？

想必就連是一個普通到極至的朋友，也不會每個回答都只是一個單字吧！

我失笑了。

總覺得眼睛有點痕癢，該不會.....要哭了吧？

不，我可是一個男人！絕不能因為兒女私情而哭！

聽歌！有人說過聽歌可以放鬆心情，不管是什麼也聽一番！

我乾脆不插上耳機，音樂直接從手機中播出，我再把音量較得最大，好讓自己能完全地沉醉在歌聲之中。

是林峯的幼稚完。

「無法和你回到那種盛夏，能夠沉醉懷抱呆望窗紗。就這麼一個假日在乘涼，冰塊浸沒在紅茶，互抱著老掉也不怕.....」

我係咪...真係好幼稚呀？

她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只不過是陪我去了一趟醫院罷了，為什麼我會對她如此的著迷？

不單是這著迷，說是沉船我也不會反對。

與友人的話題，三句中總離不開是她。滿腦子的白日夢也是和她交往後的場面。我到底做緊乜野？

不知道。

「你覺得.....我係咪沉咗船？」

腦海中，只想到KITTY可以解答這問題。

「其實真係好睇你點諗，有人話過鍾意一個人就要義無反顧咁去愛佢，但係亦都有人講過愛人同時亦要愛自己，將自己放響第一位。」

「咁.....你覺得呢？」我想得到的，是一個確實答案。

「如果你承受得到失去佢既痛苦，就去啦。」

「單係佢依家HEA覆我，我已經頂唔住，你覺得我真係可以承受得到咩？」幼稚完已播放完畢，但我選擇重播一遍。

「所以我之前就同你講過，叫你諗清楚先好去馬。」KITTY還未知我和CYNTHIA現在的事情，卻被她一言中的。

「再者.....就算我依家叫你放低佢，你做到咩？」

我呆住了。

意思是，其實根本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進了一艘離不開的賊船。

「明白啦，唔該晒。」

我又再次接過頸巾，在手機的歌單陪伴之下，繼續編織著。

你問我開唔開心？廢話，啱啱先眼濕濕差啲喊埋出嚟！

不過簡單來說，反正沒有後路，在失去離場的道路，倒不如想辦法讓自己能愉快地走著這大道。

至於她的脾氣.....雖然我知道這會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時地爭吵，可惜絕非我一人能夠解決，唯一可以由我單向做的，便是改變自己的心態。

聽說女生月經時，情緒總會不穩定。嗯.....這個藉口還不錯！

距離下星期一還有正正一個星期，深信在此天來臨之前，一切都會得到解決方法。

包括我條頸巾。

頂！啱啱最後一行係高針定低針？

第四十九章

「喂，原來前幾日你先同完條女嘈過嚟呀？」肥正在星期五的早上問我。

「又係邊個同你講呀？」台上的老師又是在說著無聊的話，基本上無一學生正在聆聽。

「咁你同邊個講過呀？」

唉.....果然是KITTY，到底我身邊有否一位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心底話全說的朋友？

不過我並沒有正面回答肥正。

原因？好簡單。

首先，我並沒有向他說的必要，就算他得知整件事，對我也沒有半點幫助。

第二，也是重點所在.....

我同CYNTHIA已經無事啦！

早會過後，每班一行一行地步回課室。就在這時候，我和CYNTHIA居然互有視線交投，繼而微笑點頭。

之後，佢就走先一步。

「點解呢？」肥正把我倆全看在眼內，忍不住問道。

「點解咩先？」

「點解又會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呢？」

「咁.....總有一個人要認衰仔架嘛。」的確，而且那個衰仔，毫無疑問地是我。

在與CYNTHIA不知第幾次吵架之後的隔天，我從樓梯上見到她，本身我怕她會給予我臉色而有想過回頭去多一趟廁所。

可是.....我能清晰地見到她臉頰的酒窩。

「喂，你呢.....黝完未架？」回到課室後，我立馬掏出電話詢問。

「都有黝過你。」

太好了，佢唔係覆我單字呀！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還真的有夠卑微，光是她未有敷衍我了事已令我樂透半天。

「你覺唔覺得.....我地成日都因為啲好小既事而嘈呀？」我已管不了她有否對我生氣，至少婪還在和

我保持交流就足夠。

「係囉，同你一齊真係好似湊住個小朋友咁。」

「同我一齊？你同咗我一齊啦咩？」玩笑在這個時候總是極為有幫助。

「你又咁唔正經啦！」CYNTHIA隨後發了一個生氣的EMOJI：「我VA嗰到呢，有個同學識得占卜架！之後我就搵佢占咗一次啦。」

「占咗啲咩呀？」其實說實了，我對占卜真的未有太多研究，興趣和信任程度也不大。

「佢話你呀，成世人都係咁吊兒郎當冇嚟正經咁呀！」

稍等.....

所以她占卜的問題，是有關我和她嗎？

「咁佢有冇話我地一齊咗之後會點樣？」我嘗試來一個旁敲側擊，讓她不知不覺間回答了我最為想得到的問題。

「佢話雖然我同你既星座係好夾，但係都未必可以成功到。」

去你的占卜！我可是相信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喂，講開又講，有乜理由剩係得我送頸巾俾你先？你係咪都應該有返少少意思呢？」我不想再深入那話題，隨口回了一句。

「咁你想要咩？」

其實我心裡早已有了一個答案，但我遲遲都未有說出。

因為我怕，我怕她又會胡思亂想。

但，我真的很想擁有這份禮物，一份她的前男友也曾經擁有過後的專屬禮物。

「我想要索袋。」

.....

她給了個鄙視的表情符號，沒有加以任何字句說明。

我係咪又講錯咗啲咩？

「唔係既，其實可以送其他架.....」我卻一時間未能想到有什麼需要或想要。

「喂，快啲收埋部電話啦！」雞脾姐用手肘批著我手臂。

第五十章

「做咩呀？」我嚇得把手話隨手向書包一擲。

「今日通識測驗呀，溝女都唔該你留意吓身邊啲野啦！」通識？哼，壓根兒不需要理會，反正以我的能力，隨手一寫也能得到中上的分數。

「你唔係諗住呢條友仔可以響佢女神身上抽離到呀嘛？」回頭一望，肥正你還不也是剛剛把電話放進抽屜嗎？

有什麼資格說我？

不過肥正說得不是無他的道理，在評估裡的半小時，我的心一直都在CYNTHIA身上。

死啦，我係咪又令到佢唔開心？但係.....我真係好想要呀嘛.....

咦？書包突然傳出震動聲。為了不讓老師與其他學生聽到，我隨即把電話抽出，熟練地打開WHATS APP。

等等，現在並不是一個查閱信息的好時間！怎樣也好，都必須忍到測驗過後方可翻閱。

但係.....如果佢依家好嬲呢？

不行，待小測後我要馬上WHATSAPP她！

說什麼好呢？對不起嗎？

但我可沒做錯什麼呀！

唉.....好吧，不論要說什麼也好，總知先找她就準沒錯了！

收過卷，我無視老師的法眼並直接於書桌上查看WHATSAPP：「唔撚係掛？」

「點呀？」雞脾姐被我一嗌所吸引住注意，硬要把頭擠進我眼線之內。

CYNTHIA連續發了兩個信息給我。

「我再諗啦，不過無論我送咩都好，你都唔可以唔要架！」這是第一個信息。

而第二個.....

「然後未來男朋友，睇完唔覆！」

我係未來男朋友.....我係未來男朋友呀！

「QUIZ呀.....」我用上了畢生的抑制才能把心中的興奮掩蓋住，現實中的我卻把肥正攪得快要令他窒息至死。

「放.....放開我.....」

「你睇唔睇到佢講咩呀？佢叫我做未來男朋友呀！我今次真係得咗啦！」我完全無視肥正的求救，把遠處的加拿大仔一併叫來分享喜悅。

「唔好咁開心住先啦，一日未到聖誕，一切都有變數。」加拿大仔前來時不忙帶出一桶冷水：「你自己都識講啦，條女五時花六時變。」

「呢樣又真啱！仲有呀，聽人講呢，織頸巾送俾另一半呢，唔會開花結果架。」雞脾姐也不忙幫口道。

「你地兩個完全同我收聲！我就唔信呢一個星期可以發生啲咩大事！」我在此時鬆開鉗住肥正的手。

「你地不黠都有咩大事發生過架，所以我都唔明點解你咁都可以搭沉船。」加拿大仔見再沒什麼特別事情，便施施然的回到座位。

「未來男朋友」這五個大字，無疑為我打了支強心針，讓我幻想中的春天得以繼續存在。

打開她的IG，裡頭有不少照片都有我的身影，例如是WHATSAPP對話，水運會合照，還有一些我自己對號入座的感性caption。

咦？呢個帳號係.....

有個不顯眼的帳號名為CXYNX在下方的建議帳號中。CYN不就是CYNTHIA的縮寫嗎？

按下去後，發現裡的追蹤數目只有十多個，當中有個正是CYNTHIA所用的帳號。

這不就是她的私人帳號嗎？

雖然我並不太理解為何一人要辦那麼多帳號，但一想到可以從別的方法更了解CYNTHIA的內心世界，我毫不猶豫地按下「追蹤」。

以我和她現有的交情，總不會不讓我FOLLOW吧.....

第五十一章

「你點會搵到我IG架？」不消十來分鐘後，CYNTHIA便於WHATSAPP上問道。

「我都係咁啱見到，你話我地係咪好有緣？」我打趣道。

未幾，我便看到她答應我追蹤的請求的通知。

之後？不是還要我教你們吧！當然是逐張相片仔細地觀看呀。

「放飯啦。」肥正一臉活像非洲饑民的樣子，但我今天卻不想跟他們到操場吃飯。

我要留在班房裡，慢慢了解cynthia的所有野。

「你同加拿大仔食啦，我有野做。」

「為咗條女，連飯都唔食？真係人為財死，仔為女亡呀！」儘管我未有跟肥正坦白我辦的事，但他也略知一二。

我地實在太熟啦。

「走啦，唔好煩住我。」我目光從沒有在他倆身上注視一秒，只停留在電話。

一張又一張相片在我眼中掃過，大多都以黑色作為主要色調，正好反映她內心的負面思想。

基本上所有照片都是發洩她的日常生活，例如是父母的責罵，對自己的期望落差等等。

但最近的，無一不是在說她被人針對，經常性地在她面前有意無意地講述有關愛情的話題。

聽得她也覺得煩躁。

因為身邊的師友，不是反對cynthia拍拖，他們反對的，是她的拍拖對象。

「點解你地剩係識比較？佢表面上有幾好又如何？你地又知唔知佢點對我？」

「嘩.....原來佢平時有咁多唔開心既野.....」

而在最近的一張相片，裡頭是一個香薰，下面只打了一句英文。

I DON'T KNOW HOW TO BE WITH YOU

內心浮現出各種不安感，這句話是衝著我而來嗎？不.....麥俊傑你先別對號入座，說不定她是說別的。

還有什麼別的？

SBA！要不然的話.....可能是家人吧，她不是和家人的關係不太和諧嗎？可能她只是想發洩一下心頭之恨。

電話螢幕感受不到我的指頭，原來是因為我都緊張得冒出汗來。我趕緊拭在校褲上，並打開WHATS APP。

諗咁多做咩？直接問佢咪得囉。

「我地.....會一齊架呵？」

就在信息下方出現一個細小的剔號之後，我便立馬後悔。因為現在的她，很討厭別人在她面前說「愛」這個話題。

「你有冇再煩啲呀？」CYNTHIA剛剛的好心情，被我一記問題而瓦解。

「我只係.....我只係.....」我一時無言以對，未能想出一個好藉口。

「唔會呀，滿意未呀？」

這倒是CYNTHIA頭一次拒絕了我。

「我唔係咁既意思呀，對唔住呀煩到你.....」現在的我只想將時空帶回到五分鐘之前。

「我唔需要一個人成日響我身邊煩住我，我剩係想一個人靜吓，你明唔明呀？」

我不太明，因為我整個人的思緒都停在CYNTHIA的上一句。

「唔會呀，滿意未呀？」

她應該只是因一時之氣而說吧？她可是答應過我，在我聖誕過後便會在一起.....她還記得麼？

「有乜野值得你睇咁耐呀？」此時，肥正和加拿大仔剛好走向班房：「我地食完你都仲睇緊？」

「哈.....係咩？」我不知該給予什麼反應，只好生硬地陪笑著。

「點呀，今次又有咩心事呀？」加拿大仔乾脆坐在雞脾姐的座位上。

「你又係話唔想聽我同佢既事咩？」

「都係架，咁不如肥正你講吓你最近發生咩事呀。」加拿大仔一招連消帶打，完全地無視我的心情。

「佢有啲咩係緊要得過我依家架.....」我語音未落，肥正已把話接過：「我同KITTY分咗手。」

「咩話？」

第五十二章

這消息，無疑地把我的心情從低谷中硬扯回到高峰。我所指的高峰並不是我很興奮，只是對這件事感到好不激動。

「幾時既事呀？」就連加拿大仔也沒想過肥正會說出這番話。

「尋日囉，不過你地放心啫，你見我依家都仲笑得出就啱係冇乜野啦。」說得也是，肥正為何能夠若無其事般？

「因為我地都知道，分手係為大家好。」

肥正突然地感性，彷彿是鄺俊宇上了身般，害我和加拿大仔都不太習慣。

「啱係點呢？」

「簡單嚟講，我地係好和平好理性咁分開。」

原諒我實不能理解什麼叫作和平分開，二人相愛便一起，不愛便分開，哪有因為相愛而分開的道理？

「總知一句講晒啦，再見亦是朋友，就係咁簡單。」肥正豁達地作出一個吸煙的手勢，一幅「DON'T GIVE A FUCK」的表情。

當然，我還是不明瞭他所說的大道理，恐怕其實他只不過是掩飾內心的悲傷吧。

「唉.....連你地呢對咁理想既都散埋.....到底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真愛？」我突然想起C AllStar的天梯，但卻是CYNTHIA唱的版本。

「咦？你啱啱係咪有野想講呀？」話題突然的回到了我身上。

「冇呀，我只係覺得好肚餓想問吓你地有冇幫我買野食啫。」

我未有把腦中的話說出口，畢竟相比起肥正的現狀，我的顯得小巫見大巫吧！

再者，雖他口裡就不上心，但我深知他痛得很，因此我也不必加重他精神上的負擔。

「收皮啦，鬼叫你唔跟我地落去。」

就算沒有了愛情這一方，總有朋友在身旁.....對吧？

不，我還是覺得cynthia重要得多。

但面對著她風雲變色的個性，的確令我有點兒不知所措。

「放心啦，佢過幾日都有野架啦。」我還是在WHATSAPP上一五一十地跟KITTY道出事情來：「你都知佢份人係點架啦。」

「咁又係既.....」其實我找KITTY並不是因為她較為中肯。剛好相反，我就是因KITTY說的話不中立而找她傾訴。

因為佢會講一啲我想聽到既野。

「咁你嗰到點呀？」我未有直接地把「分手」二字說出：「聽講.....出咗事啎。」

「其實我又唔覺得係出咗事啎，依家咁咪幾好。」

「分咗手啎，咁都好？」我還是不爭氣說了。

「咁我地係好和平咁分手呀嘛。其實我地都好明白就算再咁落去，只會令大家都唔開心，咁點解唔分開，俾大家一個喘息既空間？」

也許是因為我還未對戀愛有任何接觸，KITTY說的每一顆字我都有聽懂，但加起來就是不明箇中的玄機。

「我地太了解對方啦，大家都知道點樣先可以俾到對方快樂。與其話分手，不如話我地已經將關係再昇華到第二個層次。」

對不起，她這解釋只會讓我更聽不懂。

「咁.....所以係咩層次呢？」

「後天既屋企人。」

.....

「咁.....其實最重要係你地都覺得開心啫，我作為你地兩個既朋友，都會支持你地既。」我隨口說著什麼有的沒的，一心只想把話題帶過。

「喂，話說你係咪鍾意香薰架？」KITTY突然把話題一轉。

「係呀，做咩咁問呀？」

「冇呀，尋日CYNTHIA冇啦啦問我你鍾意啲咩，我一時答唔出，剩係好似聽肥正講過你間房永遠都有支香薰。」

估不到那死仔還是蠻有我心的！

咦，等陣先.....

CYNTHIA做咩冇啦啦問我鍾意啲咩既？

第五十三章

「唔通佢想買禮物俾我？」我激動得乾脆錄音給KITTY。

「可能掛，點知啎。」

我呆望著電腦桌上半空的香薰杯，是蘭花草味。

蘭花草的花語，是希望。

或者就是CYNTHIA不時給予我的希望，令我可以走到現在，依舊堅持得到她的芳心。

陪我看醫生，與我合照再作WHATSAPP
ICON，關心我的成績並著我溫習，為我們之後既道路而占卜。

甚至.....叫我未來男朋友。

就讓我在這個週末，當上一位成熟並體貼的男生，不打擾住你吧。

我明白外表堅強的你，實質軟弱得很。但因有著倔強的天性，而不輕易表露出內心的不安。

別怕，就讓我一直待在你身旁，靜靜地一同走下去吧。

我打開CYNTHIA的WHATSAPP對話，把裡頭打上「對唔住」作草稿的三字刪除。

這應該是我對CYNTHIA，做過最窩心的事吧。

這倒是讓我回想起不知哪天，CYNTHIA在學校圖書館中間聊：「唔好話異性，有時我連同性都唔知點相處。」

「講開又講，其實有冇人追你架？」

「點解咁問？」

CYNTHIA反問了一句，害我臉頰靦腆一紅。

「因為我想知道...我有咩對手囉。」

「屎忽。」CYNTHIA隨手在書櫃上取出一本書：「都有一兩個架。」

「真架？咩人嚟架？我識唔識架？」我立馬放下手中的「老夫子」並直視著她。

「咁緊張做咩啎？你都唔識佢地。」只見她也放回手中的書再緩緩地道：「響學校出面識架。」

「咁.....佢有冇做過啲咩呀？」

「有既.....不過我都唔係浪漫既人，唔明有咩好感動。」

幸好，至少CYNTHIA還未對另個有動情的感覺。

「例如呢？」但我還是想多了解外面的競爭對手。

「吓.....情人節送朱古力呀，生日又送吓禮物呀咁囉。」CYNTHIA隨口地數著，但臉上完全未有表露出一絲窩心的笑容。

「咁我要做啲咩先可以令你覺得窩心？」

CYNTHIA苦苦地思索了一回，最後得到的答案卻是苦笑搖頭。

「我都唔知。」

我知。

我拾起椅子上的頸巾，關上了電話。

有時候，窩心的場面並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你忍得住，沒有做出什麼。

這種無聲的窩心，大概就是CYNTHIA想要的吧！

「加油」

「AO。」

以上兩句極為沒有誠意的句子，當然是由我兩位最親的好朋友說的。若要照他們的話來說，應該是什麼「男人的浪漫」。

「今日要加油呀。」這是KITTY在我星期一睡醒後發給我的信息。

說實話，昨天的我睡得超差，輾轉反側都還是未能把內心平靜下來。

冒眼看看書櫃上的月曆，是十二月第一個星期一沒錯。

今日，係我人生大事。

因為學校一直都是考完試才讓我們放聖誕假，所以我也乾脆早一點把頸巾送給她，反正只要是在聖誕節前送出便行了。

再者，我亦恨不得盡早送給她，然後與我確立身份。

以往賴床的我，今天罕有地聽到鬧鐘聲後立馬走到廁所梳洗，必須得以一百分的姿態上學才行！

珍而重之的把頸巾放在書包裡頭，心中有如非洲動物大遷徙般的激動。畢竟整個週末都未有與她交談一句，不見一日真如相隔三秋。

但一想到之後的人生都有CYNTHIA伴我一起走過，剛剛那兩天算得上是什麼？

第五十四章

「點呀，諗住幾時送呀？」加拿大仔在早會時耳語道。

「我都未諗過呀，見到既時間俾佢囉。」

的確，我並未為當下作任何準備，因我的心既緊張又興奮，早已無法冷靜地思考任何事。

就在此時，排在別處的CYNTHIA與我對視。

我盡量壓抑著內心的奔赴，報以微笑。

佢冇理過我，頭擰返向前方。

「啫係點？佢今日唔開心？」肥正也把她的表情放進眼內。

「唔係既.....可能佢都好緊張，一時唔知俾咩反應我啫。」我自我安慰著。

「今日會唔會唔係一個好日子呀？」加拿大仔也為我緊張起來。

「唔得，一定要係今日。」這是我倆的承諾，絕對不能有任何差錯：「如果唔係今日既話，我唔知仲搵唔搵到機會。」

「傻既，係你既，清明節表白都成功。」

整天的課，我都沒有專心聽過老師教的一句話，雙手也沒有持著圓珠筆，穩穩地握著那裝有頸巾的袋，生怕它突然不見。

就這樣，一直到了放飯時段。

「兄弟，準備好未？」肥正把我的飯盒掏空後再放回我的面前。

「嗯.....」握著袋的手握得更緊，早已汲出汗來。

「去馬啦！」

肥正一手把我推開，CYNTHIA正好獨自一人坐在空無一人的長桌。

那個仲唔係一個大好機會？

「送.....送俾你架。」我鼓起平生以來最大的勇氣，雙手把頸巾遞過。

「.....」

CYNTHIA冷漠地單手接過，放在桌上未有觀看。

怎麼.....與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樣？

「你.....」我見勢色不對，本想詢問道。誰不知突然有兩位女生坐在CYNTHIA身旁。
是她的朋友。

本身我已慌張得快要開不了口，更何況多了兩位旁觀者？

「冇乜野.....我返去先啦.....」也許是時機不對吧，我轉頭腳回到肥正那桌。

「多謝。」

CYNTHIA在我離去時冒出一句多謝，令我更為不解，

「做咩事呀？」肥正見我滿臉困惑便問道。

「我都唔知。」

回頭一轉，CYNTHIA與她的友人早已不在。可幸的是，她還是有把我的頸巾帶走。

「挑，等我仲以為有野睇。」加拿大仔步回課室後一屁股坐在座位上，打算來個午睡。

「我.....係咪做錯咗啲咩？」

「冇既.....」肥正把功課拿到我面前並開始工作：「理論上。」

「咩意思？」

「咁如果你嗰部份冇錯既話，錯既咪就係佢囉。」肥正沒把頭擰上，只顧自己的作業之上。

「可唔可以再講清楚啲？」

「頂，啫係佢未準備好呀！」

未準備好？

「可能佢又唔知做咩心情唔好呢，你又等吓佢好返啲先啦。」肥正沒好氣地回應道。

又是這樣子嗎.....

老實說，都不知是第幾次了。

可是，內心裡的不安感還是不停地湧現，總覺得事情並不是肥正所說的如此簡單。

「有空嗎？」

回到家後，對今午的事依賴念念不忘。

我想像中的畫面，待給予了頸巾後，CYNTHIA報以一個甜絲絲的微笑，隨後送贈一個香薰。

之後放學，二人手牽手的彳亍散步。最後到達她家樓下，和情人深深一吻來代替講話。

好嗎？

「？」

這是她在whatsapp上的回覆。

第五十五章

「你記唔記得.....」我故意未有把話說完整，想試探她是否明白。

「其實你明。」

原來，她明白。

但，我不明。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連死因都冇？」我感到眼淚於眼眶打轉。

聽歌！聽歌可以舒緩心情！

扭盡音量，跑進耳中的是一個很耳熟的前奏.....

又是林峯的幼稚完。

不行，這時候真的不能聽這首歌！還記得黃子華有句金句：「失戀聽情歌，啫係漏煤氣閃窗。」

cynthia正在輸入中！

我一時忘了要轉歌的必須，靜心地等待著下一分鐘後所見的信息。

沒事的，也許cynthia只不過想作弄我，分分鐘在輸入的同時，頸上戴著的正是我織的頸巾！

但下一分鐘的信息，把我所有幻想都打得粉碎。

不光是剛剛的想像，一直以來在腦海中所建立的春天，全給一併粗暴的扯走。

直至現在，那串英文我也能背誦出來。

「i feel much better when i' m alone.there' s no place for others.」

點解.....

點解會咁既？

咁之前你講既野呢？你俾過我既所有希望呢？

全部，都係假既？

「嗯.....」我實在答不了一句話來，淚線已經失控。

我知道，男人老狗獨自在房間中流淚是一件多麼不知所謂的事。我也明白其實我和cynthia，壓根兒沒有任何關係可言，極其量也只不過是朋友。

我未有拭乾淚，反倒是讓眼淚在臉上風乾，並留下兩行淚印。

原來，我也是個容易受傷的男人.....

「多謝。」

此時的我，已是啞口無言。

原來心中一直存在的春天，都是假的。

什麼未來男朋友，想過與我一起之後的生活，全部都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假希望。

cynthia，為什麼你要給予每種讓我誤會的假希望？即使是謊言，為什麼不能是一輩子？

「讓我今天幼稚完好嗎？能如願再經歷遇見你的一剎嗎？」

歌曲快將播放完畢，但我依舊地癱軟地坐在電腦桌前。盯著cynthia打的那串英文。

如果你真覺得獨身一人比二人更為自在，何不一早跟我攤牌？為何要待我沉船之時才揭曉？

就在這時候，cynthia再次輸入中。發送的，是別句於我記憶中永不消弭的英文。

「friends are much more long lasting than couples.」

世界頓時彷彿是暫停，大腦一時想不到該用哪種感覺以表達當下的情感。比起痛心，倒不如說是困惑不解。

還有.....

有股莫名其妙的恨意萌生起來。

若是對我無意，何必與我繼續維持曖昧關係？難不成.....

CYNTHIA，你係收我做兵？

如是真相，那不可不讚佩你的功力。

我無法閉上眼，因為一闔上眼皮，漆黑的視野則會上映一幕幕與她的場景。譚仔、戲院、學校、自修室。

原來CYNTHIA在我生命之中已成為了一種必需品，對她簡直是著了魔，上了癮。

我唔可以冇咗佢。

腦筋只要一停下來，CYNTHIA便會從思緒裡探出頭。我無力地躺在床上，帶著耳機嘗試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點解香港樂壇十居其九都係情歌？

更甚，我無法打側身子。

因為只有平躺著，眼淚才不會在臉頰滑過一劃。

在電影或是電視之中，失戀的人都總是痛哭，失控，大叫。

但我沒有。

不單沒有任何發洩，我甚至沒有說上一句話。

就連隔天回校，依舊對身邊的事不聞不理。

對於周遭的事，恐怕我倒是沒有閒情逸致去理會。

第五十六章

「喂，其實你又唔係失戀，人地唔受溝啫，洗唔洗咁唔開心呀？依家好似死老豆咁做咩啫？」

我知道加拿大仔只想逗我一笑，可是任我擠都再也擠不出一個虛偽的笑容。

「點解佢要咁對我……」

「咁人地真係睇唔到同你有未來呀嘛……」

「咁點解佢要一直同我曖昧？」

肥正和加拿大仔見我沒神沒采，卻又不懂如何安慰，也未有上前對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時候，獨處比起慰藉更為有用。

反正老師教的都聽不進，我乾脆伏在桌子上，補充昨天睡眠的不足，閉目養神。

然而，當我閉上眼之時，cynthia再次在我思潮中出沒。

不，本次我要克服。

我要克服我內心中的不安。

「麥俊傑，你嚟試吓呢一題。」

MISS.TIN見我伏在桌子上久久未有抬頭便問道。

「……」

「麥俊傑！」MISS.TIN拍打著黑板喚醒我。

我並不是因睡意而未有回答，更不是不懂得黑板上的問題的答案，只不過連站起來回答的動力也欠奉。

班上的氣氛此時卻凝固著，彷彿眾人也在等待著我回答答案。

我用雙手支撐著桌面，得以站起來。本想開口回答，但發覺，原來我連擘開嘴唇的勇氣也沒有。

因為只要我怕一開口，眼淚便會忍不住湧出來。

肥正見勢色不對，身子不停地顫抖著，便從褲袋掏出一張紙巾並在枱底下塞到我掌心。

「呢題好簡單啫，ENJOY後面個動詞要加ING呀嘛！」加拿大仔搶著站起來回答道。

「依家我係問緊你咩？你咁叻就答埋下一題佢！」

「好呀，我最想就係證明俾你睇我上堂好專心咁聽你教書架！」加拿大仔朝著我們的方向打了個眼色。

我趕緊用紙巾拭拭雙眼，好讓淚還未正式流出便印乾。

感觸的並不是因為我再次想起了Cynthia，而是因為他們二人的舉動。

就像我星期五所想的一模一樣，無聲的窩心才是最體貼。

「女死女還在呀嘛！你睇吓我，分咗手咪又係一條好漢！」肥正從我手上接過飯盒，忍不住口說了一句。

「不過我地都知道，點都會有啲唔開心架啦。講明先呀，頹一兩日好啦，星期五開始考試啦。」

考試.....為了這場考試，我還突意與CYNTHIA相約在自修室，儘管目的並不是溫習，但作為藉口則絕對恰當。

不行，現在身邊的每一件事都能與CYNTHIA扯上關係！

「我.....」原來經歷一段時間再開口說話，聲音都會變得沙啞：「仲未想放棄。」

肥正與加拿大仔都側耳專心聽著。

「我地都明，但係你仲有咩方法？」

「佢話做朋友好啲，咁我同佢咪做返朋友先囉，之後再搵機會表多次白！」

看到曙光的我，整個人都元氣充沛，雙目有神的眺望遠方。

「你認真？」

「有咩問題？」

「再見亦是朋友呢句野呢...唔係永遠都啱用架.....」肥正應是不忍心見到我頹廢的樣子，善意提醒道。

「你估佢唔同我一齊既原因係唔係因為就嚟考試，所以先唔想俾我打擾住？」

「乖啦，唔好咁傻啦，佢唔值得你浪費咁多時間架。」

「一定係咁！」我完全沒把他們二人說的話聽進耳中：「佢講過佢唔會收我做兵，所以佢唔會咁對我架，佢一定係有啲咩原因。」

「喂，條友痴咗線，可以點搞？」

「嗯.....我諗諗佢。」

「你地係咪我兄弟先？」我像是喝醉似的搭著他們二人肩膀：「係咪兄弟做咩，你地都會支持先？」

「.....」

「唔講就當你地都同意架啦，好兄弟！」

我掏出電話，打開CYNTHIA的對話。

本想打點什麼發送，但默然發覺.....

我已經唔知仲可以同佢講咩好。

難不成突兀地說句：「考試加油呀，等你。」這樣子嗎？

我還是想不到該說些什麼。

第五十七章

「喂，你冇野呀嘛？」

KITTY在當晚WHATSAPP關心道。

「做咩咁問呀？」

「肥正叫我睇吓你點呀嘛。」

「吓，你地仲有野講架？」在我認知當中，分手後是不應藕斷絲連，再有聯絡。

「咁你係我地兩個既朋友，關心吓你都好正常既。」

「你覺得，我可以點樣搵返CYNTHIA？」我思索了一會後補充道：「我想同似你同肥正咁，做返朋友。」

「.....」

KITTY隔了許久後才回答：「點解？」

「因為.....因為.....」我吞吐著該用哪個用詞：「我仲未死心。」

「但係你要知道如果唔得既話，所承受既痛苦會比依家多好多倍。」

「我未試過，我唔知會發生咩事，我剩係知依家既我好唔甘心。」

「既然你心入面都有答案，咁我諗無論我地講咩你都聽唔入耳架啦.....」KITTY發了個「加油」的EMOJI。

「你係咪嬲咗我？」

我鼓起勇氣，打上了這六個字並發送給CYNTHIA。

「？」

「我地.....仲係朋友？」

「嗯。」

照情況看，結局正在偏向壞方面發展。

因為我倆之間已再無話題可言。

不過比起話題，意欲這才是二人對話中的最大敵人。

話題這回事，只要花心機，必然能找到。但要是一方壓根兒沒有意欲聊天，再好的話題也只會匆匆了事，隨便說上什麼好讓打發你離開。

因此，我止住了指頭的移動，總覺得若果把現有僅存的熱情放在一隅，之後便再無任何機會翻身。

愛情就像是M記的薯條，要是未能即場食罷，回到家後再吃已經不對味。

我有必要讓CYNTHIA知道我對她的愛意是有多麼的濃烈，願意承攬起一切的責任與承諾。

「我唔知點同你講好，但係.....經過呢幾個月，我覺得.....」

說穿了，我根本再也沒有什麼掏得出來讓CYNTHIA有她所謂的「感動」。

我只能用上我醜陋的文字，表達內心最真實的情感。

「我想你俾多次機會我，我唔知點解我會咁講，事實上，身邊既人都叫我放棄，都話我同你性格都唔啱，就算一齊都唔會長但係我想講，性格唔啱可以夾到啱，點解唔可以？」

我唔知你之前點解會咁同我講，可能你覺得啲人成日都拎我同你嚟講，好煩。你覺得我成日煩住你，令你一啲自由空間都冇，俾多次機會我，我一定一定唔會好似以前咁。

咩禮物呀，索袋呀，我都可以唔要，我剩係想要你俾多次機會我，我唔知點做先令你感動，但我覺得如果我唔將自己好想對你講既野講出嚟，呢一生都會好後悔。

你同我做過既所有野，我都好清楚咁記住，你所講既每一句，我都記得一清二楚。我知你有鍾意過我架，我知你有期待過聖誕架，點解依家會變成咁？我愛你呢三個字，你話過佢係一個承諾，所以唔可以輕易講出口，但係我好想同你講：我愛你。」

只見CYNTHIA在線上了一會後便立馬關上手機，未有任何回覆。

我猛然驟覺自己過於衝動。

既然她現在心情不好，恐怕說上什麼都只會火上加油。

麥俊傑，你唔係話暫時剩係想同佢講返朋友咩？你會唔會對住朋友講呢啲野？

後悔早已來不切，CYNTHIA一早看罷，現在想必是怒火中燒，恨不得隨手抓到什麼便給狠狠地咬一口。

第五十八章

「你係咪傻咗？」

肥正忍不住口連番指罵：「人地依家已經唔想見到你，厭你煩。你仲要寫埋晒啲千文字，以為自己係文青係才子呀？」

「咁我唔想放棄呀嘛.....」

「冇人叫你放棄，只係叫你一步一步嚟，你咁樣同啲變態跟蹤佬有咩分別？」

「咁我依家可以點做呀.....」我也明白犯下了大錯，要不然也不會找來肥正尋求協助。

「唔該你暫時都唔好再搵佢，你俾啲時間佢冷靜吓，諗吓自己想要咩。」

「咁我依家可以做啲咩？唔通我剩係得個等字？」以我的性格，恐怕會按捺不住，不日不夜地找她。

「有，就係努力啲考好個試，話俾佢知你有上進心。」

「你覺得我依家咁想可以專心到響考試到咩.....」我一手持著電話，別的手機械性的翻著書本。

「大佬，你專心唔到但係我可以呀！星期五考英文，唔該你唔好煩住我，有咩留返考完試再講！」

肥正連「再見」都沒說，一手便掛上了電話。

要證明給CYNTHIA，我也是一個有上進心的男生.....

我要讓CYNTHIA看到，我也能成為她理想中的男朋友！

「好，開始溫書！」把電話放在書桌之上，與此同時，打開CYNTHIA的WHATSAPP ICON已作溫習的原動力。

咦？是家中的WIFI壞了嗎？怎麼還未出現她的個人頭像？

我開啟了電話裡的流動數據，以便成功讀取。

都係唔得。

「點解會咁既？」待電話重新開啟過後，發現事情並沒有任何改善。

「會唔會係因為佢想轉過個ICON，但係又一時未搵到用邊張相呢？」

這句自我安慰，一秒過後便立馬被打臉，不攻自破。

不單是ICON，就連她的STATUS，最後上線時間都看不到。

簡單的解釋一下，她把我給封鎖了。

「冇理由既，一定係WHATSAPP唔知做咩有BUG啫！」我依舊不相信眼前的事實，趕緊打開IG查看，以解內心中的急促的情緒。

CYNTHIA的IG帳號中，只要有提及我的照片都被消失，無一幸免。

而她的私人IG，更是和WHATSAPP一樣，把我狠狠地封鎖。

點解.....有咁既？

難不成，我真的過於煩憂，令她困擾嗎？

「叫咗你唔好纏住人架啦。」肥正沒好氣地回答著：「乖啦，就考試啦，俾我讀吓書啦。」

「咁我點呀.....」

回想起前兩個星期，CYNTHIA和我一起，在自修室溫習的情景，和她一同戴著同一條頸巾，用著同一個耳機聽同一闕歌.....

「我讀書.....都係為咗佢。」

「喂，哥仔。其實你既生命係咪剩係得佢一個呢？」

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

並不是解答不了，而是不忍面對現實。

我掛了電話，房間中只留下我一人，以及一股從香薰傳出的熱情果味。

我的生命就真的只剩她一人嗎？

當然不是.....對吧？

愛一個人，當時是要投入百分的愛。儘管我和CYNTHIA的而且確是未能成為伴侶，但要是愛她，無條件的付出是必須的.....

對吧？

「傻仔，俾啲時間自己同埋佢，等大家都冷靜返先，再諗吓雙方需要啲咩。」還是KITTY的語氣來得柔和，讓我感到被關懷。

就好似同CYNTHIA一齊咁.....

「你唔洗溫書咩？」

「要架，不過你都同樣重要。」有時候，友情的確能媲美愛情。

「你覺得愛一個人，應唔應該毫無保留咁付出？」不知為何，我對自己的價值觀出現了懷疑。

「唔應該。」KITTY不加思索便繼續說道：「就算你有幾愛一個人都好，你都要將自己放響第一位。」

「點解？」

「因為你一開始付出咗幾多，到時失敗既時候，你就要承受同樣的痛苦。」

如此一說，倒是令我生出了第二記問題。

「咁點解人仲要戀愛？」

第五十九章

「呢個問題每個人都有唔同既答案，包括你。」KITTY活像一個哲學家般說著些看似極為虛無的話。

「點解你咁鍾意CYNTHIA，咁想同佢一齊？」

我又再次被問得啞口無言。

KITTY看我久久未有答話，便自行了結話題：「總知依家唔好諗咁多，考埋個試先再算。之後既事就之後先諗啦，反正無論你依家做咩都好，佢都唔會理你，只會有反效果。」

我總覺得自己有點兒「無語問蒼天」的感覺。

雖說要專注於考試之上，兒女私情什麼的理應放於一角。但作為一個重情感的男孩，要我突然拋低一樣在三個月裡不離的事，確實有點難度。

你問我最後考試出嚟既成績係點？

差，係好撻差。

「麥俊傑，其實你想點呢？」MISS.TIN待派發所有試卷後把我揪出來，課外於教員室門外問道。

「我都唔想架.....」

如無記錯的話，該次考試我好像只有中文和通識是剛剛好躺在合格線上。

「做咩呀，同你女朋友仔分咗手？」

「我都想.....慘就慘在連分手既機會都冇.....」我倒是和CYNTHIA給予我一個分手機會，可以未拍拖，又何來分手？

「中學生追唔到女仔有幾出奇啫，你依家先中四，之後仲有兩年俾你慢慢嚟.....」miss.tin接著說：「不過如果你既成績都仲係咁既話，你分分鐘可以讀多一年。」

「唉.....我都想考好個試呀，點知考試前幾日先搞啲咁既事出嚟。」

「我個人就唔介意讀書既時候拍拖既，不過你始終要記住一點，學生點都係學業為重，唔應該俾感情所影響。」

我倒是同意miss.tin的觀點，畢竟也聽罷許多二人交往，一同奮鬥的故事。

「咁你依家有咩打算呀？」

「我剩係知我真係好愛佢，不過佢都開始避開我.....原本諗住用考試嚟證明我都有上進心，不過睇嚟都可以返去訓陣先。」我帶苦澀的微笑道出這番話。

「你有冇上進心我就唔知啦，不過我覺得你太感情用事就真，你唔應該俾身邊發生既事影響得你太多。」

「我應唔應該放棄？」

「呢條問題我答你唔到，不過你要記住，唔好做啲會令你後悔一世既事。」MISS.TIN拾起書櫃上需要批改的簿本：「我中學既時候都有放蕩過，有機會再同你分享吓我個故事啦！」

我拍拍自己的額頭，失笑了。

如果我話放棄，做得到咩？

「喂，既然大家都考得咁差啦，不如今日放學一齊去陽光到打返三粒先啦。」加拿大仔一副對分數毫不在意的表情。

「唔係啫，我今次考得幾好啫，你估我可唔可以上台握吓校長隻手？」

「係啦威啦，考得好咪更加應該去打吓機祝吓佢囉！喂，傑哥仔，差你一個啫。」若是日常，他未開口我已一口答應。

但係由今日開始，再唔係咁。

「唔去啦。」

「考得唔好啫，下次考試之前溫多兩日書咪得囉。」加拿大仔沒料到我居然說不。

「我要證明俾佢睇，我今次真係會改變自己。」我亮起戴在左手手腕的手繩：「佢話我有上進心，話我成日都口甜舌滑呀嘛，我就改晒佢，直至成為佢理想既男朋友。」

這手繩，我也不知何時購買，只是有天在房中尋到。但它卻無時無刻地提醒著我，改去CYNTHIA討厭的各種性格。

「又係條女呀？到底你既生存係咪剩係因為條女架？」肥正矛頭直指向我身上。

「唔係既，咁如果佢真係因為條女而肯改吓佢啲死人習慣都唔係一件壞事呀。」加拿大仔替我辯駁道。

「衰就衰在佢乜狗屎垃圾都因為條女呀嘛！大佬呀，醒吓啦好嗎？我一早就話條女對你冇意思架，只係啱啱分手想搵個水泡呀！」

「你又知？」我厲起雙眼，死死地盯著肥正。

「你唔好以為無條件付出，乜都為條女著想就要愛佢啦。愛情係雙向架，我想問吓條女為咗你做過啲乜呀？送禮物？整索袋？」

「係乜撚野都冇做過呀！」

第六十章

「關你咩事呀？我有我愛佢既方法，我開心就得！」我猜想不到肥正為何對CYNTHIA有如此的批判。

「你開心？你係開心就唔會日撚日咁煩任你身邊既人！你係咪要搞到自己唔似自己先安心？咁如果佢都係唔鍾意你呢？咁點呀？」

對面著肥正的連番炮擊，內心漸漸被擊碎。

「你要改既，就唔該你改吓自己既犯賤人格。」

「係呀，我係犯賤呀，咁點呀？」本以為不輕易在眾人面前哭的我，此時淚線卻失守。

「我依家係好唔開心呀，但係我知道只要我追到佢，我就會搵到快樂既來源。係佢教我架，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

「你睇吓你自己依家似咩？」肥正的語氣從謾罵變成帶點同情可憐：「做兄弟既，就係唔想睇住你搞到自己咁樣，點解唔可以好似之前咁，自自在在咁做返自己？」

「我放唔低佢呀，我唔可以冇咗佢呀.....」

說實在，當時的情況就像是八時半電視劇的片段，唯一不同的是，一哭二鬧三上吊的主角是一名中四男生。

「我知呀.....你地俾我次機會我，只要仆街仆得夠痛，我就唔會再犯賤落去.....我一日未知仆街有幾痛，一日都唔願意放手。」

肥正未有回答，也許是默認了我這方法。

「有咩再搵我。」

他拋下這句話後便拾過書包獨自離去。

「唉.....睇嚟今日都係冇機打架啦，咁我都返去訓陣先啦，有咩打電話俾我啦。」

加拿大仔也沒趣地離開，只留下我一人在課室。

「哭泣聲絕無意義，它不會扭轉分開的心意。」

不知為何，突然想到王傑的歌。

我說過，要幹點事情證明給cynthia看，但做了又如何？她會看到嗎？

她還會有興趣看嗎？

不知道。

回到家後開啟電腦，立馬把裡頭的遊戲全給刪除：「就算個機會細到睇唔到，都會堅持落去！唔可以做啲會令我後悔既事！」

翻開英文作業看罷一眼後，剛剛說的什麼承諾都想放棄。

「唔得架麥俊傑，你要頂住！你諗吓同cynthia一齊拖住手仔，坐響沙灘到睇日落，係幾咁浪漫！」

嗯，我就是在這場幻想當中，睡著了。

「咦？睇你個樣咁精神，尋日一定訓得好足啦。」我在上學的路途中遇到了雞脾姐：「你塊臉有粒野喎。」

正當她想伸手替我抹去臉上的骯髒，瞄到了自己手腕的手繩。

「唔洗啦，我自己嚟得架啦。」

要與女生保持一定距離，絕不可再像以往般的毫無避諱可言。

「做咩呀你，奇奇怪怪咁既？」就算在我眼前的是一位沒把她當作女生的雞脾姐，也須如此對待。

我沒有回答，與雞脾姐維持一個身位的身距步回校園。

「唉，如果我都可以畫得咁靚就好啦。」

在大堂裡，正展覽著修讀va的學生的畫作，而有些設計的草圖，則放於一角處。

「話說你知唔知呀，va有分畫畫同設計。」雞脾姐欣賞著同學們的作品。

「你又知？」

「因為之前有諗過讀呀嘛，不過好快就知自己根本冇料到。」我未有留意雞脾姐說的話，因為在一幅草圖的右下角，細小地寫上了「cynthia」一字。

草圖所畫的，是一個環保袋的設計圖。

「你係咪想追返條女呀？」

「吓？」我被雞脾姐這一問嚇得魂飛魄散似的。

第六十一章

「快啲影低張設計圖，之後整個實物俾佢啦。」雞脾姐補充道：「讀設計既人，最想就係將自己既設計變到實物。」

「話變就變咩……」猶記得那條頸巾，害我的頭髮都不知掉了多少根。

不過講開又講，我仲未見過cynthia戴過我送俾佢既頸巾……

「女人最鍾意就係心思野，整得靚唔靚係其次。」

雞脾姐的話，是否可信？

我已無暇去思考，如在大海中心溺水的我，只要見到一根稻草，也必定抓得死死的。

就來想個辦法弄出個實物！

「哥哥仔，想要咩呀？」

網上找尋資料後，得知深水埗有條名為「布街」的街道，裡頭專門販賣各式各樣與布料有關的材料。

「我想要……白色既布。」

「咩布呀？」

因為實在是不想麻煩到身邊的人，因此是次之行並沒有帶上任何朋友。

「嗯……」也正因如此，我被問得啞口無言，低頭沉思。

「其實就咁既，我就想照住張設計圖嚟整個環保袋送俾人，唔知你有冇辦法對住張設計圖嚟話返俾我知，我應該買啲咩呢？」

相信這要求，那位中年女性店主應該聽也不曾聽過。

只見她接過我的電話，戴上掛住脖子的老花眼鏡，仔細地盯著cynthia所畫的設計圖。

「整俾女朋友仔呀？」

「嗯？」

我們對望了好幾秒，感覺上若我不答予一個令她滿意的答案，絕不會替我拿取我所需的材料。

「嗯……」

「係定唔係啫？」

看來我未能說出一個曖昧而帶點朦朧的答覆。

「係.....」

「咩呀？」

她到底是有多渴望我出醜的場面？

「其實如果你幫我唔到既話，我可以去問第二間.....」我伸手想奪回電話。

「響到等吓啦，入面搵俾你。」該女人想必是得知我的企圖，沒有給予讓我拿回電話的空間，一個轉身便躲裡店裡。

但這反而讓我換取一刻喘息。

「呢到加埋就齊頭一百蚊。」我無法判斷價格的高與低，立馬掏出金錢便離去。

好了，問題出現了。

我捧住一袋布料，甚至有了設計圖。

咁.....說明書呢？我點樣將啲布合體變成環保袋？

問朋友？不，我就是為了不想打擾他們才單獨出門。問剛剛那個店主？才不，我不要再被她問長問短。

看來，只能靠自己雙手。

「所以你隻手就搞成咁？」miss.tin盯著我十根都貼上膠布的指頭。

「係呀，唔係你以為係咩？」

「傻仔，邊有人用針線架，咩時代既人嚟架？」moss.tin對我的經歷表現出一副訕笑的表情。

「我邊到識呢啲女人野呀.....」

「好彩我中學既時候，家政就幾高分，等我幫吓你啦。」miss.tin掏出電話：「miss.ho，我想問你借一借家政室，一個lunchtime就夠架啦。」

「今日lunchtime唔好食飯啦，直接上嚟啦。」

「冇理由既，我女神又點會俾你同佢單獨響家政室？唔得，我又要跟埋嚟！」加拿大仔聽罷我不跟他們放飯的原因後，急得直跺著腳。

「你放心啦，傑哥仔依家個心得一條女，放唔落第二個架啦。」兄弟就是這樣，縱使吵架，隔天又是搭著肩膀稱兄道弟。

「你放心啦，就算我真係對miss.tin冇興趣，都唔會俾你追到佢。」我背向他們揮手而馳。

第六十二章

「呢部係.....」面對著完全陌生的機器，甚至連開關按鈕都找不到。

「搞錯呀，你有冇上過家政堂架？」只見miss.tin熟稔地開啟名為「車衣機」的機器。

「吓.....有教過？」基本上家政科的功課，要不是找來母親大人幫忙，就是乾脆付錢尋求協助。

有錢，就是任性。

才不，要不然我傾家蕩產也要換取cynthia的愛。

「喲，一開始就來回車幾次先，之後就一野推過去，最尾都係來回車幾次。你試吓！」miss.tin輕易地便把環保袋的本體給整好。

「好.....來回車幾次先.....」笨手笨腳地把布料推向對面，總算是成功。但針線理所當然地東歪西倒，毫無美感。

但想起雞脾姐的一句：「女人最鍾意就係心思野，整得靚唔靚係其次。」

「唔該晒你呀.....」我拾起一個與設計圖裡的大同小異的環保袋，久久未有說話。

「知你一定唔會心息，所以不如索性幫你幫到底，無論得又好，唔得都好，個心都可以返返嚟讀書到。」

那時那刻，我感到無比的感動。

所謂亦師亦友，恐怕就是這個意思吧！若果這年頭能有多點像miss.tin般的老師，教畜之名將不復在此。

「係，我係有咁講過.....但係都未至於咁既.....」

隔天，雞脾姐活像化驗官般審察著我的環保袋。

「乜真係咁樣醜咩.....」我開始有點後悔為何不叫miss.tin替我完成所有功夫。

「都唔係既，幾有特色呀.....」雞脾姐好不容易才說出一個不分褒貶的形容詞：「咁你諗住幾時送個袋俾佢呢？」

「如果我話.....今年最後一日呢？」

「我地放緊假嗰，點會見到佢呀？」雞脾姐打開手冊查核道。

「我地放啫，但係佢地中五差唔多日日都有補課，我到時返嚟學校就得架啦。」我珍而重之的把環保袋摺好，放進書包裡。

「你又知？」

那當然，我也有線人的說：

「kitty！」

「又做咩呀？」

「冇呀，想問你會唔會有你地中五所有人既補課時間表啫。」聖誕聯歡會的時候，我請求著kitty。

「就係咁簡單？」kitty居然是帶著驚訝地回答著。

「唔係你諗住有幾難？」

「點知你，次次搵親我都唔係好事。」

但不管如何，時間表就是那麼輕易地拿到手，而我的計畫中的第一步同樣地完成。

「十二月三十一號.....噢，原來佢嗰日要考va mock啎.....」

既然她要考試，對我來說更是一件好事。因為考試會為是次行動帶來穩定性，她絕不絕席，同時考試有限時，我當天便不用在圖書館苦等她多時。

「傑哥仔，出嚟玩大電視啦！」

我不明白為何每次的聖誕聯歡會都有「大電視」作傳統遊戲，而所有人更是樂在其中。

所謂聯歡會，是否有歡送的意思？

如果有的話，我多麼想把這三個月的經歷歡送出去。哪麼，至少我不會像現在般落寞。

但我已是坐上了賊船，離不開了。

「唔啦，你地玩啦。」想到這裡，什麼玩耍興致全都離我而去。

如果時光可以返返去三個月前，你信我仲會唔會追cynthia？

「會。」

第六十三章

「麥俊傑你同我聽住.....」肥正喝汽水喝得像紅酒般：「如果今年既最後一日，佢都唔回心轉意既話，你就要死咗條心，知道未？」

「做咩冇啦啦講啲咁既野呀？」

「答我，知唔知道？」而他，更是像喝醉的人。

到底哪有人喝汽水都能喝醉？

「嗯.....」我故意不正視他的問題，隨便答允一聲。

「我叫你答我呀，聽唔聽到？」誰不知，他是認真的。

沒有人知道他為何性情突變，只顧看戲般得盯著我倆。

「我真係唔想你因為一個女仔而搞到自己唔似自己，咁樣生活真係好辛苦.....」肥正的聲線變得沙啞：「我就係因為咁先分手.....」

原本一場理應充滿歡笑的聯歡會，氣氛靜得只剩youtube播放的罐頭聖誕歌。

「我應承你。」

我不知那天，肥正是吃錯了什麼藥。

但他的出發點，定必是為我好。

「你同肥正點解會分手既？」就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因失眠而無法進睡。

「性格不合。」

「姐係點？」

「佢諗野好小朋友，冇諗過將來既問題，只係著眼於現在。」原來上進心，往往都是一段關係的破壞者。

「唔啱咪改到啱囉，有咩問題？」

「你要明白，愛情並唔係要一個人改變自己啲咩，而係要另一方接受。」kitty在電話另一方說著：「如果唔係，個個都同機械人拍拖啦。」

「.....」我隨手抄下了這句話在筆記簿裡。

「每個人都有佢既優缺點，所謂愛一個人，就係連佢既缺點都愛埋。」kitty見我未有答話，便自己作圓場。

「我發覺每次同你傾完，我都學到好多野。」

「我都係響每一段愛情入面學返嚟。信我啦，你今次都會學到好多野。」kitty道出一句不知是否打氣的話。

「我同cynthia都仲未一齊到，你又知我同佢有一段愛情？」

「邊個話一定要拍拖先叫有愛情經驗？就算係暗戀，都係愛情一種。」若是kitty踏進社會找不到工作，鐵定會提議她當個愛情專家。

「我好驚。」

睡不著的原因，大概只因如此。

「呢三個月嚟，我覺得我都好似為咗佢而生活。」

「乜佢對你嚟講，真係咁重要咩？」這回輪到KITTY不懂。

「我都唔知.....」拾過床舖上的環保袋：「其實我同佢根本冇做過啲咩，但係俾我既感覺好實在。」

「可能我之前既生活都好冇意義好空虛，依家都算係搵到個原動力，我唔想咁快又失去返。」

「你鍾意佢啲咩？」KITTY隨後發出一記呵欠聲。

「其實佢真係冇乜優點可言，脾氣又差，思想又跳脫到冇人明白佢.....但係我就係唔知點解好著迷，好吸引.....」

「嗯.....」

「你係咪眼訓啦？」見KITTY開始對聊天的興致減弱，便知道是時候掛上電話。

「我聽朝要返學校考MOCK呀，訓先啦，聽日加油呀。」

躺在床舖上，手執環保袋不願放下。

CYNTHIA，你知唔知我為咗你，願意花咗幾多心機？

腦海播放著KITTY問的最後一記問題：「你鍾意佢啲咩？」

其實，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說，愛一個人，哪能找到愛的根由？

愛情，是一種感受，而正因對方給予你一種動情的感覺，才讓你愛上她。

因此，愛一個人並不需要任何原因。可以單純是和她一起的時光，總是令你樂而忘返，願意與她往後

的日子相處。

抬望天色，是魚肚白。

原來已經是清晨五時三十九分。

既然睡不著，乾脆落床為cynthia寫上一張卡，好讓環保袋不空空如也。

「cynthia，可能你依家真係好唔想見到我，但係今次我單純係以朋友既身份去送禮物俾你。我知道你最近好大壓力，記得要搵時間休息呀！」

「如果可以既話，你估我地之後仲可唔可以約出嚟食譚仔，睇鬼片？」

我儘可能地不在卡中寫有任何與「愛情」扯上關係的字句，基本上說的全是無關痛癢。

更甚，在回學前我到了樓下的便利店買了一罐redbull，希望能讓她在是次考試中精神奕奕地完成。

第六十四章

萬事居備，只欠東風。

所謂東風，就是cynthia。

我躲藏在五樓走廊的一端，等待著女主角的出現。

你問我點解唔光明正大咁出現？

因為我怕cynthia會因此而感到煩擾。

「好叻呀，我今日完咗之後唔同你地去自修室啦，我想返去訓陣。」cynthia的聲音從走廊另一向傳出，而她的身影也出現在我眼前。

「喂，我同mary去個廁所洗個臉先呀。」這不就是天助我也嗎？就連阻事的旁人都消失，恐怕上天也因我的堅毅不屈的精神所動容。

咦，點解.....佢行得愈嚟愈快既？

「cynthia！」我大聲叫道，誰不知她的步伐竟然加快！

難不成.....她看見了我，然而加快腳步？

她想避開我。

「送俾你架.....」我三步併著兩步，總算是追到了她。

「.....」cynthia未有正視過我，目光盯著我親手造的環保袋。

「呢個袋，我.....」話都還未說罷，cynthia竟隨手接過環保袋，轉過頭便衝進班房。

「咁我地不過考完個mock之後去食啲野先啦！」cynthia的朋友此時剛好踏出洗手間，並於我身旁走過。

所以.....她是接下了我送的禮物嗎？

我有算成功了吧？

老天還真的待我不薄，再給我一次機會！

「所以你約我出嚟食飯，就係為咗講呢啲野？」這種值得高興的事，總不能只有我一人獨享。

而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肥正。

「唔係我唔想死咗條心呀，係佢條心根本仲響我到，死唔去！」我很久未有像這樣的開懷大笑。

「唉.....我都唔知應該開心定唔開心好.....」

此時，肥正的電話突然響起，見他的臉色一變便知道來電者應是一位肥正未有預料到的人。

「喂。」肥正的發音都變得慎重起來：「有啲咁既事？明白明白.....」

「係呀，佢響我隔離，你想我直接咁同佢講？」

肥正與電話另一邊的人所討論的話題，正是我。

「我都唔知點開口啎.....嗯，我諗諗佢啦。」說罷，他就掛了電話，凝視著我但未有答話。

「做咩呀？」

「其實.....舊既唔去，新既又點會嚟呀？啫係你響個花園入面行，唔可以因為見到一朵好靚既花就停咗響到架，話唔定之後既花仲靚呢！」

我最討厭，就是轉彎抹角的說話技倆。

「啫係呢.....啱啱kitty打俾我，就話cynthia同佢講，叫你以後都唔好再煩住佢.....」肥正聲線變得愈來愈小，但主要意思我總算是有聽到。

Cynthia斬釘截鐵地表明，拒絕我。

「都係時候move on架啦。」

「點解？」我低著頭，手中的筷子激動得握斷為二。

「又話可以做返朋友既？點解最後都係咁？點解佢連我最後一個機會都抹殺？點解呀？」

「我諗.....佢話咩再見亦是朋友都只不過係客套話，同理.....我估佢都係唔想你誤會先咁講。」肥正趕緊安慰道。

「誤會？佢一直以嚟所做既野都係俾緊一個又一個既假希望我，咁啲啲又係咪誤會？點解我連我做錯啲咩都唔知就判我死刑？」

當下的心情，不光是傷心，更是怒氣沖沖。

「兄弟，係時候放低架啦。」

「你收聲！」

基本上，當一個人失去了常性之時，任你說的話再有理據，也不會聽得進耳。

肥正深明這道理，因此未有說什麼，反而給予了我一個私人空間，好讓沒有人打擾著我平復心情。

他離開了。

不說一聲的離開，就連簡單的「再見」也沒說。

第六十五章

視線開始變得朦朧，又是眼淚作怪。

如此一想，我倒是覺得自己活不像一個男人，為什麼會那麼愛哭呢？

男人不就是要堅強嗎？怎麼會這樣子？

不，我絕不能在大庭廣眾擺出一副動情似水，這麼嬌情的表情。

所以我選擇了回家才痛哭一場，因為這樣共他人便看不到。在這個時候還要顧面子，還真是有夠低能無為。

照照鏡子，原來自己早已哭成淚人。鏡中的自己，的確有點兒陌生，連自己都不像自己的時候，便明白自己在這段關係裡頭有多投入，付出有多少。

可惜的是，小學老師所教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並不是真實，恐怕一百分的辛勞，也換不了半分的收穫。

從那天開始，我又再次不想與任何人作任何交流。

而這次情況更為惡劣，因為只要無時無刻只要一想起CYNTHIA，雙眼便不自覺地自行製造眼淚。

打從起床開始，便埋首於電腦面前，寫著什麼有的沒的。每個故事的結局，要不是滿門死清光，便是死剩主角一人獨過餘生。

還有一點讓我有點不自在，不知心情是否會影響感官？

因為我再也嘗不到甜味，甚或的是，我對於色彩的敏感度下降，總是覺得世界只剩下累白灰。

還未一起便感受到分手的滋味，我可算是第一人對吧？

「喂，搵你咁耐都唔認機，以為你死咗呀！」又回到了上學日，加拿大仔在早會與我碰面便問候道。

「.....」我無神無采的盯著半空，未有回答他。

「喂，訓醒未呀你？」

對喔，加拿大還未知我的近況。

「MISS.TIN搵你喎，咁唔快啲過去！」幸得肥正合時出現，要不然恐怕我又要像是一個嬰兒般的啜泣。

現在的我，只要保持住放空的狀態，加上早已流光的淚線，基本上是不會再能哭出什麼來。

肥正使走了加拿大仔後，便沒有說多一句，安靜地站在我身後，等待著早會的結束。

「好心你就唔好咁粗心大意啦.....」雞脾姐進班房後第一句話便衝算著我而來，手上更是持著一樣令我乾涸的淚線重生滋潤的物品.....

「你唔係話前幾日送咩？好彩我響女廁入面無意間見到，如果唔係你點溝到你女神呀？」

「雞脾姐，你停一停先啦好嗎.....」肥正見我抽搔的肩膀，都約知一二。

「我有講錯咩？真係咁著緊既就唔會留響咗女廁都唔知啦.....」雞脾姐突然明白她說的話有什麼特別意思。

「女廁.....？」

「咪.....就係咁囉。」肥正把話說得極為隱諱。

我隨手抄起一頁單行字，舉筆不停打圈。此舉動無非是想麻醉自己，讓自己不被他倆的話所左右自己放空的心態。

不行，還是不行。

眼淚順著臉頰滴落單行紙上，把筆墨都給化開。

「冇冇咁大件事呀.....追唔到女啫.....」雞脾姐見狀立馬轉頭望向黑板。

當然，他們所有人都不明白。恐怕就連cynthia也不明白她一直以來對我造成多大傷害。

特別是在你滿懷希望，胸有成竹之時，突如其來一擊把你一直所信奉的事物化為烏有。

而cynthia，更是我人生的存在意義。

老實說，在結識cynthia之前，我的生活大概可以用四字囊括。

行屍走肉。

但在結識cynthia過後，我生活的所有原動力都來自她。

是她，於我人生中繪上一道又一道的色彩。

最終卻給我致命一擊。

第六十六章

「呢到要數我地同佢最熟，你覺得有咩辦法可以令佢打起精神呢？」肥正與加拿大仔一五一十地說了我的故事後問道。

「吓.....啲人唔係話時間可以沖淡所有野咩？」

「我就係驚佢唔知要沖幾耐先淡！佢條友仔中毒太深，講到好似冇咗條女唔得咁，我驚佢做傻事呀。」肥正的擔心看似是有點不必要。

「唔係呀，你睇吓你，呢頭分咗手，第二日就風騷快活人咁啦！」加拿大仔帶點諷刺味道。

「我點同呢？大佬我識得玩呀嘛，我知道愛情唔可以投放全副心機落去呀嘛！但係條傻仔仲覺得條女放響第一位，自己先放第二名。」

「唉.....呢啲野邊到我地班男人老狗搞架？搵條女俾佢好過啦！」

「邊到搵條女俾佢呀.....」肥正抓癢後腦問道。

「你條舊菜囉。」

「你都傻既，佢一定唔肯同kitty一齊！」肥正聽罷立馬否決。

「邊個叫佢同傑哥仔拍拖呀？我係叫你搵佢開解吓傑哥仔啫。」

「又好。」肥正掏出手機，但未有打上一字。

「妖，怕咩尷尬呀？佢之前先打完電話俾你！」

「.....」

你喎。

果不其然，kitty在隔天的午飯時間便來到了班房。

因為我實在是沒心情，嚙不下半粒米，因此也沒有隨著肥正二人到操場。

整個課室裡，只剩下我和kitty二人。

「知你鍾意食朱古力，請你食呀。」kitty於桌上放下一件朱古力蛋糕和一條繽紛樂。

我未有執過，也未有說話，左手依舊在單行紙上圈。

「想唔想知道點解cynthia到最後都係放棄同你一齊？」

這記問題，震驚得我連筆都握不穩。此時我才發現原來圓鉛筆一早已沒墨。

「不過我都只係聽返嚟，唔知係咪真.....」kitty想試探我的反應，微微探頭看向我。

「響你送頸巾前一日，佢同miss.Wat傾咗好耐計。」她見我臉色未有太大變化，便開始講起因由。

又係miss.Wat！

「不過佢地傾咗啲咩就真係唔知啦，但係多多少少都係關於你架啦，如果唔係佢又點會唔要你啫。」

Miss.Wat這女人，我恨不得直接衝去va房，繼而暴打她一頓！

「聽cynthia嗰日既語氣，我諗你都係唔好再搵佢好啲啦.....因為.....」kitty正想如何用一個婉轉的表達方式。

「因為佢覺得你好煩。」

最後，她還是原汁原味地把話道出。

「嗯.....」這已是我最大努力所發出的聲響。

「快啲食野啦，食甜野會開心啲架！」

KITTY甚至替我打開蛋糕的包裝紙。見她盡了力地逗我開心，出於好意，我也執起叉子，一細口一細口地品嚐著。

可惜的是，依舊地味如嚼蠟。

「你知唔知點解，我一直都唔講野呀？」

這句話，我是寫在包裝紙上。

「點解呀？」KITTY見我首次與人交流，馬上打起精神來。

「因為只要我一開口講野，我就會喊。」

「我明白呀.....但係你咁樣會令你身邊嘅人都好擔心你.....」

「如果你地真係想幫我既，靜靜地坐響我身邊做自己就得啦。」我目無表情的寫著：「俾我知道你地一直都響我身邊就夠啦。」

KITTY看罷，未有答話。

整個班房，就只剩下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響。

嗯，現在就只有時間才能帶我離開這陰影。

同學開始回來，KITTY也不好意思再在這逗留再久。見肥正和加拿大仔到來時，於他倆臉旁耳語著什

麼，便悄悄地離去。

KITTY與他們說上了什麼，我不知道。

但我想他們做的事，卻默默地發生。

第六十七章

接下來的數星期，加拿大仔與肥正食罷午飯後，都會坐在我身旁，不發一言，自顧自地埋頭苦幹著自己的事情。

沒有人跟我說話，反倒讓我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

一開始時，他們二人都會陪我做著當天的功課，但很快，加拿大仔便開始睡覺，而肥正則是玩手機。

可是我並未有生氣或是怎麼，反而覺得他們很有義氣，就算再沉悶，也不輕易離去。

呢個人情，我一定會還返俾你地兩個。

上課時，不知是否少了我們這鐵三角，氣氛可說是完全投入於讀書之中。

「你地最近做咩呀，靜到有少少唔慣……」MISS.TIN在某天的英文堂上好奇問道。

「你唔鍾意我地咁乖咩？」幸得加拿大仔還是依舊地低能。

「冇野啦，我仲以為你地發生咗咩事。」

事情確實地發生，但已經是過後的事。

事隔數月，要流的淚也流得七七八八，最傷心的時光都已給捱過。但我還是不願說話，也許是因為安於現況，便不願往前。

我躺在床上，和以往的晚上一樣，睡不著。

「再咁落去都唔係辦法……」心中想著有什麼方法盡早脫離黑暗。

有咩方法可以盡快忘記上一個呢？

找到新一個。

「係喎！只要我搵到下一個對象，咪可以放低cynthia囉！」

雖說是容易，但突如其來要找個新對象，也絕非一件易事。

但總比獨自等待時間流逝好讓淡忘cynthia來得輕鬆吧，至少是能開心地忘記。

打開電話通訊錄，一個個地查看著：「點解？點解冇一個係好過cynthia既？」

不，我並不用拿其他人跟cynthia相提並論，只需隨便叫上一位女生取代她的位置便可。

唔理好醜，旦求就手。

腦海中浮現出雞脾姐的樣子。

就是她了！

「聽日放學，有冇興趣陪我睇場戲？」

「喂，話晒都一場同學，你咪陪佢睇囉。」隔天，肥正與加拿大仔一同勸喻雞脾姐。

「會唔會好尷尬呀？」

「雖然我唔知點解佢約你而唔係我地，不過我諗佢都只係想搵人傾訴吓散吓心啫。」加拿大仔說道。

「傾？大佬佢都成個月冇講過野啦啎！」

「睇戲唔可以講野架嘛！你都唔想坐響你隔離嗰個人負能量咁大啦！」肥正見我踏進班房，便與加拿大仔一同回到自己座位。

「你.....想睇咩戲呀？」

「.....」

我壓根兒未有想過這問題。

一心只想與雞脾姐看戲，卻對上映的電影毫無興趣。

「超時空攔截？」

「嗯。」我隨口答應道，只見肥正在我身後暗嘆口氣。

難不成，他明白我正在做什麼？

「睇吓戲都好既，散吓心都唔錯呀。」幸好，肥正未有猜到我的想法。

你問我為什麼那麼在意？

也許.....我說只是也許.....

把雞脾姐當作是CYNTHIA的替代品，有丁點兒不道德之疑。

但我想.....他們會明白的。

「食唔食爆谷？」雞脾姐與我在戲院門前等待著進場。

我搖頭示意不用，突然渾身不自在般。

平時CYNTHIA會企響我右邊，但係雞脾姐企咗響我左邊。

「……」我選擇默默地步向她的左邊，但這一切生硬並看似是無謂的舉動卻給雞脾姐全看進眼裡。

「入場啦。」她同樣地，選擇了以沉默作剛剛的舉止的答覆。

第六十八章

坐在戲院中，眼前不是戲頭的預告片，反而是上次與CYNTHIA一同看鬼片的種種回憶片段。

側目瞄瞄雞脾姐.....

不行，還是不行，差太遠了。

本想搭著她肩膀的手，漸漸只住了動作。

我到底做緊乜野？

這並不重要，所有事情都不重要。

只要能夠讓我忘記CYNTHIA的存在，與我發生的種種點滴，不管是什麼方法我也得去試！

「你做咩.....」雞脾姐感覺到肩胛突然一重，破口問道。

但見我未有答話，目光依舊是停留在螢幕之上，便沒有繼續追問，而她也沒有把我的手移開的想法，任由我繼續搭著。

這是.....因為她在同情我嗎？

還是，她默許了我的行動？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雞脾姐的身高與CYNTHIA差不多，因此搭起來還真的有這感覺。

只要不望過去，即可幻想為與CYNTHIA一同觀賞電影，一時令我分不清事實和腦海中的幻影。

戲情愈來愈緊湊，但我的神情卻愈漸愈安樂，還不知不覺間.....

睡著了。

這幾個月來，好像還是頭一次能夠帶笑入眠。

「醒啦。」雞脾姐聳聳肩膀：「套戲做完啦。」

電影完畢，正好也我的美夢完畢。

「你估套戲會唔會開第二集？不過你啱啱都冇睇過套戲，點會知啱。」對喔，我怎麼不把我的幻想延續下去？

「陪我行陣。」

雞脾姐被我突如一句止住了所有動作，把眼睛瞪得老大：「你講咩話？」

「陪我.....行陣。」原來現在的我，開口說話已經不再痛心。

「好呀！」

我帶她，重新走一遍與cynthia走過的路線，的確是有當初的感覺。

「你會唔會想去西雅圖？」

回到同一間書店，我拾過同一本旅遊書，用著低沉的聲線問道。

「邊到嚟架？」

「你答你想就得架啦。」我有點兒無奈，卻不想就這樣夢醒。

「嗯.....」這也算是個答應吧！

我放低那本書，不知何時我才能去西雅圖呢？而和我同行的人，又會是誰？

「做咩你今日神神秘秘咁既？」

「唔好問咁多。」

表面上，我毫無表情可言。

但內心裡，卻不時評估著眼前的她和cynthia還差幾分。

仲差少少，差少少。

我順著走路時雙手搖擺的幅度，配合著雞脾姐的擺動，有意無意地觸碰著。

無錯，便是它了。

我鼓起勇氣，一下子牽著她的手。

她是誰？

管的她是誰！反正只要我能暫時忘掉所有苦惱，是cynthia是雞脾姐，又有何重要？

有。

極為重要。

「其實你今日約我出嚟，係咪想睇吓我可唔可以代替到你心入面嗰個？」

雞脾姐雖是止住了步伐，但未有鬆開我的手。

「嗯.....」

「咁你同搵我做你水泡有咩分別？」

我深明答案，但未有說出口。

「我知你好痛苦好難受，但係你覺得用呢種方法真係得咩？」

「我唔知，我剩係知啱啱既我好開心，真係咩都唔記得晒。」這可是實話實說。

「咁我呢？有冇諗過我感受？我係你朋友，我都係人，唔係一件貨品。」雞脾姐一直也沒正視過我：
「點解我要取代佢，你當我係咩？」

「我冇諗咁多，我只係想.....」我未有把話說罷，雞脾姐早已搶去說話權：「好彩我對你冇任何愛意，如果有既話咁點呀？你呃人呀？俾假希望人呀？」

「咁你同佢又有咩分別？」

我們再次回到了沉默的時空。

第六十九章

「對唔住。」這是我暫時只能吐出的話。

「就算真係俾你暫時忘記又點？唔通你諗住咁樣一世？搵完一個再搵下一個？呢埋自己又呢埋人，咁做真係好咩？」

「你知唔知我依家有幾難受？日日都有心機做任何野，晚晚又眼光光到天光，啱啱睇戲既時候，係我呢幾個月嚟訓得最好既一次！」我一次過把我內心中的不滿全發洩出。

同時，我感覺到身旁開始有人盯著我倆，想必是爭吵的聲浪漸大而吸引一眾的目光。

「呢個方法根本就唔可行，就算俾你麻醉到自己一個月，咁之後呢？你咁做只會令你不停咁諗住CY NTHIA，最後就會泥足深陷，出唔返嚟。」

「咁我可以點？我點先可以忘住佢.....不如你幫吓我.....」我急得快要哭出來。

「冇人可以幫到你，唯一可以做既就係等.....」這番話我聽過無數遍。

「今日既事，如果你仲當我係你朋友既，就唔好再做，而我亦都可以當今日所有野都有發生過。」雞脾姐灑脫地拋出這句話，等待著我的回答。

「嗯.....」

我鬆開她的手，不好意思與她再有任何眼神交流。

「我都係返屋企先啦。」

「麥俊傑。」雞脾姐待我步行數步後說：「我知道呢段時間入面有好多人安慰過你，但係你要明白，呢個世界並唔係得愛情，你唔諗吓你班死黨日日都粒聲唔出陪住你？我覺得佢地既愛仲偉大。」

她的話，每粒字都像機關槍裡的子彈般打進我腦海中。

時間.....到底時間是否能帶我離開？我聽說有人會因為愛情而留下一輩子的陰影。

我又會唔會係其中一個？

還是說.....其實還有方法挽救這段感情？

我看是未必了。

說實在，真的很痛。每次嘗試去打動她，讓她感受到我的愛意時，總是慘敗收場。而事後的傷害，絕非一般人能想像。

話說最近恐怕就連手機裡的歌單都有意無意地嘲諷著我，時常播放幼稚完。

難不成，我真的太幼稚嗎？

有句古話說得好：不到黃河心不滅。

我的心早已滅了。

你說人類這生物是否真的如此犯賤？也許從我決定送她頸巾開始.....不，要是打從她說：「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開始，我再沒有下一步的行動，或許我不會落得如斯田地。

放棄雖難，但要繼續堅持著一件不可能的事，大概時天下間最蠢的做法。

是時候，作出一個最明智，最不犯賤的做法了。

「你確認要刪除所有信息嗎？」

指頭舉棋不定，不敢忍心接下「確認」一鍵。

怎麼？麥俊傑，不是說好不要再犯賤下去嗎？傻孩子，希望一早已經跑得老遠了。

依家我所揸住既，只係一個個虛構既幻想。

「如果時光機放在前方，可天真多次嗎？」

若是能回到最初的甜蜜，當然可以。但如今的天真，只換來痛苦.....

咁天真多次嚟做咩？

「信息刪除中.....」

要是記憶也能像這樣般按個按鈕便能刪掉，你說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也是時候了，學會了執著、堅持後，該學一下什麼是「放下」。

第七十章

「喂，今日食飯唔該你地食快啲。」

事情至今，都過了差不多一年了。

這一年，基本上每天都是行屍走肉地過著，而每每途經與cynthia走過的地方時，總會想起她。

嗯，的確是不開心。但總比一年前的我來得還要好。

再者，以往的我不就是漫無目的地生活，與兩位豬朋狗友一同搗亂著嗎？我只不過是回到那時，那個最初的我。

「有咩做呀？」我隨口問道，實情肥正說不說也沒差。

「今日中六班人last day，想話上去同佢地影張相啫。」

對喔，我已經是一個中五生，來年便要應考公開試。

「乜你同kitty唔係散咗好耐啦咩？」加拿大仔扒了口飯問道。

「再見亦是朋友呀嘛。」

照這樣說，今日應該是最後一次在學校裡看見cynthia。

「傑哥仔，晏啲一齊上嚟影張相呀。」

吓？

「唔係叫你同cynthia影呀，係同kitty。」肥正似是一眼看透我內心：「不過如果你想同cynthia影既，你咪問吓佢囉。」

「咁都要佢肯先得架……」

經過那麼多的教訓後，早已不敢奢求太多。

「都過咗成年啦，唔會嬲你咁耐掛……」加拿大仔把剛剛那口飯嚥下：「再說呀，我都唔知佢嬲你啲咩。」

哈，我也不知。

「你諗你啦，我上去先啦。」肥正笨拙地跨過椅子，踏上樓梯並消失於眼前。

我把目光放在加拿大仔身上。

「你唔洗理我，我今日約咗miss.tin，你慢慢。」這樣一說，我也沒有任何藉口不上去吧。

腳踏一層一層樓梯，思憶便一重一重地回憶起來。但要是我到了現在還不勇於面對事實的話，恐怕我這生也離不開CYNTHIA的陰影之下。

回過神來時，人已在六樓，也即是中六班房的樓層。

「傑哥仔，呢邊呀。」肥正在最左的班房向我招手，示意他們的所在地。

「我幫你地揸機啦，嚟！一二三……」肥正拍下我和KITTY的合照：「喂，傑哥仔，鏡頭響呢邊啫，你望咗去邊嚟呀？」

肥正順著我的目光看過去，是CYNTHIA。

「喺，最後一次機會架啦，去唔去影張相？」

用不著肥正問道，我的心當然是毫不猶豫地想跑向她面前詢問。可是我猜是礙於面子的關係，所以只顧站在原地。

「唔啦，我地再影過。」

最終，我還是放棄了這個機會。

這是成長嗎？我不清楚，也不希望知道答案。

也許是之前失敗得太多，害我再也不敢站出第一步。

老實說，如硬要說，我並不是不敢面對CYNTHIA，而是我已經不知該以什麼身份，什麼態度面對她。

就和現在一樣，站在遠處看著她，不是更好嗎？

每個人之間，都擁有一段最佳距離，可能這就是我和CYNTHIA的最佳距離與關係。

曾經熟悉的陌路人。

我想之後的人生，儘管我倆能夠再次相遇，都不會互相問好寒暄。

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直行直過，假裝以往的事並沒發生般。

可惜的是，說到底也只不過是裝扮，發生過便無法否認。頂多，讓過去只存在於大腦中吧。

你問我現在是否開心？我答不上。但只要有一個渠道讓我得知CYNTHIA的近況，看見她愉快地開展人生新一頁，我的嘴角便會不自覺地翹起。

愛一個人有很多方法，我想這種，也是其中一個。

雖說不上是最佳，但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此故事，便於這裡擱筆，我倆之後各自的人生，現在才開始。

第七十一章

「傑，我想飲珍珠奶茶呀。」

我牽著她的手，一同步出地鐵列車：「你再係咁食既話，真係冇人要你架啦。」

「所以我唔會俾你離開我架！」她的手握得更緊。

我微微一笑，替她整理好校裙上的領呔：「傻妹。」

就這樣，我們登上了電梯，往貢茶的方向步行。

「做咩停咗響到唔郁呀？」我被貢茶的店員嚇得一時忘了肢體所有動作。

「我想去廁所，你幫我買呀。」

她的離去，說明了現在只有我和貢茶店員。

CYNTHIA。

怎麼，該上前落單嗎？說什麼開場白？你好嗎？最近還好嗎？

還是不購買好了？反正我記得這裡還有別的飲品店。但...她就是喜歡喝貢茶的珍珠奶茶，要不然我倆也不會在此出現。

死就死啦！

「.....」

CYNTHIA突然望了我一眼，我倆就此四目交投。

仆街。

她與我對望了零點零三秒，接著便立馬低頭，假裝並沒發現我的存在。

這是意味著什麼呢？

我依舊的停留在店面前，有別的客人走過，我示意他們隨便插隊落單。

為什麼她會在我家樓下的貢茶上班呢？所以是說她早已對我再也沒有任何芥蒂嗎？

咁如果真係咁既話，我仲擔心嚟做咩？

待前面的顧客落單完畢後，我鼓起勇氣準備上前.....

唔得，都係唔得。

我直頭連跟她面對面的勇氣也欠奉，更別說答上一句話。

「先生想要乜野？」

咦？這把聲音不是cynthia，我立馬回過神來看向前方。

是一個素未謀面的店員。

「一杯珍珠奶茶，少冰少甜。」

店員機械式的收錢找續，留下充滿著問號的我。

啱啱個個.....明明就係cynthia嚟，點解會突然變咗第二個人呢？

「傑，杯野仲未到咩？」

我感覺到左手掌心突然一暖，是她。

大概我和cynthia，都有了一段新的人生。

曾經我希望著，我和cynthia兩條生命線就像重疊起來，好讓我們永遠在一起。

現在我倒是希望，我倆的線就似是兩條平衡線，互不干涉，但卻一起同行。

「呢隻豬咁冇耐性架。」

我乾脆把她抱入懷，讓自己的思緒別老是只存活在過去。

最愛的人，也許真的不能待到最後，但這個人，卻永恆地存活於心中，佔了一個沒人能取代的位置。

第七十二章

好，呢個故可以講係真真正正地完啦
我知道今次個故冇上次咁多人睇，甚至可以話係冇人睇
不過我亦都好感謝咁多位願意陪住我一齊諗返過去既時光

呢個故既出現，其實係因為同朋友既一個約定
我同佢講過，呢個故寫完之後，就要搵個地方燒咗佢，然後就正正式式放棄
結果我故就寫完啦，但係佢人就過咗去台灣讀書了
呢個亦都算係我一直堅持，就算冇乜人睇都會寫落去既原因

呢個故俾我既最大得著，應該係有種舒坦既感覺
希望大家睇完會有共鳴，認同我既愛情觀
如果唔同意既，都歡迎大家一齊討論

講過小插曲過你地聽呀，響我寫到一半既時候，亦姐係一個月前
Cynthia因為一次既誤會搵返我
而我亦都唔知哪來既勇氣同佢食咗餐譚仔
雖然佢好似唔知我寫緊呢個故
但係嗰種感覺，我諗我會記一世
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吓嗰餐飯

最後最後，再一次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其實我又準備咗份禮物俾大家
不過因為技術上既問題，可能要過多一兩日先俾到你地
同時我會將份禮物放上FB架啦
可以既話，LIKE吓我FB同埋IG
我地下星期再見，到時又會有新故架啦，到時候，我要見返你地呀

<https://www.facebook.com/kindernok/?ref=bookmarks>
https://www.instagram.com/kinder_nok/